媽祖略傳



目錄

謝序……四
陳序……七
蘇序……十
序言……十一
前言……十四
緣起……十六
媽祖生平史略……二十
居家生活簡史……二四
習法習醫概述……三六
懸壺濟世救蒼生……五五
救苦救難助眾生……一二八
白日飛昇，羽化登仙……二五二

民間立碑建廟奉祀……二五九
歷代朝廷褒封御祭……二六四
天后聖母顯化救難……二七一
媽祖湄洲祖廟聖地……二八三
參考書目……二八六
結　論……二八九
附錄一、天上聖母經（唱佛版）（蘇俊源提供）……二九一
附錄二、天上聖母經（唱道版）（蘇俊源提供）……三〇三
附錄三、天上聖母成道真言（王武烈提供）……三一三
附錄四、媽祖是佛教徒考（王武烈提供）……三一五
功德名錄……三一八

謝序

媽祖，天上聖母，默娘也，承其家學庭訓，父慈女孝之天儀，委婉柔和，體察順從，謙沖伶俐，悲天憫人之志氣，奉天承運，窮理致知，曉經天理，濟世活人，任黑海波濤洶湧，卻能乘浪歸來，其功績廣被人間天上，小者聞聲救苦，大者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成為移風易俗，匡正時阿之典範，成忠孝仁慈之永業，為庶民所擁戴，長存千秋事功，仰望天恩，德霑黎民，護國佑民，行天道之極致。

《正氣歌》：「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證之聖母，為生民之所立，慈悲渡化眾生，立千秋之正典，堅苦卓絕的修行毅力，羽化登仙之過程，乃為道業立論所本，忠孝節義之義行，為萬民所崇仰。《媽祖略傳》之刊行，際此天運末劫，應此其時也，

為史留冊，存考據證俱可，發人引思，教忠教孝，為世俗注入清流，激濁揚清，必義非凡。

《金剛經》曰：「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相應於《媽祖略傳》前言中，梁啓超氏所題：「向四海顯神通千秋不朽，歷數朝受封典萬古流芳。」佐證聖母在世如何行善積德，救苦救難護國利民之行德，其一生之行誼，踐履了《金剛經》之實相，其無私無我之情操，造就修行最上境界。

傳記中，詳述媽祖生平事略，家世背景，修煉過程，其後來如何顯靈，造化眾生 等，內容生動，詞句順暢，老少咸宜，娓娓道來，引人入勝，讓世人對「媽祖」能有深切的認識，做為一個信徒，善莫大焉。

再引道祖寶誥：「隨方設教，歷劫度人，為皇者師、帝

者師、王者師，立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隱聖顯凡」允證所撰文章高貴之處。

本書編撰者林博士，現任傳統醫學暨科技研究所所長，在行醫之餘，能廣蒐文獻，用心寫作，撰寫此《媽祖略傳》，誠屬不易，對「媽祖」虔誠之心，令人感佩，但願此書能廣為流傳，並為讀者所喜愛，是所祈禱。

本書付梓之際，謹綴淺見，就教先進，併祈求媽祖普佑群黎，護國佑民，國泰民安，幸甚！

後學　謝添進　謹識

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於海巡署

陳序

媽祖慈悲度眾生　濟世神蹟時有聞
志商師承祖姑命　撰此稀有聖寶典
媽祖略傳相演説　此中奧妙眾皆知
宋太祖建隆元年　農曆三月吉日時
玄降莆田湄洲嶼　生時大地變紫色
祥光普照溢奇香　只因心懷諸眾生
生時不曾聞泣聲　故而取名林默娘
通曉天文與海象　又懷奇術和岐黃
經常駕舟於海上　救濟海中眾漁民

二十八歲羽化仙　雲遊顯靈護海航
隨駕千里順風神　聞聲救苦屢顯應
允迪出使高麗國　中流震風舟俱沉
神降於檣安流濟　奏賜順濟南海神
高宗江口海盜猖　神駕風掃天下平
孝宗乾道降白湖　掘坎湧泉疫疾癒
封昭應崇福夫人　捕反有功封善利
淳熙間封靈惠妃　歷代平寇濟萬民
元代海漕得神佑　順帝有感封天妃
鄭和南行顯聖蹟　成祖加封遣官祭
冊使奉命以為常　身外亦明煙惟謹

康熙施琅征澎湖　神兵引導復台灣
特遣禮部來致祭　敕建神祠於原籍
乾隆加封為天后　天上聖母從此定
海上有難呼其名　安然脫險有萬應
大慈大悲救萬民　媽祖德行萬世揚

佛子　陳雙法　於台中清水
天運歲次己丑年12月1日

蘇序

偉哉天上聖母　世人俗稱媽祖　眼看黎民受苦　下到凡間濟世
太上道祖下屬　妙行玉女即是　降生湄洲林氏　長大遇師學術
拯救商船漁户　學醫窮病並顧　縱遇艱難險阻　遇困不改初志
歷來救度黎庶　飛昇前後建樹　功績彪炳顯著　歷代朝廷封賜
民間建廟祭祀　萬民感戴聖事　到處活動慶祝　後代祖姑稱呼
志商醫學博士　媽祖略傳撰述　文情並茂自如　出版在即囑吾
忝為作序贊助

後學　蘇俊源　謹識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日于中和勤學齋

序言

二〇〇五年時值臘月初，馬來西亞威靈天后宮（湄洲祖廟媽祖分靈）管委會主席—張永泉兄（旅馬台商）賜電告知，他受媽祖顯靈託夢示知，託付宏揚「媽祖聖道」于東南亞地區，宮廟已興建完成，希望能有一些相關媽祖在世行仁篤義，暨昇天顯化等事蹟之資料，提供十方善信閱讀，以啓天心，凝聚共識，發揚「媽祖聖道」之議，徵詢我見。

當時正在馬來西亞行醫，獲電之後，靈機一動說：那就編一本書，取名《媽祖略傳》，就可以做為宏道工具。張主席深表贊同，咸認將來可以作為鎮宮之寶。接下來，就是我的重責大任啦！但心想，媽祖行儀，舉世皆知，如何獲致正確的資料？如何編撰？且距離媽祖誕辰日只有三至四個月，如何在短期內完善此書付梓呢？

由於時間緊迫，從蒐集資料，分析歸納，整編之時，一方面要行醫，一方面又要到中醫學院授課，真是忙得不亦樂乎！編輯期間，每至夜寢時分，總是耽心，無法將「天后聖母」一生行儀，作巨細靡遺，詳實敘述，深恐遺漏于萬一。每當研讀「媽祖傳」和研究「媽祖聖道」之資料時，經常被「祖姑」的言行睿智，救苦救難，扶窮濟貧，施醫贈藥，為眾生犧牲，無有階級之分，貧賤富貴之區別的偉大情操，和無私的奉獻精神，感動得熱淚盈眶。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繕寫校對付印，幸不辱命，于三月二十日出書。首印壹仟本，在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聖誕當日，注疏焚表呈奏聖母，同時信眾亦踴躍取閱。一方面完成了張主席的心願，另一方面也對自己能完善此責任，聊表安慰！但出書後詳閱，由於事出倉促，印刷編輯，不甚嚴謹，咸認愧對林氏祖姑。因此，擬在回台之後，重新編修校正，完善此書，了此心願，亦慰天后在天之靈，是有此書重編付印之舉。

媽祖在世時，她平凡中的不平凡，實難以筆墨所能形容，更何況羽化昇天，受金闕玉帝誥封「天上聖母」，仍時時顯化，尋聲救苦濟難，猶如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慧，深值世人永遠的效法學習。當我們緬懷媽祖的一言一行，永懷天后聖母的一事一智之時，倒不如透視祖姑平凡中的不平凡，用心學習，造就自己，成就他人，無私奉獻，以啓天心，方不枉人世間走一遭。

本書能順利付梓，得感謝內人林淑卿女士，小女林芳鈴的協助，整理資料和繕稿，同時感謝海巡署主任祕書謝添進師兄、陳雙法大師，以及蘇俊源師兄等為文賜序，王武烈老師的總校閱，在此特別深致謝意！筆者學疏識淺，謬誤之處在所難免，祈請十方大德，不吝指正！感恩！

編撰者　林志商　謹識

2009年12月12日（農曆歲次己丑年十月廿六日）

前言

根據史載《天后聖母》的歷史迄今已有千餘載，但在世人的心中不但是大慈大悲的護海女神，而且也是海上財神、治病醫神、送子娘娘、水神……等，其神格由單純的庇舟護航，治病消災，進而顯化多靈能；成為伏妖降魔，祈雨、祈晴，送子助育，護國佑民等的大神。

媽祖本姓林名默，暱稱默娘，是北宋初，宋太祖建隆元年（西元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向晚時分，誕生于福建莆田湄州灣賢良港，當時的海上都巡檢官職的林惟慤之府第，是戰功赫赫的林都巡官〈相當于現代的海軍艦隊指揮官〉之第六千金。宋太宗雍熙四年九月九日，登湄州嶼最高峰羽化飛昇，在世只有短短的二十八個春秋。

自南宋以來，歷代朝廷御賜媽祖的褒封，從《崇福夫人》，一直到護國庇民的《天妃娘娘》、《天上聖母》至《天后聖母》，奉祀天妃娘娘〈媽祖〉的廟宇，今已遍布世界五大州；如十五世紀初著名的遠洋航海家－鄭和七次下西洋，行程遍及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在每次啟程前總要到天妃宮祈禱，舉行大規模御祭，祈求保佑遠航行程一切平安，并把每次遠行的成功，全歸於天妃娘娘的庇護。

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在台灣省策劃《廣州起義》時，亦與梁啟超一起焚香祭拜《天后聖母》祈求義事成功，而梁氏則欣然揮筆題了《向四海顯神通千秋不朽，歷數朝受封典萬古流芳》的對聯贈于廟方。可見其在世行善積德，濟苦救難，護國佑民之大功大德，即便已歷千餘載，其一生行儀仍為世人所崇敬和景仰，是世人為人處事之典範！

緣起

天后聖母本在天，坐九霄、理天務；天下亂，壞世民，轉女身，下九遼；女聖人，身在世，林家女，名默娘。

有一天，觀音菩薩帶著善財童子，駕祥雲欲參加王母娘娘的蟠桃盛會，路過莆田湄州上空時，見幾股黑氣自海面直沖天庭。善財童子撥雲一看，但見湄州灣的海面上，有幾艘魚船翻沉，許多漁民在惡浪中掙扎，海怪正搶奪人體，而海岸上成群的婦女兒童，哭爹叫兄，呼夫喚弟，慘不忍睹。觀音菩薩屈指一算，知道湄州灣中有一群海怪在興波作浪。

太上老君步出宮闈，要與眾仙、佛共慶蟠桃盛會，俯首眼觀凡間，只見大洋澎渤，河瀆川流、四海九江、五湖水澤、蛟蟹魚龍出沒、變化妖精鬼怪、千狀萬端、有諸眾生或以興商買賣、

採寶求珍、出使遐荒、交通異域、外邦進貢、上國頒恩、輸運錢糧、進納貢賦、舟船往復、風水不便、潮勢洶湧、驚濤倉卒、或風雷震擊、雨雹滂沱、其諸鬼神、承此陰陽變化、翻覆舟船、損人性命、橫被傷殺無由解脫、以捉生代死、怨怒沖天、何由救免唉！**廣救真人天尊曰：「斗中有妙行玉女，于昔劫以來，修諸妙行，誓揚正化，廣濟眾生，普令安樂。」**

「玉女」步出「妙行宮」參加蟠桃會，低首而見惡氣沖天，一群海妖在湄州一帶興波浪，魚船被波浪翻沉，海妖正在搶奪在惡浪中掙扎的漁民，慘不忍睹。這時忽聽有呼喚玉女之聲，抬頭一望，原來是觀音大士，妙行玉女請觀音大士往下看，大士說我和善財童子已路過此地，在翔空中看得一清二楚，我與玉女一樣想要如何救渡生靈，玉女正想回答，大士即招著玉女和善財童子參加蟠桃會，盛會未開始，各仙、佛都向太上老君虔誠致禮，

禮畢玉女向太上老君奏曰：「方才看到海洋上悲慘的哭聲如此這般。」玉女又說：「這些妖怪陷害生靈，如不收伏，禍害非淺，請太上老君大發慈悲救眾生。」太上老君曰：「玉女的菩薩心我知道，方才我也看到，正在感嘆何人能救免？」廣救真人奏曰：「只有妙行玉女能擔此重任，我意未決，你和大士已進來了。」太上老君曰：「因考慮玉女在天宮乃金枝玉葉，下界世道紛亂，妖精、鬼怪出沒，行蹤無定，多有險阻呀！」在旁的**觀音大士道**：「**請太上老君不用憂慮，我願助玉女完成重任。**」太上老君曰：「有大士幫助，消我顧慮，就請大士為渡眾生費點心，請查察凡間東海地帶，那家世代善良之宅第，就讓玉女轉生到那裡，完成救渡萬民之重任。」

奏樂聲起，蟠桃盛會開始，各就各位向王母娘娘祝壽！蟠桃會後，觀音菩薩帶著善財童子回府途中，停住雲端四下察看一

番，隨即向善財童子說聲好：「就讓將來的天后聖母在這裡誕生吧」！觀音菩薩當即朝東海的湄州灣，投下了一顆閃閃發光的明珠，**成就了「妙行玉女」濟渡蒼生的心願，留給世間眾生，千秋萬世、永垂不朽的大德聖業典範。**

媽祖生平史略

1. 林家祖輩源流略述

默娘家世歷代祖皆顯赫，書香門第，又允文允武，忠孝節義，敦厚傳家，文經至官授太子詹事、州刺史，武略至統軍兵馬史、福建總管……等。

祖輩林公－坡，于唐朝天寶十一年（西元752年）明經及第，官封太子詹事，生有九子，皆具文韜武略，各官封職事為州刺史，是唐朝貞元年間，名聞遐邇的「九牧林」（九子皆為朝官，皆各職授「州刺史」之尊稱，殊屬罕見）。

高曾祖父林公－蘊，排行第六（俗稱六世祖），唐朝貞元年間官封**邵州刺史**，為九牧林之一。

曾祖父林公－保吉，在後周官授**統軍兵馬使**。

祖父林公－孚，為後唐閩王－王審知的官授**福建總管**。

父林公－惟慤，為官授福建地區都巡檢官職，負責維護東海海疆安全防務。林都巡官因家學淵源，自幼飽讀詩書、并練就一身高強武藝，滿腹文韜武略，文武雙全；因家住賢良港區，熟悉海事，時值五代十國，天下紛亂，海盜猖狂，不但影響海事防務和國際航運貿易，民生經濟更是大受打擊。南唐泉州刺史－留從效，懇請林惟慤出仕，報效朝廷，受封都巡檢官職，負責福建一帶海域之維安任務。

2. 一代聖賢的誕生

林惟慤年登四十，已育五女一男。但他經常憂一子單弱，恐難以傳宗接代，所以和夫人王氏朝夕焚香禱告，懇求蒼天再賜一個男兒，好光宗耀祖。王氏對敬神拜佛之事，殷勤備至。她天天

到家門附近碼頭的接水亭去燒香化紙，夜夜在府堂中的觀音菩薩面前誦經拜佛，從不間斷。周世宗顯德六年六月十五日，林惟慤夫婦沐浴畢，同來接水亭，向菩薩禱告：「我們夫婦二人兢兢業業，修善積德，從不敢有非分妄求，乞望上天垂憐，再賜一佳兒，以光宗祧」。

當天晚上，王氏夢見天空中來了觀音菩薩，告訴她：「爾家世代行善積德，自當得慈濟之報。」言畢，把一朵優鉢曇花給她，還給一顆丸藥後，觀音菩薩飄然而去。王氏在夢裡口受吞服這顆丸藥，驀然而醒，猶覺口遺清芬。不久王氏遂感有娠，夫婦倆心中暗喜，想必是天公有眼，賜與麟兒。到次年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向晚時分，王氏十月懷胎分娩時，左鄰右舍都見到湄州島上空出現一道紅光，直射入林府內室，光輝奪目；又聽得四周隆隆作響，好似春雷滾動。人們正驚疑間，又聞到從林

府內散出陣陣香氣。就在這時，王氏生下女嬰。女嬰自出世到滿月，不啼不哭一聲。因此，林惟愨夫婦給她取名叫默，長大後，人們見她長得十分秀麗天真可愛，便都親昵地叫她默娘。

居家生活簡史

賢良港自古以來被認為東南沿海天然避風良港，是因為這裡的澳口東邊，有個狀如仙女娥眉的湄洲島，橫擋住東海狂濤，左有浮曦，右有形如山柄的大陸半島突出部，中間一條港道，風平浪靜。因此，凡經過湄洲灣海面的南來北往船隻，遇到風浪時，都要入港避風。港上家居匯聚成村，雖沒有泉洲港街市的繁華，也是近百戶人家的熱鬧漁村。這裡的居民，多半是漁戶和以船運為生，房屋全都蓋在港岸靠山的坡地上。在海港東側百丈處的海邊，有一片嶙峋的怪石，其中有三塊在漲潮時，露出海面丈許高的直立怪石，好像插在海裡的三炷高香，當地人便把這礁石叫做「三支香」，為船舶入港的天然航標。

林都巡官府第，為三進大宅院，坐落於「三支香」東側，不

出百步的山坡丘陵間，院子大門朝東南，面對湄洲島。大門中有兩條石砌的台階，一條直通海港碼頭，約有千階；一條直通「三支香」海灘，約有二百餘階。一道石砌圍牆環繞庄院，旁有幾戶漁家。大門內有三進依山勢而建築的房屋，院內花木扶疏。第一進是客廳和廚房，第二進樓院，左樓房是女兒們的閨房和梳妝樓，右樓房的樓上是林惟慤夫婦的臥房，樓下是王氏夫人紡紗織布之處。最後一進庭院，左樓是兒子林洪毅的書房和臥房，右樓為家塾。院子背山向海，站在門口，可以盡情欣賞湄洲灣風光和湄洲島的英姿，而浪潮沖擊海岸的海潮聲音則如雷貫耳。

林都巡官由于身負海疆維安，巡航範圍廣大，不見得十天半月能返府一趟，每趟歸來，最高興的就是看到每次央求父親帶她出海玩的寶貝么女的成長，聰明伶俐，活潑可愛！

年近五旬的王氏夫人本是名門閨秀，生得花容月貌，不僅知

書達禮，且織繡手藝超群，遠近皆知。更難得的是她和夫婿都有一付菩薩心腸，不但濟貧救苦，且樂善好施。她雖貴為夫人，仍在家裡辛勤勞作，并把自己的女紅手藝傳授給女兒。今因操勞家務、養育兒女的辛苦，顯得有些憔悴。但大家閨秀的溫柔、端莊、高雅的氣質和風韻猶存。由于長年紡紗織布，她那一雙纖纖玉手，也變得粗糙了。林都巡每趟歸來，默娘總是纏著父親，帶她搭船出海、看海，而夫人總會在這時候用雙手輕撫著女兒的一頭烏黑的秀髮，微笑著勸導：「等你長到十五、六歲時，我和你阿爸自然會讓你上船出大海去玩」。默娘六歲餘即央求母親，讓她和十二歲兄長一起在家塾習讀；因教席孔先生教兄長之學，她不但聽得懂，還過聽不忘，且懂文義，聰慧過人。夫人只有答應，農曆上七歲，即讓習禮儀讀詩書。

斗轉星移，七載光陰一晃而過，其五位姊姊相繼出閣，獨留

默娘與兄長伴兩老。默娘長得聰明伶俐，活潑漂亮。姊姊性喜花綠衣裳，而她則獨愛清一色朱紅衣服；家人皆魚肉，獨她不喜葷腥而偏食素，亦不喜女性髮飾，獨喜供佛的－清香菜子花。五位姊姊皆不興外出，唯她活潑喜隨兄長、父母外出，尤喜陪夫人到「接水亭」拜佛，小小年紀即對府外世界充滿好奇，尤喜大海，急欲探之為快！

有一次林都巡向夫人問道：「這次回家，我并沒有預先告知歸期，妳們怎麼知道我今天會回來？」王氏夫人微笑道：「昨晚默娘夢見你今天回來。天未亮，她就跑到床前告訴我，等不得吃完早飯，就一直守在家門口等呢？」默娘接口道：「阿爸！我還夢見阿爸阿媽帶我上船去大海，遊了十天十夜呢！一回來，阿爸阿媽就讓我跟阿哥一起聽孔先生講學呢！」把夢到的事情一五一十稟告雙親。林惟慤聽了，哈哈大笑，說：「阿默你夢得

真準。好，再過一段時間，我和你阿媽就讓你早些時候上船，看一次大海，然後讓你入館讀書，怎麼樣？」

幼年玩伴，鄰居姊妹－阿翠十歲、阿梅九歲，經常和年紀最小的默娘一起在「三支香」海邊的沙灘嬉戲。細沙在海灘的反復沖刷下，如一堆堆白雪，在金燦燦的陽光照耀下，閃著晶瑩的亮光。加之沙灘的岩石色如丹珠，質地鬆軟，丹珠石與白細沙相互輝映成艷麗的沙灘。從這裡向東邊海岸延伸，呈弧形的長沙灘，到處可見五顏六色的海螺和貝殼，令人愛不釋手。阿翠喜愛玩大海螺，阿梅專撿小貝殼，而默娘則最愛從海螺、貝殼中挑選出漂亮的，在海灘上擺成大小不等的各種船形觀看。

湄洲島上，有一座林家古厝；源自於默娘祖父，當年從莆田城外北螺村移居賢良港後，曾踏遊湄洲島，見北端最高峰，雄偉壯麗，環境清幽，因此在此峰山腰擇地建屋三間，背山面海，風

光秀麗，隔海與賢良港相對。其祖父在世時，常來居住，雙親年輕時也時常來此小住，往後由於林都巡出任為朝官，忙於公務而閑置多年。

湄洲島地理位置－湄洲島是個南北狹長、方圓約三十里的美麗島嶼。它地處海陸之間，島上山不高卻巍峨，林不茂而翠綠，遍布奇岩怪石，環島有長達四十餘里晶瑩、柔軟的沙灘。東看如觀音菩薩的眉宇，西看若菩薩隨風飄動的腰帶。四周碧波蕩漾，海天一色，把這個東面沿海最美麗的島嶼，襯托得如璀璨的明珠，嫵媚動人。然而，湄洲島自然風光雖如蓬萊仙島，卻人煙稀少，只有七十多戶漁家散居岸邊。默娘家的三間古厝。坐落在湄洲島西岸北端的山腰間，坐西北，朝東南，與賢良港遙遙相對。從這裡俯視湄洲灣海面，更有一番醉人的景色。這裡離山峰不到五十丈，厝後的山坡中，有一塊拔地沖天而起的豎石，高約二

丈，最為壯觀。因附近的山野間沒有人家居住，所以這裡顯得十分清靜。

林都巡禁不住未滿七歲默娘的央求，攜女同遊湄洲島，探訪島上古厝，屋宇一切依然完好，往後默娘年歲漸長，得以常來此小住。傳說湄洲島東邊的大海中，常有海妖作浪掀船吃人，其魔穴在島的東北端海岸邊，吃人時還大吼大叫，甚為恐怖！但默娘小小年紀卻是不怕，不斷懇求父親道：「阿爸，我現在就要去看妖魔穴，我要對海妖說以後不許他們再作惡掀船吃人！」林惟慤只得順從其意。父女倆艱難地爬上一道山坡。至山頂，一陣比一陣更猛烈的東風，刮得兩人難以站立。而眼前那茫無際涯、惡浪滾滾的海面，令人一見就膽寒。尤其是山腳下海岸邊那一片呈凹形的嶙峋怪石，在海浪的沖擊下，爆發出的虎嘯獅吼聲，更是使人心驚膽跳！林惟慤深怕女兒，被這從未見過的惡浪所驚，被這

從未聽見過的凶獸怒吼聲嚇破膽，忙拉著她的手要往回走。可默娘不想馬上走，她仍怒視著惡浪滾滾的魔穴處，急問：「阿爸，海妖到底住在這海裡的甚麼地方？他們甚麼時候才會出現在海面上？「東海海域裡那個海面風浪最大，哪裡海底就是海妖潛藏之處。阿默，這海妖妖發無人可敵，天下行船的人能只祈求于他。得罪了他們，就得遭殃。天都快過午了，咱們回家去吧！」「阿爸，這裡的風浪這麼大，海妖一定藏在這海底，我要等著看看他們的模樣……」小小年紀竟有這等膽識，乃異于常人呀！

七歲入書館習讀，雖然仲秋已過，但林府庭院中的幾株柳樹，仍是長條飄拂。前幾天下了一場透雨，把暑氣驅散了。秋風送爽，金菊飄香，府內的空氣分外清新。花園裡，牆左角種的哪幾叢蘭草，與院中間的那壇開花的秋海棠，和右角邊的那一塊盛開的菜子花，齊吐芬芳之香氣。整個庄院，處處清香撲鼻，沁入

肺腑。正是小默娘和阿翠、阿梅玩伴玩捉迷藏好時刻，但阿梅、阿翠卻找不到而心慌，王夫人得知後，急忙到第三進樓房尋找。

將近教館時，忽見教官窗邊的那叢翠竹間，藏有一團紅影。細細一看，這不是女兒麼？原來阿默藏在竹子間，側耳傾聽教館內孔先生教學，孔先生得知後，走到林默娘面前，和藹地問：「小姐如此喜愛讀書，善哉善哉！請問小姐，方才你可聽懂我講的是甚麼課？」林默娘鞠躬行禮道：「方才先生詠的是南朝梁王籍的《入若耶溪詩》，現在已能背誦此詩了。」孔先生為之一震：「怎麼？小姐果真聽懂老朽所詠之詩？」跟隨出館的林洪毅怔了一怔，急問林默娘：「阿妹，先生誦此才一遍，我還不會背，你怎會背呢？」「阿哥，我真的會背。」說著，林默娘朗聲背誦道：「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陰霞生運岫，陽景逐回流。蟬噪林愈靜，鳥山更幽幽。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遊」。洪

毅聽了，臉上霎時通紅張著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孔先生見默娘竟能把《入若耶溪詩》一字不漏地背出來，大驚道：「六小姐竟有如此非凡記性，若非天生聰明，豈能如斯！」「先生，小女不想再玩捉迷藏遊戲，小女要跟先生讀書。」林默娘先跪孔先生，後懇求母親，說：「阿媽，離除夕很久，現在就讓我跟先生讀書吧。」孔先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說：「夫人，六小姐如此渴求讀書，且天資聰穎，只要大人和夫人允許她讀書，老朽願從此每日，撥出時間為小姐授課。」

時光飛逝，默娘習讀已三載，孔先生無限感慨地說：「恭賀夫人有如此聰明的公子和小姐！公子年方十六已精通《五經》，可惜當今天下仍是動蕩不安，我閩地儒者無處應試。不然，公子定可金榜題名！而小姐讀書未及三載，聖賢經典、古詩四百首，已能朗朗上口；執筆屬文，字體鐵書銀鉤，纖巧秀麗而有緻；展

卷吟詩，更是錦心繡口，談吐風雅，悟性極佳、聰穎過人，過目不忘，非同一般，可喜可賀！而且，小姐對所學之詩經，必得其文義深旨，方才罷休。如此才女，若為鬚眉（男子），將來必能攀宮折桂啊！」

十歲隨父上官船看大海，隨父初學羅盤（即指南針），定方向、習黃道、二十八宿及北斗，識星宿、曉地理，方可定東南西北方向而不至于迷航。隨水手習搖櫓划船，看嚴父勇救遇難漁夫，又施銀（二十兩）濟助落難漁家的悲心善舉。遊泉州城，巧遇父親十六年前，搭救遭海盜搶劫的大食藩人〈伊拉克人〉；因喜見救命恩公，備重禮厚贈，為父所拒，大食人見林都巡拒收，只得下跪拜謝，並感激零涕幾度磕首，再依依不捨離去。對父親的廉潔情操與悲天憫人的胸懷；俗語說：「忠孝節義傳家子孫賢；身教更勝于言教。」對默娘而言，應也是一種自然的—〈心

性〉的傳承吧！

隔鄰女姊妹，中瘟疫延醫無門，請巫婆作法灑雞血，喝符水、仙藥，反不治而亡，巫婆不但不負責任，反而怪罪病家罪孽深重，觸怒天神，怪不得巫，又重索藥費，盛氣凌人的種種惡行劣跡，默娘怒斥巫婆無道；奈何當時百姓一遇瘟疫流行，多信巫不信醫的無知、無助和可憐，激起了默娘習醫救人的強烈意念！

習法習醫概述

初拜師玄通道人（法師）習醫，後遇雲中藥人識百草，藥救萬民。當瘟疫流行後，五月五的端午節來臨，與姊妹到觀音亭拜佛，路遇似乞丐老者，默娘慈心憐憫，走前關心，見老者衣衫破舊，面浮腫，乾扁之手持一破碗乞食、乞水，路人多畏避，獨默娘不懼殘老病弱，欲延請老者回家照顧，施食更衣，但老者婉拒，只得施水施食，老者施畢，忽變得滿面紅光稱謝道：「小姐一片好心，將來必定得蒼天庇護，福壽無疆！」老人言畢。霍地起身，不似剛才老殘弱態，滿面紅光，一消病態，朝默娘點頭，便疾步如飛而去，轉眼間消逝無蹤，真是不可思議！

老翁撐造型古怪破船，抵賢良港求助修補，以備遠航六千里，回北方（黃河上游）懇請眾善人賑濟修船。眾漁家亦是艱困

維生無能協助，指本地林都巡是位急功好義，樂善好施的大善人，應可助您解決困難。漁家王經道：「林大人日昨已出海巡護去了，沒有十天半個月，大概不會回來的。」另一位漁夫道：「還有林夫人一樣樂于救貧濟苦啊！尤其是六小姐（默娘）最同情貧苦人的，快前去求助吧！」果然不出所料，林夫人與默娘允延請師傅修船，可在師傅看船後憂心道：「此船太過陳舊，船板多已腐朽，實在無法修補，不如另造新船。」默娘道：「那就依老翁之意，按照原樣造新（樣式古怪）船吧！」老翁感激道謝：「多謝小姐幫助，諸位師傅，我這船雖舊，然自有妙處，將來自有妙用，煩請依原樣尺寸另造一艘。」

半個月時光很快過去了，這一天，正是老翁前來接船之日。一大早，林默娘便在修好的小船邊等待。可等了整整一個上午，仍不見老翁的身影。修船師傅埋怨道：「那老人好不知趣，夫人

小姐施捨了這麼多木材和工錢，幫他修造新船，今天天氣這般好，他竟違約不來接船，真是不識抬舉？」林默娘勸導：「那位叔公至今未來，必有緣故，師傅們切莫怪他。」日落西山時，仍不見老翁的影子，兩個師傅都不願在這裡白等，紛紛還家。未幾，林惟慤巡海回來，見女兒一人在海邊，守著一艘船頭尖尖，樣式奇異的小船，好生奇怪，問明了緣故後，當下稱讚女兒做得對，領著女兒一同回家吃晚飯。老翁雖然未回來取新船，但此「新船」卻成就了日後默娘出海救難，海外島嶼採藥的絕佳航船。

遊方道士求見林都巡，巧是剛巡海歸來，洪毅想：「莫非是住黃河上游的那位叔公回來取新船？」林大人和夫人道：「這位老法師雖來得蹊蹺，然他遠途而來，當請他進來喝茶坐談。」林惟慤邊說邊站立起身，親自到大門口迎客。老道士雖年已古稀，

然鶴髮童顏，雙目炯炯有神。只見他身負一個大包袱，好似沉重，可他卻顯得很輕鬆。一見林惟慤面，便向拱了拱手，說：「貧道不過是個雲遊的人，何敢讓大人出門相迎，慚愧慚愧。」林惟慤見來者大有飄逸仙態，聲音大若洪鐘，便愈加熱情地把他請到廳堂，并尊為上座。

老道士謝辭，揀了個偏位坐下。上茶後，賓主閑聊了幾句，林惟慤便請問老道士住處和尊姓大名。老道士笑答：「貧道無姓無名，僅有法號玄通，一生飄遊四海，并無定居之處。素聞大人與夫人虔誠信佛，樂施好善，百姓有口皆碑，貧道深為敬慕。近聞大人令媛默娘小姐，年僅一十二，然胸懷壯志，舉止不凡，貧道因此特來恭賀。」林惟慤謙遜道：「下官夫婦乃凡俗之人，未能為百姓分擾和多行善事，常於心不安，愧為法師稱讚。小女默娘雖年少志高，然實現壯志，實比登天還難，下官為此深

為憂慮。大人勿憂，勿慮。」老玄通連聲寬慰，又言明來意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令媛壯志凌雲，只要努力不懈，必能成其大志。貧道雖才疏學淺，然一生雲遊天下，學得一些玄妙秘術，願把所學秘術授與令媛，將來可成正果，未知大人意下如何？」林惟慤聽了，頓時大喜，連忙起立向老玄通拱手致謝，并叫王氏夫人和林默娘入堂拜見老玄通。林默娘當即向老玄通下跪，叩求師傅賜教。

老玄通慌忙扶起林默娘，微笑問道：「貧道玄妙秘法包羅萬象；內有度人長生不老；享榮華富貴之術；未知小姐欲學何術？」林默娘不加思索，懇求道：「小女唯求師傅賜教降伏海妖之術和治瘟神、治病救人之法。」老玄通聽了一疑，問：「當今世人，無不竭力求長生不老、榮華富貴之術，小姐因何不思得到此術？」林默娘回答說：「小女從小生活在湄洲海邊，每見航海

者屢遭海妖之害，心中便如刀割一般。海妖不除，則四海無寧日，故小女立志要得到伏妖之術；又因小女家鄉莆邑地區常有瘟神作禍，多少善良百姓被奪去性命，惡巫婆反而趁機敲詐勒索，甚為可惡！因此小女立志要懲治瘟神，為民治病。除此之外，小女別無他求，乞請師傅授此兩法術。」

「小姐胸懷沖天之志，貧道十分敬佩！不過，貧道有一話需得明說，望小姐三思。」老玄通忽然收起笑容，表情嚴肅地說：「風與浪乃天地所生，萬古不滅。海妖隱沒其間，目下尚無人可以懲治。欲知其作惡之時，以避其禍害，亦非易事；瘟神一身俱毒，除之者難免受其感染。小姐欲得此兩術，為民造福，固然極好，然自身將有九死一生之難。若小姐欲得長生不老，榮華富貴之術，則易如反掌。望小姐三思！」

林默娘堅定回答：「為了百姓免受苦難，小女甘願九死一

生，不圖長生不老，榮華富貴！」「大人與尊夫人意下如何？」老玄通轉目向林惟慤夫婦。林惟慤略一思索說：「小女志向已定，當順其意。」王氏夫人聽說女兒選擇，將有九死一生之難，心中未免有些傷感，禁不住落下淚來，嗚咽道：「我女兒心意雖好，但是這九死一生之難，太嚇人了！既然她主意已定，我也只好依她了。」「善哉！善哉！果然不出貧道所料！」老玄通情不自禁地額手稱讚。

之後，他從包袱內取出許多道家醫書，囑咐默娘說：「凡事欲速不達，唯持之以恒，捨生忘死，方有成功之望。貧道測知四年之內，海妖將到北海作祟，東海可得暫時平靜。然這四年內，瘟神將在東南海猖獗呈凶。小姐年少，宜先精通這些醫書經典，然後尋師親識百草，之後則可得除瘟治病救人之術。而欲得知海妖作惡之時，四年之後的五月中旬，自有傳授其秘法之人來到，

望小姐自此苦心鑽研，久之必有所得。」

林默娘俯首聆聽訓示，過了一會兒老玄通轉了話題，笑著問林惟慤夫婦：「半個月之前，可有一個白髮老翁，前來懇求賑木修造其破舊小船，并約定今日來取船北歸之事？」林惟慤夫婦一愣，王氏夫人急問：「法師怎知道此事？」老玄通頻頻點頭道：「其人乃貧道之好友，故知此事。他知貧道今日要來拜訪大人一家，故特捎一言讓貧道轉告。」說到這裡，老玄通轉視默娘，語重心長地說：「貧道好友深謝大人一家，賑濟杉木造船之恩，他今早已搭順路船北上了，臨走時囑咐，那隻新造小船奧妙無窮，望好生收藏，日後可作小姐海上救難之用。」

林惟慤大喜，當即又向老玄通懇求，長住這裡以賜教法術。老玄通微微一笑說：「令嫒自有天生的一身正氣，無論何方妖魔鬼怪，皆不能傷害她。且小姐天生聰穎，無需貧道多言。貧道將

到遠處修行，未能久留，此次遠遊，或許不再來莆。**小姐今後路途，將遇多災多難，貧道願以防身之訣密授小姐，將來或可有用處。**」林惟慤夫婦當即退避一旁。老**玄通**請林默娘端坐于觀音菩薩塑像前，自己上香一炷，跪于香案前，閉上雙目，口中念念有詞……片刻，**授訣**已畢。

林惟慤夫婦感激涕零，意欲設宴款待老玄通，但老玄通連說自己腹中不飢，只喝了杯茶，便去進房安歇。未幾，金雞三唱，東方發白。林惟慤夫婦帶著女兒，一同前來向老玄通請個早安，不料房門洞開，房內不見老玄通的影子。林惟慤急了，慌忙讓家人在院內四處尋找，但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他急步到門房詢問馬順，馬順連說未見老玄通出門。林惟慤心中更疑了，他仰望浩茫天際，尋思道：「莫非老法師是個神仙？」

為識草藥義救李朗中未果，父助銅錢七千、米三石。自從得

到老玄通所贈醫典後，林默娘便閉門攻讀，潛心研究。三年過去，年方十五的林默娘，已通曉許多深奧的醫學。但學醫，不識藥，怎能治病，解除病人痛苦呢？為此，林默娘決心拜師，以親識山野百味中草藥。賢良港和湄洲島附近沒有一個郎中，鄰鄉鄰里雖有幾個郎中，但他們能開幾帖驅風寒去鼻塞之藥方，不識中草藥。正當林默娘為難求良師指教而苦惱時，有人告訴她，說五里鄉有個姓李的跛腳郎中，年輕時醫術甚高明，且識得數十種青草藥，還在自己家園地裡開闢了一塊藥圃。得此消息，林默娘心中大喜，當即在馬順的陪同下前往五里鄉。

原來，這李郎中年輕時雖非醫術高明者，也治不了瘟疾病，然一般疾病，他卻能藥到病除。且為人善良，收費便宜，故登門求醫者不少。正因為這樣，惡巫艮山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為人獨占方圓五十里行醫的地盤，抬高巫術費，便暗中勾結流氓

惡棍，于十五年前深秋的一個夜晚，唆使流氓惡棍放火燒屋，妄圖把李郎中一家四口人燒死，把藥圃燒毀。因那李郎中出門夜診未歸，所以免受火焚，而他的妻子及兒女，全被活活燒死，藥圃也成灰燼。李郎中深知這是艮惡所為，便向官府告狀。官老爺早就接受惡巫艮山的重金賄賂，不但不問罪于惡，反以誣告之罪，把李郎中毒打一頓。李郎中沒有惡罪證，上告無門，只好把仇恨吞入腹中。

往後，為了生涯，他不得不繼續行醫。然而，未出兩個月，他一次到鄰鄉為人治病，回歸路上被三個蒙面大漢拖到山林間亂棒毒打，致使雙腿成殘疾……三年前又眼瞎了，實無能協助，並力勸默娘切勿習醫，免受惡巫欺凌，受苦受難。默娘聞言大怒道：「回家將稟告雙親，為您申冤，並請父母差人送來錢糧，以供先生度日之用！」

當夜，林惟慤聽了女兒所言，聯想前幾年在五里鄉村邊親眼見到惡巫艮山之所為，怒上心頭，當即寫了一狀信，不待天亮，就差人把信送到泉州府，并讓馬順給李郎中送去銅錢七千，大米三石。過了四天，林惟慤正要差人去泉州府查問情況，忽聞泉州差役送來回信急忙召見。折信閱後，只見林惟慤滿臉怒氣，把信一撕，罵道：「這狗官非但不治惡之罪，反而勸我勿多管閒事，真是豈有此理！王氏夫人聯想老玄通所說的，女兒行善將會有九死一生之難，心裡不安，忙規勸女兒：「阿默啊，世道不平，你千萬別再擔風險了。往後為治病，就讓患者上門就診吧！至于上山採藥一事，我看就算了。」「阿爸，阿媽，妳們盡可放心，我不怕海妖和瘟神，也不怕惡巫！」林默娘憋不住心中氣，愈說愈激昂了：「一旦我識得百味青草藥，就要四處為患者治病，不收分文藥費，看那惡巫能把我怎麼樣！」「夫人，默娘有如此大的

志氣，咱就順著她的意吧。」林惟慤寬慰王氏，對女兒說：「阿默啊，只要你能為百姓做好事，我和你媽一定支持你。至于你想求到一個懂得青草藥的師父，明日我到泉州灣巡海，一定設法為你找到。」林默娘聽了雙目濕潤，向父母下跪，嗚咽道：「阿爸，阿媽，我……我一定要盡力做個好女兒。」

為識百草尋良師，偶遇雲中藥人得真傳。默娘在家正為求師不得而發愁，忽聽門外有人叫賣菖蒲！醫書中記載；菖蒲的根和莖俱辛香之味，能治百病，默娘識貨欲全買下，並向採藥人恭敬作揖曰：「小女有志學醫，識得山野百草，卻苦無師可拜，乞求師父不吝指教！」賣藥人聽了默娘誠懇的一席話，忙拱手還禮說：「吾雖為山野之人，然識得山間百草，小姐既誠心學習，山人當一一告知。山人所居島嶼，雖在東海之中，然島上盛長百藥，小姐如想識草採藥，請於明日到山人所居島嶼去。」賣藥

人把籠中菖蒲盡付給默娘說：「小姐懂得此藥為寶藥，想全數買下，并誠心想學採藥，山人深為感動，特奉送此藥，不取分文。因山人另有要事，不便久留，明日再會。」林默娘感激不已，堅持要付藥錢。賣藥人力辭不受。見賣藥人告辭，她急問尊姓大名和所居島嶼，準備明日前去拜訪。賣藥人說：「我本海上野人，沒姓沒名，只以『雲中藥人』自稱。離此百里海路的草木島，便是我居之處。」說完，雲中藥人當即轉身疾步而去。

鄰居大叔王經，因受惠於林都巡惠贈衫木造新船得以維生，為示感恩，爭得這一美差，護送六小姐到草木島。自己在海上有三十多年經驗，在東海中之草木島曾兩度經過，海路諳熟，默娘心中大喜致謝！第二天早上，默娘在管家馬順的陪同下，登上了王經的漁船。因為順風，所以清晨走，日落時分就到達草木島。只見島上數座巍峨山峰，直插雲端；百鳥盤旋，音聲震耳；草木

繁茂，山花遍地；山間懸崖怪石，錯落有致，加之雲霧飄繞，把整個草木島掩藏在縹縹渺緲的仙境之中。王經把船停靠在山道口，接著三人擇路而上。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崎嶇陡峭。走這樣陡峭的山路，對於名門望族，大家閨秀的默娘而言，可算是異常艱苦的。看著她一步一喘息，春筍般之玉手被亂草和橫藤劃出數道血痕，馬順和王經心疼不已。

三人又走了一段險路，至晚霞飛天時，才來到山腰間。這裡有一個天然岩洞，洞口飄散出一縷縷的炊煙，想必這裡就是「雲中藥人」的住處了。到了洞口，但見這個二丈見方的岩洞內，左側有一個用樹木扎成的簡易便床，床上不見席被，僅有一個收拾好的小包袱；右邊擺著幾塊形如小凳子的石塊，離石塊二尺處，是一個亂石砌成的簡易「灶」，「鍋」是一個葫蘆銅壺，幾片枯柴在壺底下悄無聲地燒著。壺內熱水已沸，而洞主人卻不知到哪

裡去了。

洞內除了三個小碗，別無其他餐具。洞前的這塊一丈見方的臥石平地上，正曬著一些剛採不久的青草藥。洞後有一天然泉水，蒼苔滿布。那清亮亮的水珠，從崖壁滲出，滴在青苔上，一滴一顆珠，叮咚作響，非常悅耳，這岩洞好似一個天生的仙人洞。三人不便冒然入洞。王經和馬順在洞邊揀了個座位坐下，默娘顧不上歇息，直跑到曬藥的平台上看藥。儘管夜幕已經拉開，看不清東西，但她一雙明亮的眼睛，時而看這藥，時而看那藥。接著她雙手捧起這株草藥聞聞，又捧起那株草藥仔細端詳。她的心，已如同洞內銅壺裡的熱水，沸騰開了！

馬順見天都黑了，而默娘捧著草藥反復察看，愛不釋手，不由得感嘆了一聲說：「小姐愛藥都入迷了，連天黑都未覺察。是啊，小姐愛藥愛得都入迷了，可那雲中藥人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

才能回洞？」王經正憂慮時，忽從洞西側的密林裡傳來一陣嘹亮的歌聲：**莫輕兮山野草，貴與命兮同價，黃帝兮掌上珠，神農兮心頭肉。識得兮百味藥，能救兮萬人命……。**」此時天地間一陣光亮，一輪明月涌上東天。轉眼間，雲中藥人出現在默娘三人面前。只見他左手提的藥籠裡裝滿青草藥，右手提的藥籠裡裝滿了剛採下的野果。默娘正要向雲中藥人行禮，便見雲中藥人已把籃子放下，拱手抱歉道：「山人回來遲了，慢待了小姐及二位客人，恕罪，恕罪！」

他熱情地邀請三人入洞。待三人坐定，他先送熱茶，繼之從籠中取出三個野桃，分送給三人，說：「島上沒什麼好東西吃，請你們嘗嘗這野桃子。」雲中藥人滿面笑容，他從洞外抱入一大捆乾柴，燃起火堆，照得洞內如同白晝。接著，他又把洞外及籠中草藥，都擺在火堆邊，然後依次把各種草藥的名稱、形狀、藥

性及生長何地，如何用藥，一一詳細講解，默娘聚精會神地聽，不時提出疑問。

第二天，太陽移至洞頂時，雲中藥人已把洞內數百種藥講了一遍。這時，他起身把早已收拾好的包袱往肩上一背，說了聲：「這洞中草藥，小姐盡可全部帶去為百姓治病，時候不早了，山人當先告辭。」默娘拜謝雲中藥人曰：「蒙師父不吝賜教，小女感激不盡，數百種草藥已記住了。」馬順、王經收拾草藥入袋，一齊送師父下山，卻不見任何船隻在海邊，只見一木筏，默娘驚奇問道：「師父欲遠行，海上無舟，如何去的？」

雲中藥人道：「雖無舟，然有此木排也。」邊說邊將木排推入海中，一點長竿，木排急速離岸而去。他高聲對默娘說：「舟木皆能浮於水，如此木排，足可使山人平安到達故鄉。世道坎坷，小姐珍重，山人告辭了！」轉眼間，木排已消失在茫茫的大

海之中。王經仍直著雙目呆看，口裡連聲疑道：「這個採藥師父好似神仙啊，不然，他怎敢就任憑這幾根木頭扎成的排子，航行於大海之上？」

懸壺濟世救蒼生

習醫識藥後初試啼聲，親自煎藥義救鄰居王興之子，得罪蒲邑地區惡巫。默娘從草木島回來的第三天，住在賢良港碼頭西邊的漁夫王興的六歲兒子，吃飯時突然鬧肚子痛，緊接著倒在地上亂蹬亂叫：「我疼，我疼啊！」叫喊了幾聲，就嘴角抽搐，臉色發青，口吐白沫，好似得了瘟疫。嚇得剛下漁船的王興顧不上吃飯，就拔腿朝三十里外的老巫師金海家跑去，請他速來為兒子驅邪。然而，王興剛跑出村口，床上的兒子就牙關緊咬，臉色灰白，不省人事。王妻吳氏的哭叫聲傳到默娘耳中，她當即跑到吳嬸家，經她診斷，這孩子得了急腹症，若不及時服藥，過不了二更，這孩子就沒命了。

默娘心裡很著急，二話不說，跑回家中，急配了幾種草藥又

跑到吳家，把藥交給吳氏。讓她速去煎藥。「小姐……我兒子中了邪，這……這一把草藥能驅邪嗎？」吳氏雖接過草藥，但猶豫不決，因為，這是默娘第一次給人看病啊！阿嬸，這孩子得的是急腹病，不是中邪，這包草藥是專治這種病的。」默娘耐心解釋後，催促道：「阿嬸，孩子若是遲了服藥，可就沒指望了！」吳氏依然猶豫不決，看看兒子，又看看默娘。捧著草藥的雙手在激烈地顫抖，忽把草藥送還默娘哭道：「小姐，孩子他爸已去請金老法師了，這草藥，你拿回去吧！」真是可悲又可憐，不識神仙在眼前。

管家馬順見狀，接過草藥，把默娘拉到門外，急說：「小姐，且不說那孩子是得病還是中邪，就看他臉色，已是快斷氣的人了，你初次給人看病，切勿為這種垂死的病人用藥。萬一治不好病，勢必影響小姐名聲，往後你還怎麼行醫？小姐，你萬萬不

能擔此風險啊！」「這孩子性命危在旦夕，若見死不救，我學醫識藥有何用？」默娘邊說邊從馬順手中接過草藥，急回屋，走到吳氏面前，耐心勸說：「阿嬸，小女所配的草藥，可以治好你孩子的病。倘若吃了這種草藥會出差錯，小女自願抵命。」滿屋子人聽了，皆大為震驚。阿梅更是著急，她撲到默娘身上，帶著哭聲勸道：「小姐，……你給人看病，何必要以自己的生命作擔保？」

馬順急得團團轉，連聲勸道：「小姐，你萬萬不可拿自己的生命擔保！」吳氏雙手捧藥，只顧啼哭，不知該不該把草藥拿去煎。默娘見孩子臉色又變，心知若再拖延時間，藥就無濟於事了。她顧不上勸說阿梅和馬順，自取草藥跑入廚房，親手起火煎藥。

蒲邑地域流行瘟疫多信巫不信醫，既無知又可憐的例證。當

一頂坐著金海的轎子，慢悠悠地來到賢良港村北邊的路口時，太陽已經掛在頭上了。急得臉色發青的王興，正要爭先跑到家裡，急被路旁的漁夫王生喊住了：「阿興，你兒子的病好了！」王興聽了又驚又喜，唯恐聽錯了話，衝到王生面前，抓手急問：「我兒子的病果真好了？莫非是觀音菩薩救我兒子命？」「不信，你自個兒回家看看去！阿興，你可得好好感謝林家六小姐啊，是她用草藥救了你兒子一條命啊！昨夜你走後不久，你兒子的病越發加重。幸好六小姐及時煎草藥讓你兒子喝。不久就能睜開眼睛說話，現在已可吃飯了。」

王興聞言當即跑到轎前，向金海說明一切。金海聽了，眼珠子翻了兩翻。惡狠狠地說：「什麼，林家小姐會用草藥治瘟疫？我不信！」但見王興妻子正和兒子坐在椅子上說笑，才信以為真。他怔了半響，突然，衝出轎子，朝抱著兒子于懷高興得直

流熱淚的王興嚎叫：「治不治病你一樣要付四十兩銀子，五兩轎租，還有，三斗豬肉和三斗活魚，一兩都不能少！」王興忙陪笑臉說：「我雖是請仙師來，但未治病，我付仙師轎租就是了。」金海咆哮道：不行！鄰居見狀，紛紛圍聚上來。大家忿忿不平，無不指責金海。王興也憋不住心中的氣，怒斥金海：「昨夜若非林小姐及時醫治，我兒子早沒命了！你憑什麼要我這麼多的錢和物？」

眾人皆怒視金海，責聲不絕，金海見眾怒難犯，只得收了五兩銀子作轎租，氣急敗壞地回去。將出賢良港，他喝令轎夫停轎，一掀轎帘，怒視林惟慤府第，咬牙切齒地說：「默娘啊默娘！你竟敢壞了本仙師的好事，日後非跟你算帳不可！」金海才催轎夫上路。但走不到十步，忽然從轎後刮來一陣狂風，兩個轎夫收不住腳，把轎往路旁的一個破毛坑歪壁狠狠撞去，只聽見

「啪嗒」一聲，轎柱折，金海前額立時冒出一個大血泡，隨即身子一歪，顛出破轎，要不是鼠目徒弟手快把他拉住，必定一頭栽入臭糞池之中，兩個轎夫也跌的鼻青臉腫。

為解脫瘟疫病，用草藥救萬民。默娘僅用一把青草藥就能驅邪救命，且不取分文藥費的消息傳開，人人稱讚。從此之後，賢良港、湄洲島漁家倘若有人生病，便不再求惡巫驅邪，而是直接請默娘前去醫治。不久，賢良港外鄉村的漁人農夫，也紛紛前來求醫。對前來求醫求藥者，默娘一概熱情接待，細心地為其診治。由于前來求醫者日益增多，所以雲中藥人贈送的青草藥，已經用盡了。為此，默娘不時要出門上山採藥。

入夜赴十五里外的吉蓼村診治兩姊妹，診為天花（已起泡）中期，幸好及時施藥救治，已夜四更，突然又聞隔鄰小孩異樣哭聲，默娘當即往診，一按小兒脈象，乃流行疫病－天花初期，囑

家屬隨默娘摸黑回家取藥救治。由于默娘出外島採藥剛回，未即歇息，又一夜未眠來往奔波，終也感覺身熱、頭痛，精神不濟，自己也感染天花疫症，便忍了頭痛獨自到廚房煎藥，剛好王氏夫人要入廚房做飯，見女兒模樣，大吃一驚，急奔上前，一摸額頭，她幾乎要哭出聲了：「阿默啊，阿默，你現在已經生病，你阿爸、阿哥出海未歸，這當如何是好？」「阿媽，我不過是頭有點發熱，其他沒甚麼，我吃了這藥，過會兒馬上就會好的。」默娘慌忙勸母親切勿掛心！

王氏夫人半信半疑，悲道：「阿默啊，你自出生到現在，從來沒有生過病，你昨天晚上連夜給患天花的患者看病，現在自己發起燒來，可能是染上了那病啊？萬一……，阿默啊，現在你趕緊回房躺在床上，我在這煎藥。」說到這，王氏夫人泣不成聲了。「阿媽勿悲，勿憂！」默娘見母親傷心至極，慌忙寬慰。接

著，她又說：「阿媽，這次我受了點小病，倒是我想出了今後務必要做到的二件事；**第一件往後若還遇傳染病，不但以青草藥治療，還要以青草藥防治此病的發生和蔓延。第二件是我要把所得的一點醫術，盡數相授給莆邑諸郎中，請他們一起盡力為百姓治病，這樣才會使患病者都可以得到及時的治療。**還有，吉蓼村的這場天花病，還會蔓延下去，我想在明天早上出海，到草木島多採一些治天花病的草藥回家……。」

上**草木島攀爬懸崖絕壁採治天花寶藥，失足墮海，崖壁老松托身幸免于難**。默娘正一手捉住松枝，一手拿著草藥，仰首向上呼喚：「叔公，請把船划到這松樹下，好讓我下來。」王經、馬順趕緊把船划到松樹下。默娘手一鬆，穩當當地跳到船上。「兩位叔公勿憂，小女現在不是好好的嗎？」默娘很輕鬆地說，彷彿沒事似的。

她請馬順安坐船中，從王經手裡取過船槳，作恭道：「現在船讓小女來學划船吧。以後小女要學自個兒划船，採藥較方便，也免得叔公要陪著小女耽誤了許多打魚的時間，請叔公教小女學划船吧！」王經見默娘態度十分堅決，只得把自己多年划船積累下的經驗，全都教給默娘。當小船離開草木島不出二十里海路時，天就黑了。

日暮時分，尚未見默娘她們歸來。王氏夫人心裡惶惶不安，憂心道：「老爺，阿默前些日子為救治天花病，自己也累倒了，身子稍恢復，又趕著去採藥，這麼晚了海風又這麼大，若有個三長兩短，該如何是好！」洪毅道：「阿爸，咱們還是儘快出海尋找吧！」在都巡大人一聲令下，眾水手亦耽心六小姐安危，個個奮力搖槳，急忙出海搭救！

四更過後，小船才駛達湄洲島邊的海面。這時透過朦朧的月

光，隱約可見賢良港向駛來一隻大船。愈走愈近，默娘看清大船乃父親巡海的官船。船頭上站這三個熟悉的人影，啊！是父母親和阿哥！望著父母和兄長的身影，默娘感覺心中一熱，淚水奪眶而出……。

鶴髮仙翁夢傳秘術；怒海行舟，識水紋，觀星象，理北斗，分潮流，辨海潮，定方向。已被擱置三年之久的，造型別緻，船尖尾翹，式樣奇異的小船，被隔鄰王經等家漁夫推下海，行船經驗豐富的他，首先試航未果，驚嚇下船。王興見狀亦上試船，結果也嚇的一身冷汗。此款新船上下翻動，一沉一浮，晃的厲害，咸認危險，力勸林都巡夫人勿讓默娘駕駛，最好另造一艘與時下相同款式的小船，以利安全。

默娘心中想起當年玄通師父囑咐，要自己單獨使用這艘船，其中必有奧妙，因此，她膽大更壯了，立即把船撐出去。這船好

怪！在別人手裡，它飄搖不定，而在默娘駕駛下，都不顛不搖，好似一匹烈馬遇到主人一樣溫順。默娘把槳輕輕一划，尖尖的船頭便如脫韁烈馬駛入海中……。此時圍觀的人都直了眼，驚訝地看著默娘，划著穩穩當當的小船，飛快地向前。王經張口結舌道：「這船好像認識主人似的！不然的話，為甚麼小姐一上船，它卻乖乖地聽她的話？」王興也叫道：「這船真出奇，看來只有小姐才能對付它！」王氏夫人見女兒熟練地划船，根本看不出是初次撐船的，因此滿心歡喜。而此時的默娘更樂，她面帶笑容，眼望前方，雙手划槳，動作敏捷，船在「三支香」旁邊淺海上繞了一圈後，便直朝湄洲島方向駛去。

大夥兒慌忙高聲呼叫，告訴她不可到深海去危險啊！默娘聽了，只好回頭朝大家說了聲：「我要到湄洲島，再看看我老家的古厝。」依然把船搖向前直駛入海。

不知是何緣故，默娘在這次去湄洲島回來當天晚上，她做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夢；夢見一個穿著仙服的老翁，在湄洲島古厝邊，教她如何在錯綜複雜的潮流中，分辨出海潮的流向，如何在滿海的波峰浪谷中，找出一條可以行船的海路的法術。之後，老翁說了聲：「其後自然有靈」就倏地不見了。醒來後，默娘當即跑到母親的床邊，訴說了所夢。王氏夫人聽了，微微一笑道：「阿默，自古以來，有哪一個人能在驚濤駭浪中識別潮流方向，更不用說有哪一個人能在波浪濤天中行船。大概是因為你昨天學會了自個兒划船，高興至極，才會有這麼一個夢吧！」「阿媽，我真的夢見了那位鶴髮仙翁，認真地教我別潮流和看海路呢！」說著，默娘向母親央求：「阿媽，往後海上有風浪時，我要到海邊看看大浪大潮。」

嚴父義買漁家孤女陪默娘，夫人視如己出，患難見真情，尤

如親手足，鄰里街坊皆欽羨孤女福緣深厚，能入賢善之家，默娘更親同姊妹，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福同享。孤女無名姓自稱湄洲妹，因原本生活于湄洲島，雙親亡故，其舅收留，年紀漸長（13歲），舅父亦家貧而被插草標售，為林都巡義買照顧。人雖消瘦，但一雙大眼挺機靈的，臉頰出現兩個小酒渦，逗人憐愛，長得聰明伶俐，眉清目秀、且會划船也愛划船，與默娘真是天生搭檔，成了往後懸壺濟世，救苦救難好幫手。

自此，湄洲妹就做了默娘的丫頭，并常常隨她出海採藥，閑時，還教她讀書識字。稱呼時，總是親熱地稱她為「阿妹」。甚至連她的房間，也安排在同自己閨房，僅一牆之隔的一間房子。默娘還找出自己前幾年穿過的好衣服讓她穿。左右鄰居看了，都說湄洲妹有福氣，進了林都巡府門，如同小姐一般。湄洲妹見默娘一家待自己如親人，更殷勤伺候，步步緊跟：默娘每日清晨

到觀音亭燒香化紙，她跟著去燒香化紙；默娘晚上跪在清室內觀音前祈禱，她也跪在一邊；默娘出門看病，她則背著藥箱寸步不離；默娘撐船到海島採藥，她也幫著划船……。

蒲邑地區瘟疫現，信巫不信醫的貧鄉鄰，無銀請巫驅邪而避走他鄉。眾人哀求來賢良港避風之商船搭救，欲南下避難，航船貨滿載無由容納難民，任憑苦苦哀求；默娘和湄洲妹剛從外島採藥回來，急問原由，是離此百里的七里洋瘟疫重現，囑咐眾人無驚，明日當去鄉里治病。

大伙聽了，轉憂為喜。但仍有人不安地問默娘：「那個姓艮的法師，最恨郎中到我們村去看病，如果小姐前去，必定得罪了他，怕他加害小姐！」「不用怕！小女治病救人，何懼惡巫？」默娘安慰大家，說：「惡巫再凶惡也只是一個人，多少年來他以妖術坑害百姓，難道你們心裡就沒有一本血淚帳，忍心讓他繼續

作惡下去？」這句話，猶如一碗水倒入油鍋，此時大伙大聲叫嚷起來，有的訴說十年內，被惡巫勒索了一百多兩銀子，結果還是死了二個親人；有的訴說惡巫逼債如虎狼，動不動就動手打人，破門砸鍋，強擄民女，人們把多年來被惡巫艮山殘酷勒索迫害的事實，統統傾訴了出來。人們越說越憤怒，紛紛請求道：「小姐，只要你能治好瘟疫病，惡巫再凶惡，我們也不怕！」默娘異常興奮地說：「天色不早了，請大家到寒舍吃飯，住在小女家。明天一早，大家盡可安心回家，小女當及早備藥趕去看病！」

清晨走海路，急往七里洋施藥除瘟疫，無懼得罪並教訓惡巫艮山法師。從賢良港到七里洋，有水路可通，且水路比陸路要近得多。所以，天剛濛濛亮，默娘便起身。馬順要隨行，默娘見他老遠行不便，只帶湄洲妹一人上船。午後數刻，船到倚山靠海的七里洋。默娘把船泊好，隨即捨舟登岸。路邊有漁家，門口坐

著一個骨瘦如柴的老婦，正在縫補衣裳。默娘向他施禮，詢問村內那幾家染上瘟疫病。老婦聽了。疑惑不解，湄洲妹把主人的來意說了，老婦這才悲嘆道：「不瞞小姐，只這兩天之內，我村又有四戶人家得了瘟疫，昨日黃昏前，又死了一個人。小姐，若問那家有病人，只要到村子走走，聽到那家有哭聲，那家就有病人。」默娘頓覺一股悲傷涌上心頭。救人要緊，她當即拜辭了老婦，沿著彎彎曲曲，凹凸不平的田埂小道往村子裡走去。走了約一里，聽到路邊草舍內傳來悲啼聲，只見啼哭的是五十多歲老農夫婦，夫婦倆守著一病榻，上躺一個臉色蒼白的妙齡少女。少女雙目無光，滿臉淚水，也在哭泣。老農夫見門外來了穿朱紅衣的美麗姑娘，和一個身背藥箱的少年丫頭，便顫抖抖地走出來。農夫抹去眼淚，想問來者何人，但張了幾次口，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默娘忍悲作了自我介紹，隨即進入草舍，看了看病者的臉色，并為她把了脈，然後連聲寬慰老農夫婦：「大叔大嬸勿悲，這位阿妹的病并不重，只需服兩帖草藥，明天一早便可起床吃飯。」說完默娘當即從藥箱內取出幾樣草藥，交給老婦人速去煎藥。農夫且喜且憂：「小姐不辭辛苦為我女兒治病，恩比山高。只是昨日那個姓艮的法師，逼我今日把女兒送到他家去驅邪，我若不從，他必來生事，不知如何是好？」「惡巫為何要逼著你女兒去他家驅邪？那豈不是羊入虎口！」默娘忍怒問。老夫婦淚如雨下，說不出話，病人更是悲傷不已，竟放聲痛哭。

大叔大嬸，你們決不可上當。小女今日就守在這裡，把阿妹的病治好。惡巫敢上門行凶，我決不輕饒！老農夫婦聽了，頓時轉悲為喜。未幾，老婦煎出一碗藥湯，默娘親自動手為病人餵藥。突然，門外有一個人厲聲喝道：「老頭，太陽快下山了，你

怎麼還不快把五千大錢和丫頭送到我老爺家？」隨著喝叫聲，門口出現一個三十歲上下，虎目猴腮的家丁打扮的人。老農夫婦見了，十分害怕，不知所措。默娘見來者氣勢洶洶，不由心涌怒火，大步走到門口，正言厲色道：「我這阿妹是生病，絕不是中邪！現在她已喝下了藥，不用交五千錢，也無需驅什麼邪，你速速回去吧！」虎目家丁聽了不由得一愣，隨即虎目射出凶光，大聲咆哮：「你是何方丫頭，竟敢與我家老爺作對？」湄洲妹雖年少，但膽量十足，見家丁逞凶，便也厲聲喝道：「休得放肆！她是林都巡老爺千金，你若再無禮，看林都巡老爺會饒了你！」

默娘更是柳眉倒豎，杏眼睜圓，大喝了一聲，家丁被默娘的威勢鎮住，慌得連連後退。默娘依然怒不可，指著家丁的頭斥責道：「這病人是我的親姊妹，我為她治病乃是天經地義！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主子黑心？你休得耍賴，快快走開！」狐假虎威的家

丁想不到今天會碰了這麼一個硬釘子，無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逃走。

次日早，艮山帶著三個家丁，發瘋似地朝七里洋去，至老農夫家，便直接入門內，大發淫威，咆哮道：「林家丫頭，你好大的膽子，竟敢跑到本仙師地盤上來搶生意！」老農夫婦於惡巫，敢怒不敢言，其女子嚇得全身發抖。來得正好！默娘根本不把惡巫的淫威放在眼裡，她挺身而出，厲聲斥責：「治病救人，乃醫者天職。病人就是在萬里之處，我也要為之醫治，何況只在本縣之內，怎能說搶了你的地盤？」

艮山見默娘并沒有被嚇住，心中暗吃一驚，但他仍蠻橫地說：「你一個乳臭未乾的丫頭，知仙家驅邪之術？這個鄉村，自古以來就是憑借著仙符仙藥得以平安。你卻用幾根牛馬不齒的草藥樹葉，充當救命之物，壞我仙術，上天見責，你吃得起？」

默娘好似一尊菩薩反道：「我奉天意，以神農所用之草藥治病救人，不作傷天害理之事。上天見責的不是我，而是你這個坑害百姓的惡巫！」艮山平生第一次聽到有人當面罵他為惡巫，恨得咬牙切齒，怒道：「林小姐，你是湄洲賢良港人，要治病只管在湄洲賢良港，何故跑到本仙師的地盤上惹事生非？咱井水不犯河水，今日此事，就如此罷了，你當速速離開此地，若執迷不悟，哼！誰敢壞了本仙師的好事，不死也得丟半條命。」

默娘臉無懼色，針鋒相對說：「我只知道哪裡有病人，就去哪裡醫治！我治病救人，不與人爭地盤，不取分文藥錢，也不怕任何恐嚇！惡巫，你幹的壞事已是罄竹難書，若不改惡從善，必將惡有惡報！」默娘不讓對方有喘息的機會，只聽她大聲喝道：惡巫！你心如毒蛇，豈可為法師？多少年來，你以妖術勒索了百姓的多少血汗錢，你火燒李郎中家，指使惡棍把他打傷致殘，你

道德敗壞與禽獸無異，你罪惡累累，天地不容！

艮山萬萬沒有想到會遭如此巨雷，只覺得脊背發冷，雙腿打顫，來時的凶氣不知跑到哪那兒去。他突然覺得，眼前的默娘，是一個活生生的觀音菩薩，他不由得連連後退幾步……就在這時，身後傳來鼎沸的眾口嗷嗷聲。艮山轉身一看，見是四十多個七里洋的青壯男女，個個操棍執杖，朝這裡飛奔而來，好似要與誰撕拚之狀，他不由得一愣！眾人大喊：「姓艮的，你敢動都巡爺的千金一根毫毛，定叫你來得回不得！」就在這時，一個左手執棍、右手揮拳的中年農夫，突然直衝到他面前，狠狠地說：「姓艮的，現在林小姐會給我們窮人治病，再也不用找你了！你還不快滾！」人們群情激昂，怒喊聲如雷，艮山見大勢不妙狼狽而逃。

默娘見前來助者，大多是在賢良港被自己勸說回家鄉的農夫

們，不由得心頭一熱，急忙上前相迎，并問他們何以得知惡巫在此行凶作惡之事。執棍揮拳的農夫朝默娘拱手道：「方才我等聽說，惡巫騎馬帶家丁，氣勢洶洶入村，大家唯恐小姐遭受其害，便相約趕來幫助小姐。默娘雙眼潮濕，朝大家施了一個禮，顫聲致謝：「承蒙諸位相助，惡巫不得不逃回，小女感激不盡！」謝罷，默娘辭別了眾人，帶著湄洲妹，繼續沿村挨戶為病者醫治去了。只四天時間，七里洋的瘟疫，便被默娘的醫術給制止了。

林都巡千金巧計懲三惡徒（惡巫－艮山之手下），金蟬脫殼避險難。惡巫艮山不堪默娘的正氣怒斥，誓報此仇，於是使計欲加害；唆使三手下抬轎于半夜三更往訪林府，假裝老母病重垂危，連請林府千金前往救治，而將轎抬往荒蕪人煙海涯，丟入大海，還好默娘智慧設計安排妥當，未為所害。

惡徒害人反害己自食惡果，跌落大海作波臣。「賊子！快停

轎！」馬順拼命喊叫，但無濟於事，轎夫仍把轎抬得飛快。周三仍是邊跑邊狂笑，前面的小道愈來愈難走，路左邊是懸崖絕壁，下臨惡浪滾滾的大海。兩個轎夫又作惡，故意把轎子抬得東倒西歪，好讓默娘分不出東南西北。周三突然立住腳，手指不見底的大海吆喝道：「扔！快把轎子，給我往大海裡，狠狠地扔下去！」兩個轎夫面對面站定，一邊齊聲喊，一邊把轎子用力搖晃，當喊到三，就要把劇烈搖晃的轎子拋向大海時，忽然從轎內滾出一塊黑乎乎的帶利角的石頭，石頭不偏不倚，直朝得意忘形的周三頭上砸去。周三大吃一驚，慌忙往旁邊一閃，說時遲，那時快，海面突然呼嘯著，撲來一陣急旋風，周三躲避不及，雙腳被石頭砸了一下，當即倒栽跌入懸崖下的大海。兩個轎夫躲過了石頭，卻經不住旋風的襲擊，當即捲入大海裡，乘浪作波臣，惡有惡報！

原來，那天晚上默娘之所以能及時識破，三歹徒的面目和險惡用意；是因為她聽了周三自報村名和人名後，發現了破綻。因為，前不久她曾去九灣村看診，知道那個小漁村只有八戶姓黃和三戶姓朱的船民，根本沒有姓周的，且九灣村附近的兩個小村子，沒有一個當轎夫的；同時她看三歹徒面容膚色，都不像漁民轎夫的樣子。加之細聽周三的啼哭，并非真的傷心痛哭，乃是乾哭，因此斷定來人有詐。為了對付這三個狠毒歹徒，她讓母親和馬順待她一出門，便去請鄰居幾個漁民隨其後保護。路上，她讓那幾個漁民把歹徒擋在一旁，趁機會不知不覺地離開轎子，并讓馬順搬起一塊百來斤的石頭放在轎內，使出金蟬脫殼計。她要讓這石頭來嚴懲三個作惡者，直至歹徒受到懲罰後，才回到家裡。天亮後，王氏夫人擔心歹徒還會來害女兒，因此請王經速去泉州稟報。

林洪毅聽了王經描述，憤憤地說：「阿爸！我們當即刻趕回家去，查出幕後策劃者，送官懲辦！」林惟慤點點頭，當即令官船轉頭朝湄洲灣方向行駛。到了家裡，他聽了妻子、女兒所述，不由得又怒上心頭，咬牙道：「看來，幕後暗害我女兒者，必是那個姓艮的惡巫無疑！惡巫不除，不但百姓仍要遭受其害，而且以後我女兒外出看病時時都有危險！」默娘滿有把握地說：「阿爸。那惡巫惡貫滿盈，必將遭到蒼天嚴懲，您就不必生氣，等著看那惡巫的可恥的下場吧！」

林洪毅憂憤地說：「阿妹，那個惡巫作惡都好幾十年了，百姓深受其害，讓蒼天嚴懲他，不知還要等到什麼時候？」默娘微笑道：「阿哥勿憂，惡有惡報，總有一天，他會自食惡果。現在鄉親們已信醫不信巫了，他已陷入絕境，我還能怕他再作惡嗎？」「阿默，不管怎樣，往後你別出遠門，更不要夜診，以防

萬一。」王氏夫人憂心地看了看女兒，又看看臉部皺紋，長鬚半白的丈夫，含悲勸道：「夫君，你為朝廷盡忠盡職數十載，對得起四海百姓了。以愚妾淺見，君當是趁早掛冠解甲，在家安度晚年才是。」「夫人說得極是，只是沿海過往舟楫甚多，加之天有不測風雲，時有海難發生。因此想盡微薄之力，以普救眾生，並非企望朝廷為我升官晉級，加冠進祿呀！」

林都巡憂國憂民，但欣喜默娘慈心濟世，卻又憂其人身安全。都巡大人憂慮當年逃走的「海虎」和「海豹」兩賊頭，至今尚未擒拿正法。近聞兩賊在廣東海面，又糾集了數十個亡命之徒，燒殺擄掠漁民客商，恨我巡檢之船，不能進入南海剿賊，我怎可眼睜睜看著兩賊繼續作惡？「夫人，待我除了這兩賊，我即告老歸家隱居。」都巡老爺感歎說：「阿默啊，今後我和你阿哥將仍然常去巡海，未能保護你平安出門行醫。我知道你決不會因

惡巫的威脅而怯步，但為了避免意外不測，從今之後，你就少出遠門吧。」默娘抬頭挺胸，堅定地說：「阿爸，我怎能一日被蛇咬，十年怕草繩？若遇上疾病，再遠我也要去。虎狼雖兇，然而我不怕！阿爸，你不是常常向我和阿哥提及，當年咱六世祖任西川節度之推官時，遇節度使劉辟謀反，他不從，劉辟便派人把刀架在他的頸上，威逼他從叛。然他面不改色，罵說『死即死，我頸頑奴礪石耶？』故至今天下還稱頌咱六世祖之忠節。如今，阿爸為了使過往舟楫平安出入閩海，年老不休於風浪之間巡邏，我年紀輕輕，怎能因有虎狼擋道，便閉門不出戶？況且，我一出門，隨處都有鄉親們在保護我呢！」

「阿默，你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林惟慤不由得稱讚了一句又說：「你有此膽量，我不反對，但往後出遠門，一定要多加小心。」王氏夫人依然愁結眉頭，擔心地說：「默娘

雖有此膽量，然畢竟是個嬌弱女子。夫君不可忘記當年五里鄉的李郎中，如何被惡巫迫害至殘的。」林洪毅的胸一挺，話說得錚錚作響：「阿爸，阿媽勿擔憂，往後我護送阿妹出門看病，誰敢動她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拚命！」林惟慤知道兒子近年來，力學武藝精進不少，至今一人便可以力敵二十多個歹徒，心稍寬慰，林家後繼有人。

默娘施醫贈藥，堪稱現代義診之先驅和典範，然亦得罪惡巫，金海和花巫婆，意欲結盟使計謀害之，設計媒介—花花公子和親陷默娘於不義，往後無法行醫。然而默娘可不管背後又有惡人在打著她的什麼壞主意，她依然自顧做著自己要做到的事情，當她獲悉秀嶼港船夫，鄭賢的老母患了多種疾病癱瘓在床，鄰鄉的二個郎中難以治愈，不待病人家屬來請，她當即帶湄洲妹駕舟從水路趕到秀嶼港。

這裡住有百餘戶居民，默娘一進鄭賢家門，顧不得歇口氣，就為病榻上呻吟不已的，年已古稀的鄭母把脈象，診斷畢，默娘送給這個船夫老母五包配好的青草藥，並說：「嬸婆吃了這五帖藥，包你過三天就可自己下床走動了。」鄭賢夫婦千恩萬謝。見默娘說完就要告辭回家，夫婦倆心不安。鄭賢妻子趕緊拉住默娘手，說她方才撐了三十多里海路，現在一定要在這裡好好歇息會兒，吃碗點心後再走不遲。默娘連說自己肚子不餓，家裡有事，急著要趕回去。

小姐，請等等！鄭賢急從櫃裡取出半貫銅錢，要往默娘手裡塞說：「小姐，我家窮只有這麼一點兒錢，你一定要收下。」「不，大叔，小女看病從來不收錢，還是請收起。」「小姐，聽說你哥哥快要結婚了，你阿爸阿媽長年常常以錢糧賑濟施捨窮人，以致現在連自己家操辦婚事尚短缺一些錢……這幾文錢雖是

微不足道，權表我的一點心意，求小姐千萬收下。」「大叔大嬸的好意，小女心領了。這錢，小女委實不能收……」默娘感動欲淚，連連謝辭。

默娘歸心似箭學紡紗、織布，助兄長成親所需銀兩。待默娘回到家，已是日落西山。王氏夫人見女兒學習紡紗心急，便當即讓她坐在紡紗機前，手把手地教她如何使用紡紗機，如何紡紗，只一遍，就聽女兒說了聲：「阿媽，你請坐，我學會了。」便獨自搖起紗輪，只聽嗡嗡嗡地響，紡紗輪飛快地旋轉起來。緊接著，一條又細又均勻的線不斷地延伸出來……王氏夫人又驚又喜，稱讚說：「阿默，你怎麼這麼快就學會了？」「阿媽，你忘了，我可是從五歲起就常常坐在您身邊學紡紗呢！」默娘朝母親微微一笑，隨即一邊不停地紡紗，一邊說：「阿媽過幾天，你教我織布吧！這些年來，我不是讀書，就是行醫採藥救人，到處奔

波，沒能幫助阿媽紡紗、織布，往後我一定要兩邊兼顧，以減輕阿媽的負擔。待這五匹布織出來後，我還要同阿妹去採藥二天，然後再習針工。我要為阿哥新房繡一床新被單。還有，阿爸說，阿哥結婚那天，咱廳堂中要懸挂一幅繡畫，阿媽您手腳不便，這幅繡畫就讓我來繡吧！」

站在一旁的湄洲妹聽了她們母女倆的對話，急急地向她們懇求道：「夫人，小姐，小婢也要學紡織刺繡，教教我吧！」王氏夫人疼愛地撫摸這個名為丫頭，實際若女兒一樣的漁家孤女勸道：「你年紀還小，想學紡織，再過一，二年也不遲。」「夫人，小姐，難道叫小婢老站在旁邊看著你們紡織不成？」湄洲妹揉著淚眼，哽咽著說「莫哭，莫哭！」默娘慌忙略停紡紗勸道：「再過數個月，我教你學紡織、畫畫和刺繡，怎麼樣？」湄洲妹這才高興地笑了。

一個月後，由于默娘心靈手巧，加之日夜辛勤操作，所以五匹布很快就織了出來。眼下已是隆冬季節，患病的人較之夏秋季節少，并且一般病人，鄉村郎中多已接受默娘傳授，當可治療，且診治施藥收費亦便宜。所以默娘得以專心學習刺繡。因離兒子婚期日近，所以林惟慤告假回家操辦婚事。默娘學了半天針工，便會用五色線，在絲綢上熟練地刺各種花鳥圖案。她決心親手為哥哥繡一張十分好看的錦被，和一幅出色的長畫。根據父母兄長的心意，她先在錦被上，畫了紅梅和喜鵲的圖案，然後飛針走線，不到兩天，一幅圖案新穎、色彩鮮艷的「喜鵲鬧梅」的錦繡被面就繡出來了！

但見錦被上，枯枝縱橫，紅梅朵朵，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怒花盛開，光彩照人；枝頭一對喜鵲，神態各異，呼之欲出，尤其是片片鵲翎，刺繡得羽茸摺疊，分外逼真。林惟慤夫婦看了，連

聲稱好，林洪毅更是喜上眉梢，拍手叫絕。由于林惟慤夫婦平素樂善好施，從不擺官架子，正義清廉名聲大，人緣好，所以兒子要結婚發出的喜帖，多達五百餘張。結婚那一天，預計來賓會有一千多個人。為了使廳堂更為壯觀，林惟慤決定掛在堂中的長畫一丈長、四尺寬。製作時，默娘事先徵求父母兄長的意見，林惟慤不加思索地說：「阿默，這畫上的圖案，就由你來設計吧！」

過了一會兒，已到吃午飯的時候，林惟慤見女兒尚未下樓，使讓湄洲妹上去叫她下來吃午飯。湄洲妹去了一會兒，回來稟報說：「老爺，小姐已把書案移到窗前作畫，她一邊看著樓外風景，一邊作畫，正入神呢！小婢連呼幾聲，她都好似沒聽見，小婢委實不忍再上前驚動她，畫樓外風景？」

林惟慤覺得有趣當即上樓觀看，只見女兒果然貯立在書窗前，時而凝視湄洲灣海面，時而懸腕運筆，細心作畫。他不想驚

動她，便屏住呼吸，放輕腳步，悄悄上前，從背後看案上的圖畫，霎時滿心喜悅：但見潔白的宣紙中，畫的是湄洲灣的美麗景色，湛藍的天空，白雲朵朵，海面碧波蕩漾，倒映著藍天白雲；大小數十隻閩船和蕃舶，正從賢良港啟碇出海；巍然屹立于大海中的湄洲島高峰上，飄浮著一團團五光十色的彩雲，彩雲中站著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菩薩的一雙眼睛，閃閃發光，關注著海面上的所有船隻；湄洲島東邊大海上，幾隻灰白色的海鷗，正展翅翱於雲海之間……立意布局，甚是新穎，從筆法、配色來看，不愧為一幅絕妙的作品，覽不盡海天奇觀的湄洲灣風光畫！林惟慤看著，看著，心情激動，情不自禁地稱讚道：「阿默，你真是一個才女啊！」

惡巫金海計誘官家紈袴子弟李彪，唆使強娶默娘未果，天將天兵夜顯神威懲李彪母女，逃過婚劫。李彪年僅二十，生得白白

淨淨、端端正正，倒也體面。只是他仗著父親在漳州府為官和諸多顯要人物來往，家裡財物豐厚，因而不喜讀書，專與賭徒淫棍往來，整日花天酒地，無惡不作。今得金海和花巫婆慫恿，決計派官家婆往林府提親，被拒後其母子大為震怒，欲仗父官大權勢大，強壓林都巡同意未果，當夜夢中即遭天兵天將教訓，家丁、丫頭聽到主人的哭叫聲，全都驚恐地跑上樓，只見她母子全癱倒在地，昏了過去……金海在回家的當天晚上，也夢到許多天兵天將要來擒拿他，嚇得他心驚膽顫，半個月起不了床。與此同時，花巫婆的背上，突然間生了個毒瘡，疼得她整夜叫痛不休，久久不癒，真是自作自受！

時光飛逝默娘漸長，**已至一十六歲適婚齡**。使默娘坐立不安的事終於發生了！由於她容貌出眾，才藝絕頂，且已到了婚嫁之齡，上門求親者絡繹不絕。今日送走了這一批說親者，明日又來

了個說媒者。目睹眾多媒人，默娘心煩不安，索性帶著湄洲妹，到湄洲島附近的幾個小嶼採藥去了。這一天，默娘到湄洲島南面海中的一個小嶼採藥，方圓不過五里，只有幾座孤立的小山，但嶼上林木茂盛，海鳥聚集，別有一番景致。因是初次登上這無名嶼，所以默娘移舟泊岸後，便一邊歡賞嶼上風光，一邊尋找草藥。未走百步，眼前便出現一片其他海島罕見的綠茵茵的草坡。默娘當即駐足，驚疑地細看這片向陽的草地。

這時，忽聞一陣清香撲鼻而來，她覺得驚奇，四下尋找。只見左邊二十餘步之地有一欉蘭草，正盛開著花。香氣就是從那花上散發出來的，心想：這小嶼竟長有如此名貴的花草，真令人想不到。她喜不自禁，便和湄洲妹一起跑過去看。湄洲妹見花可愛，便想摘幾朵給默娘插在頭髮上，手剛伸出去，便被默娘勸住：「這蘭花十分名貴，能生長此地，已是不易，咱們當珍惜，

切勿摘它！」湄洲妹只得罷手。她低下頭嗅嗅蘭花，喊道：「小姐，這蘭花真香，和菜子花一樣香！」默娘沉思道：「咱湄洲人都喜歡用菜子花敬奉神佛，可是這花難種活，我想這塊草坡土地肥沃，適宜栽種。如果在這裡種下菜子花，以後春夏秋冬四季，眾鄉親敬奉神佛，就再也不愁無菜子花可獻了。」

湄洲妹說：「小姐，菜子花的葉比嫩草還嫩，海鳥必會來啄食，這樣一來，豈不是白種了？」默娘思索了片刻，說：「我雖無力開墾出這片草地，但我可帶把鋤頭把野草鋤盡，然後拿些菜子花種播種，讓它們像蘭花一樣自生自長。至于海島啄食之事，我想勸它們勿傷這敬奉神佛之物。這草坡不開墾成菜畦，菜子花能生長得好嗎？」湄洲妹擔心地說：「海鳥又不通人語，怎能聽小姐祝勸？」「我想它們會在這裡自生自長的，且此地四季長青，明日早，我就帶菜種來這裡播種。默娘笑了笑，又說：「眾

海鳥雖不通人語，然亦有靈性。我想它們一旦知道這是敬奉神佛之物，就不會來傷害它們。」

湄洲妹口裡不說，心中仍疑惑滿團。次日，默娘和湄洲妹各帶一把鋤頭，把草坡上的野草除盡，然後把菜籽均勻地撒在坡上。撒畢，默娘對盤旋在身邊的眾海鳥，誠懇地勸說幾句。湄洲妹見狀，心理正覺得好笑，忽見眾海鳥竟突然嗷嗷啼叫著，飛向渺渺茫茫的天空，好像它們聽懂了默娘的勸告似的。湄洲妹看呆了，失聲叫道：「真是稀奇，真是稀奇！這些海鳥竟這般聽我家小姐的話！」默娘望著遠去的海鳥，會心的一笑說：「阿妹，這有什麼稀奇？我不是說過，海鳥亦有靈性嗎！」

當天夜裡，下了一場濛濛細雨。十天後，默娘駕舟前往小島察看，只見撒在菜坡上的菜種籽，皆已吐出幼芽了。三個月後王經等幾個漁民前往湄洲島南邊大海捕魚，經過那小島嶼時，忽

見往日只有綠樹，不見花黃的島上，盛開一大片黃澄澄的花，禁不住心疑，大家一起掉轉船頭，朝小島靠過去。剛上岸，便有一陣陣沁人肺腑的花香，撲鼻而來。走在前頭的王經，連聲大叫：「好香，好香！這菜子花不知是誰種的，竟然這麼多！」話聲剛落，便有一陣清甜圓潤的少女歌聲飛過來……「嶼肥兮種花，花黃兮敬神。天地兮恩賜，眾鳥兮保護。」「是小姐的歌聲！」王經不由得心頭一喜，第一個朝菜子花山坡奔去，果見花叢間身穿朱衣的默娘，正帶著湄洲妹一邊唱歌一邊採摘一朵朵黃澄澄的花。默娘見眾鄉親到來，忙從花叢中走出來。眾漁夫問知這片菜子花，是默娘專為眾鄉親敬奉神佛而種，稱頌不已，并說以後每年四季，大家都可來這裡自由採摘花。眾漁民興高采烈地走了，默娘和湄洲妹又各採了一藍菜子花後，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摒除婚姻立志為萬民，大顯智慧救危船脫險。年滿十八的阿

梅再過三天就要出嫁了，因為即將遠離家鄉，要向默娘敘談作別。二更過後，默娘才把阿梅送出門。她告訴母親和兄嫂，計劃兩天內，把父親去年買給她的一塊紅綢布，趕製一件衣裳送給阿梅，讓她出嫁時穿，王氏夫人和陳氏夫人聽了微笑贊同。兩天時間很快過去了，默娘為阿梅趕製的新嫁衣也做好了。這天傍晚，默娘一吃過晚飯，就把紅衣送到阿梅家。按莆田民間習俗，姑娘出嫁的前一天，親戚和左鄰右舍，都要辦點禮物來送行。

阿梅請默娘坐在床邊，小聲地問：「六小姐你到底為什麼無意出嫁？」「阿梅！」默娘抬起了頭，把心裡話向好友傾吐：「我雖已長大成人，然至今未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父母年老，我不想離開他們。還有，我承蒙玄通師父傳授醫術，現在學成，當在家鄉為父老兄弟姊妹治病才對。瘟神未除，若我一出嫁，家鄉百姓必然仍像過去那樣遭受其害，因此不忍心離開家鄉。還有，

海妖又要回東海作惡，我至今尚未得師父賜給的法術懲治他們，所以我不願早早出嫁。」

和往年天氣不一樣，今年的五月剛來臨，東海海面便時有大風大浪。這天中午，一陣陣狂風呼嘯著過湄洲灣，一聲聲浪擊堤岸的嘩啦聲震耳欲聾，慌得正經過湄洲島東邊海面的一隻隻漁舟商船，趕緊船頭掉轉進入賢良港。這呼呼風聲和嘩嘩濤響，把擔憂海妖回東海興風作浪，父兄巡海未歸的默娘，心攪得更加煩躁不安。跑到大門口向大海張望，突然，她看到賢良港碼頭，聚集了一群漁民和商人，正在惶惶不安在議論些什麼，不由得心中一驚急忙跑過去看看。一打聽，得知剛才有一艘來自北向南，滿載貨物的船舶，正要入港避風，行至湄洲島北端與文甲相連的三峽入港海路矽閑灣時，因不熟悉水路，且風浪大作，所以不幸觸礁，船上十來個人和價值萬兩銀子的貨物，正面臨船沉人亡的危

險。默娘大驚，急忙對眾人說：「那艘船有危險，大家理當前往搭救才是！」

默娘急得直跺腳，急一轉身，朝停泊在另一邊的自己的小船奔去。看樣子，她要駕舟去救那隻遇難的船了。人們驚呆了，幾個鄰居見狀，急忙跑到默娘身邊，極力勸阻說：「六小姐海上風浪這麼大，矽頭礁石極多，你萬萬不能冒險出港！」默娘急道：「救人要緊！」默娘知道湄洲妹受不了這風浪的襲擊，便把她扶下船，然後又跳上了船，她全不把狂風惡浪放在眼裡，心裡只想處在危難中的船和船上船員的生命。只見她緊緊用腳踩著船，身子左右搖晃，顛簸的船在她的平衡下，很快地平穩了下來。她捉住時機，一搖雙槳，這小船便箭一般地向驚濤駭浪的海面上飛去……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碼頭上的眾人仍在拼命呼叫六小姐，快回來，前面危險！

果然好險啊！你看，這一浪比一浪高的海浪，時而把這葉小舟托在浪尖上，時而把它甩入峽谷之中，稍有不慎，就會船翻人亡！三門峽正處在賢良港北面出口處，是個長約五里的海峽，東海湧來的海浪，在這裡因突然受到湄洲島和文甲半島伸出的山脈約束，海流突然變急，平時常常是無風三尺浪。加之這一帶遍布明礁暗石，平常出入這裡的船隻，就是熟悉海路的把舵人，也總是提心吊膽地，惟恐出了差錯；而不熟悉這段海路的人，更是小心謹慎，寧可船慢三日，也不爭一時。何況眼下正是大風大浪。尚未到達三門峽，便見一排排巨浪沖擊海峽中的明礁暗石，激起的浪花竟有兩丈多高！那轟響，如虎嘯，令人聽之，毛骨悚然。那隻長約四丈，一枝桅的商船，正好被卡在矸頭的礁石間動彈不得。這裡惡浪排空，水花四濺。由于船頭觸礁，漏了水，船已傾向一邊。隨著陣陣惡浪沖擊，漏船一搖一晃，隨時都有船沉人亡

的危險。

距漏船有一里時，默娘看到船上眾人呼救痛哭之狀，心如刀割。她咬緊牙關，想盡力把船繞過礁石，無奈逆風行船，且潮激浪高，這裡暗礁密布，非舟可以靠近。即使默娘想把船撐到漏舟邊救人上岸，也是辦不到的！正束手無策間，忽然看見有一根爛木頭，隨著海浪一沉一浮地從船邊飄過，朝那漏船漂去。看到飄木，一個拯救漏船的念頭霎時從默娘心中產生。於是，她急掉轉船頭，朝賢良港飛快地划去……

這時，賢良港已聚集有一百多人，人們團團圍著焦急不安的王氏夫人和陳氏，商議如何出船保護默娘。見默娘平安返回碼頭，無不高興萬分。周身濕透的默娘一見母親和嫂嫂，就焦急地說：「阿媽，阿嫂，快……快請人搬二十根長杉木去搭救海上遇難的船。」有人仍是疑惑不解地問：「既是船無法靠近，這些杉

木扎成二個木排。然後從文甲海邊放下，木排順著潮流可直飄到漏船邊……」說到這裡，默娘著急地用雙手比劃著，「那漏船兩側有那兩排木排支撐，就不會沉沒……。時候不早了，請大家快幫忙把二十根杉木搬到文甲，漏船十分危險，遲了就沒救了！」

王氏夫人見她說的有道理，當即招呼二十個漁夫到自己家裡，把祖先遺下準備造家船用的杉木抬出來。大家扛著杉木，飛快地沿著賢良港通往文甲的海邊小道急走。因水路比較近，所以默娘仍想駕舟去文甲。但王氏夫人不讓她再次冒險，因此，默娘只得與扛杉木的眾漁民一道同行。人們很快把木頭抬到文甲。默娘選擇了一個合適的地點，請大家把二十根長杉分扎成兩個木排，然後看準海潮流向，放排入海。此時，天已昏暗，西風正烈，兩個木排隨著浪潮一前一後，一沉一浮地向海峽中的漏船飄去……。

當船主絕望地把手中揺水的水桶往大海一抛，跌坐船上，緊閉雙目，等待著海妖的吞噬……絕望間，忽有一嘶啞的聲音鑽入船主耳朵：「老闆！老闆！快來看，快來看！有兩個大木排飄來了！」船主急睜雙目，從船上一躍而起，朝報訊水手所指的方向望去，果見在船的西邊浪峰上，有兩個木排飄近自己的船。好像是有人把它們直往這裡推送的。「好呀！菩薩保佑我等死裡逃生了。」船主邊呼邊跪了下來，和眾水手一起朝木排直磕頭。木排很快飄到船邊，船主急讓眾水手用纜繩，把木排和沉舟緊緊地綁在一起，使沉船不再下沉……一整夜，狂風不息，濤聲不絕。默娘徹夜不眠，靜坐在靜室中，對著觀音菩薩焚了一柱又一柱清香，祈求保佑漏船者平安無事。

大風刮了一整天，到次日早上，才逐漸平息。漏船上的眾水手手把船內的漏洞堵好，積水揺出後，才把兩邊的木排鬆開，并

趁著漲潮，把船划出礁石群，直朝賢良港駛來。來港避風的人，見這艘船平安入港，紛紛擁上前祝賀。船主噙著淚，手指放在船上的兩個木排，連說自己船上的十三條人命，是菩薩恩賜這木排搭救的。碼頭上眾人聽了，連忙告訴他，前日送木排搭救的，不是觀音菩薩，而是林都巡的千金小姐！船主聽了，大吃一驚。忽見一穿朱紅衣的姑娘，帶著幾個手執修船工具的師傅到來，他忙問眾人：「這姑娘怎麼知道我的船要在這港裡修補？」有人趕緊告訴船主：「這位就是救你一船人性命的都巡千金林默娘！你還愣著，還不快向她叩頭謝恩？」船主和眾水手這才如夢初醒，顧不得足踩的土地濕漉漉一片，一齊向笑吟吟走上前來的默娘納頭便拜。

默娘見狀，慌忙把大家扶起來，連聲說有難相助，理所當然，何需叩謝！船主扯袖抹了抹淚，二話不說，跑回船上，捧出

一包足有二百兩的銀子，恭恭敬敬遞給默娘，懇求她務必收下，默娘連連搖手，請船主把銀子收回，并說修船師傅已來，請船主把眾師傅領到船上去修補，以期早日啟航。船主見默娘堅持不受所賜之銀，便向旁人問了默娘的住處，隨即捧了銀子朝林府走去。然而他很快地捧著銀子從林府出來。回到碼頭，他捧銀的雙手仍在顫抖，連回答眾人的話聲也是顫顫抖抖：「林小姐有菩薩心腸……她……她一家人都有菩薩心腸。」入港避風的船隻陸續揚帆啟航，粵船上啪啪咚咚的修船聲也響了許久，然而默娘仍在「三支香」邊的海灘上，眺望湄洲灣海面，憂思現在已到當年玄通師父所說的高人授予秘術之時，而那高人要待什麼時候傳授秘術？還有，今天是父兄巡海歸家之日，他們是否能在今天平平安安地歸來？

夢古井升祥雲現仙官，貌似玄通師父授銅符。好不容易才盼

到父兄的巡檢船回港。因此，當林惟慤夫子一下船，便聽默娘急問道：「阿爸，阿哥，前兩天海上大風大浪，你們船停泊在哪兒？有沒有遇到危險？海上有沒有船隻遇難？」林惟慤喝了幾杯酒後，才訴說心中的憂愁：「那天中午，海上忽然刮起大風，我正在泉州灣南邊海面上巡視，想回港避風已來不及，大海之中，無法拋碇、只好勉強回航。一路上，幾次遭到惡浪襲擊，差點沉船。沿途所見漁舟商船遭難的至少有三艘。唉！每當目睹那些被風浪吞噬的船隻和浮在海面的屍體，我心中就如刀割一般……。」說到這裡，林惟慤又仰脖喝了杯酒以澆愁。

林洪毅已喝不下酒了，他擱杯於桌，不勝感嘆地說：那天海上行船，幸有阿爸親自把舵，官船才幸免于難。默娘又憂又急地問：「阿爸，現在海妖又在東海作惡，玄通師父所說的高人，到底何日才能賜教我預知和戰勝海妖之術？」「阿默莫急，玄通法

師乃得道之人，言必信，行必果，必然說到做到，你在家安心等待吧！」林惟慤寬慰道：「要是你能早日得到高人所授之秘術，那出入湄洲灣和東海的舟楫，就免遭災難。阿默，阿爸我也巴不得你早點得高人賜教啊！」「阿爸要是高人現在就來賜教，那該有多好啊！」默娘雙目發光，流露出心中的渴望。

當晚，默娘在靜室中向觀音菩薩燒了一柱又一柱香。不知不覺間，夜過了三更。伴隨在一旁的湄洲妹有點倦意，便請默娘回房安歇，但默娘仍無一點睏意。她讓湄洲妹先去歇息，自己又向著菩薩焚香祈求保佑高人早日到來。四更的時候，窗外星斗燦爛，室內香霧飄繞。默娘又上了一柱香，虔誠地禱告。之後她忽然感到有些睏，一時無力回房，便伏在香案上打盹。她夢見自己正和港裡的幾個漁家姑娘，在梳妝樓下的花園中嬉戲時，突然花園邊的那口古井，升起一團團五光十色的彩雲，緊接著傳出一陣

陣美妙動聽的音樂。眾姑娘無不驚疑，正想到井口去觀看，只見井內隨著祥雲的升起，竟出現了一班仙官來。

眾姑娘見了，驚得魂不附体，沒命地掉頭飛跑而去。唯獨她一人恭立著。片刻，井內又騰雲駕霧出一個，雙手捧著個銅符的老仙官，老仙官面貌極像玄通師父。只見老仙官一出井口，便叫她前去接受天帝所授之銅符，并說銅符內有洞察海妖作祟的秘訣，她高興萬分，忙跑上前去跪接銅符。接銅符後，她一看內中所刻的全是密密麻麻的咒訣，她看不懂，正想請教老仙官時，老仙官和一班仙官倏地不見了。她急抬頭，仰觀蒼天，天空中不見了仙官們的蹤影；俯視古井，除了一泓清澈見底的井水，別無他物。她只好把銅符拿到書房中仔細琢磨，終於琢磨出其中占卜風浪吉凶的奧妙。她高興極了，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來。

這一蹦跳，使她醒過來了！睜眼一看，自己仍伏在香案上，

而方才所見，乃南柯一夢！她揉揉雙目，回思夢中情形。覺得蹊蹺，想待到天亮，再把夜裡所夢稟報父母和兄長嫂子。東方剛發白，默娘便起床，顧不得梳洗，就把昨夜所夢告訴父母兄嫂。林惟慤聽了女兒所說，又喜又疑說：「阿默，恐怕是你近來急于求得高人傳授法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之故吧！」林洪毅失望地感嘆了一聲說：「神明既然有意授術給阿妹，一定會說明預測海妖興風作浪日期及鎮妖之法。現在僅以銅符告知占卜風浪吉凶之法，這叫阿妹如何不著急？」林惟慤沉吟良久，對坐在一邊陷入深思的女兒說：「阿默，上次你虔誠學醫，是玄通法師傳授秘方，賜贈許多醫典以及雲中藥人授識百草，你所以能治百病，全仗研讀醫書和熟悉百草之力。現在，神明曾托夢授術，然海妖興風作浪之時，深不可測。阿默，看來這往後認識風浪之事，只有靠你自己努力。」

默娘視父兄面相預示不祥，央求展延數日出海巡護，父兄為公務在身，不得怠忽職守，無法從勸，兄因公殉大海，父溺海漂救。光陰飛逝，不覺已到了九月初。這一天，默娘駕舟出外採藥回來，見父親的巡檢船停泊在岸，船右邊還停泊著一隻也是兩支桅竿的官船，船上的水手、兵丁約有三十多個。默娘心疑問父兄，林惟慤聽了女兒所問，告訴她說：「泉州府為了加強海上巡邏，增加上一艘巡檢船歸他指揮。明天清早，這兩艘巡檢船都要到湄洲灣北邊海面去巡邏，四天後才能回賢良港。傍晚時分，一家人吃過晚飯，便聚集在廳堂上閒談。林洪毅因為剛才多飲了幾杯酒，臉上仍漲紅。說話間，他忽把話題轉到自己苦學多年，至今無處應試，難遂平生凌雲壯志，應試入仕，報效朝廷、保國衛民之事！

感嘆至此，林洪毅看了看自己身穿的布衣，無可奈何地搖

了搖頭，隨即又發出一聲長嘆：「如今宋帝北定中原已有一十六載，汴京城年年開科取士，使中原大地無遺漏人才。而我七閩，學成者連個考試之地都沒有！置多少懷才抱志者，只能淪落荒野，無法大展宏圖……我雖不才，然至少有志于科舉入仕，報效國家，可到現在尚未如願。嗚呼！我已辜負了阿爸和阿媽的哺育之恩，辜負了孔先生的諄諄教誨！不知我漳泉海一地，何日能與中原成為一統，我何日能入汴京一展凌雲壯志？」林惟慤也感慨萬千，手拂花白長鬚，長嘆道：「是啊，國家至今未能一統，委屈了閩地多少優秀學者，也委屈了阿毅兒的遠大抱負。」

長嘆至此，林惟慤憂憤地說：「現今泉州府台大人已經以進貢為名，強征兵丁荷稅納糧，百姓苦不堪言，為的是投靠宋帝，加封進爵。林惟慤愈說愈激動，目光轉移到廳堂外白茫茫的湄洲灣海面上，不勝感嘆道：「今年已是太平興國二年，我出任閩都

巡檢已近三十載，然年年出巡海域，僅局限在漳泉一帶，致使海虎、海豹兩賊，依然逍遙法外，到處作惡，要是四海早日一統，我這閩都巡檢就可出巡整個閩（東）海，早日剷除二賊，到那時，我也可解甲隱居了。」

默娘傾聽父兄之感嘆後說：「阿爸莫憂，阿哥莫愁，我想明年漳泉之地就會併歸大宋了！」「明年？談何容易！阿妹」，陳洪進早已遣使奉表稱臣於宋，至今宋廷是否容納尚不可知，你何作此斷言？」洪毅微微一笑說：「要是阿妹所說的話靈驗的話，明年春我一定入京赴試，不得金榜題名，決不回家！」

站一傍的湄洲妹禁不住說：「公子，小婢總覺得小姐的預言每次都很靈驗。那個姓艮的惡巫三更半夜，派三個歹徒偽稱家中有人得了急病，騙小姐深夜出診，想在半路上陷害小姐，小姐設計懲治，并預言歹徒必將惡有惡報，果然不一會兒，三歹徒就全

都落到海裡做水鬼了；小姐到海中小嶼上種菜子花，說要勸眾海鳥勿啄食，眾海鳥居然乖乖地聽她的話，至今那塊草坡上仍是菜子花。小姐未卜先知，公子還愁明年不能到汴京去考取進士？分久必合，乃大勢所也！」「或許阿默的預言會成為成真實。」林惟慤說著，看了看女兒，心疼地勸道：「阿默你切勿未見高人來傳授秘術而整日愁眉苦臉，老是苦思苦想會傷了身體。」「阿爸，我能不想嗎？」默娘仰望慈父的容顏，正要表白心曲，忽然覺得臉上似乎蒙上了一層陰影，不由得心疑，急轉目察看哥哥的臉容。

一看，她更是大吃一驚，因為哥哥本是漲紅的臉，此時已變成灰色了。林惟慤見女兒惊疑不安，便關切地問：「阿默，你為何驚慌？我和你哥不是好好地嗎？「不，阿爸！你和阿哥的臉上，為什麼會有一團陰霾？」默娘搖搖頭，驚疑不定地回答。默

娘仍覺得父兄臉色異樣，便急忙為父兄把了手脈，并無病症，心想：「難道真的酒氣所致？她又不安地看了父兄臉色，愈覺得哥哥臉上的黑氣比父親更濃，驚道：「以前阿爸和阿哥飲酒，從未有過如此的臉色啊！」

林洪毅正說著：「阿妹，恐怕是燭光太暗的緣故吧！」忽堂外撲進一陣風，把廳堂內的四根蠟燭一下子撲滅了三根，廳堂即刻陷入一片昏暗。林惟慤說了一句：「好大的風啊！」便讓湄洲妹把三根蠟燭點燃。廳堂又恢復了明亮，但默娘依然滿腹疑惑。她低頭沉思片刻，又看看父兄臉色，低聲道：「阿爸，阿哥，不知怎麼，我心裡總覺得怦怦跳，何不延遲數天再出海？林惟慤見女兒愁上眉頭，連忙寬慰她：「咱住在海邊，那一天家裡不吹進海風？這風還是南邊吹進來的，明日我和你哥北上巡海，正遇順風呢！」默娘有些發抖地說：「我說得這陣急風來得蹊蹺，居然

把三根燭火都吹滅了，該不會是不好的兆頭吧！」林洪毅起身看了看廳門外的天空和海面，但見空中滿天星斗，海面平靜如鏡，便不以為然地說：「如此天氣，近日海上必定無風無浪。再說我隨阿爸北上巡海，來回不過四天，阿妹你就安心在家等待吧！」

夜深了，可不知為什麼，一整夜默娘總覺得心緒不寧。天剛濛濛亮，她就起床，向菩薩敬了柱香，隧下樓幫助母親和嫂嫂，收拾父兄出海所帶之物。當林惟慤父子出門時，太陽即將露臉了，默娘看了看天空，但見東邊天際朝霞聚集，從哪裡向上輻射出一條條暗藍色的條紋橫貫天穹。今天早上天空因何會有這些暗藍色的條紋？默娘心中又是一疑。林惟慤見女兒滿面愁容，哈哈笑道：「阿默啊，別老是愁眉不展。你看，這海上無風無浪，我此次出海定會一帆風順，你放心吧！」說完，邁開大步往碼頭走去。突然，天邊飛來幾隻呀呀慘叫的海鳥，這些海鳥在「三支

香」上空盤旋了幾圈，才逃難似地西疾飛而去。這些直覺銳敏的鳥兒，不知已預知了什麼災禍，因此會這樣惶恐不安？默娘心里又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接二連三的異像或說預警，讓默娘忐忑不安，惶恐不已！

坐立不安，出海視海潮、辨海流，分海浪類型；細觀海鳥驚慌疲累飛翔，必事出有因。默娘對母親和嫂嫂說：「阿嫂，下午我想撐船到湄洲島東邊的海上去看看。王氏夫人不准，默娘懇求母親讓她去，說：「我不怕海妖。阿媽，現在海上只有小風小浪，哪兒也不會有什麼大浪，你就讓我去看看吧！不然，我在家裡也坐不住。」「即是如此，你帶湄洲妹同往，速去速回。」小船，很快駛到了湄洲島北端的東邊海面。這時，但見萬頃東海，隨風翻動的波浪，猶如無數個人頭在攢動偌大的海面，只有三五隻小船在漂浮。默娘把船穩住，仔細地看了看船頭的海

浪。看著，看著，平常時海浪，浪頂是尖的，而現在一個接一個浪頭卻是圓的，海浪沖擊船頭發出的聲音，也與平常時不同，好像比較沉重一些。

湄洲妹見默娘如此認真觀察海浪，并陷入深思，不由得驚疑，忙問：「這海浪有什麼可看的，小姐竟看得這麼出神！」默娘從沉思中回過神來，她手指船頭浪花問道：「阿妹，你可曾覺得這浪頭與平常一樣？」「小姐，我看不出來。」湄洲妹連連搖頭。這時，東邊海面上飛來一群三十來隻海鳥，它們不像平時那樣，時而在高空翺翔，時而飛過海面，而是飛得很疲累，好像快要飛不動了。因此，它們一看到小船，便一齊飛了過去，停息在船頭。湄洲妹見了大驚叫道：「小姐，這些海鳥怎麼了？它們不怕被咱們捉住？大概是它們在海上飛累了，所以想在咱這船上歇會兒。」默娘俯身用雙手輕撫船頭的一隻隻海鳥，摸著，摸著，

心裡又升起一團團疑惑……突然，她站了起來，手指湄洲島北端的那個礁石林立、海岸呈凹形，被人們稱為「妖魔穴」的去處，急急催促湄洲妹說：「快，咱快把船撐到哪裡兒去，把這些海鳥放在島上，我要到妖魔穴去看一看！」

默娘舉起船槳，把船朝妖魔穴方向用力一划，船便箭似地射出去。她邊划邊說：「我正恨見不到妖魔呢！要是今天能被我看到了，我見非舉起船槳把它們砸爛不可！」船飛快地駛入這個只有百丈長，但已使多少代漁民船夫一見就生畏的妖魔穴海岸。只見這裡除了呈凹形的奇形怪狀的懸崖壁，令人望之膽寒外，其它的都與平常的海岸一樣。眼下海風不大，除了風吹浪打而發出一陣似海螺、又似號角的怪聲外，別無異樣。默娘把船靠上岸，先把眾海島一隻隻用手捧放在岸上，然後站在船頭，一雙閃亮的眼睛，時而觀察怪石，時而凝望沖擊礁石的浪頭，時而觀察風向，時而屏住呼吸，傾

聽奇怪的聲音。一把船槳，仍在她手中緊握著。

漸漸地，隨著太陽西移，一種令人恐懼的現象出現了；隨著海風的逐漸增大，這種似海螺、號角的響聲愈來愈刺耳了，海上那沉重的，呈圓頂的波浪，涌到海岸時，忽然變成滾滾的碎浪，使海岸水位升高，浪潮洶湧。小船在浪潮中左右搖晃，漂浮不定。湄洲妹吃了一驚，見默娘仍是不慌不忙地，密切注視著這裡一切，連太陽下山都不知道，忙拉了拉她的手，顫聲勸道：「小姐，太陽都看不見了，咱們快快回家吧！」「阿妹，你可曾聽出，這裡的怪叫聲，好似海風吹出來的。你聽，海風一刮，這怪叫聲就愈刺耳；海風一停，怪叫聲就沒了。還有，大家都說這裡是海妖作祟之處，方才怪叫聲那麼刺耳，為何不見到海妖出現？現在海上天氣如此，這以後的風浪又會怎樣？阿妹，回家之後，我要懇求阿媽許我住在湄洲島古厝兩天，以便就近觀察這裡風吹

浪響的情況。」

當晚前半夜還是朗月當空，可到了後半夜，氣候大變，狂風夾暴雨，林府家人心擔憂，王氏夫人、陳氏和默娘，也在向菩薩求保佑，一柱香燃盡了，又點上一柱香。直至天亮，風雨還是肆無忌憚地刮著，烏雲罩頂風高浪急。如此風雨，默娘他們怎能安心？看來，出海官船上所有人的性命，都要聽天由命嗎？默娘無處可解，自己心中的無限焦慮，于是，她進入了紡織房，借不斷紡紗來排遣心中的煩亂。一個上午，不知不覺時間過去了，憂急中的王氏夫人在陳氏攙扶下，來紡織看望默娘。走到門口，兩人全被裡面的情形呆住了，見女兒伏在機架上瞌睡，且全身顫抖，汗流浹背，王氏夫人慌忙跑上前去，緊緊抱住她喊道：「阿默！阿默！你怎麼了？你快醒來！」阿媽……大事不好！默娘被母親一抱而驚醒，緊接著，她抬起淚水與汗水交織在一起的臉，痛哭

道：「阿媽，阿嫂，阿爸阿哥的巡檢船全都被風浪掀翻了！現在阿爸還有的救，……而阿哥他……他遇難了……。」王氏夫人聽了如被巨雷一轟，頓時站立不住，幸好湄洲妹手快，一把扶住她，才免於栽倒。她顫聲問：「阿默啊，你說什麼？你夢見什麼？」

陳氏臉色發青，緊緊握住默娘手哭道：「阿妹啊、這……不可能，這萬萬不可能！」默娘放聲痛哭道：「方才我做了個夢，夢見阿爸和阿哥巡海回來，船被狂風惡浪圍困在平海灣北面大海中，海浪滔天兩船皆危。眾人想把兩隻官船連在一起，以保平安，但力不從。……現在阿哥的那隻船被風浪所翻，沉沒了，阿爸的那隻船雖然翻了，但他還緊抱著一根被風浪折斷的桅竿，在海浪上漂浮……。」王氏夫人再也說不出話來了，牙關一咬，昏了過去。陳氏剛喊了聲：「夫君……啊！」便也栽倒在地。默

娘一手抱住母親，一手扶住陳氏哭道：「阿嫂，阿哥遭難乃是天命，阿嫂，你快醒醒，待我救阿媽，我要即刻撐船去大海救阿爸去……。」說著默娘用拇指往母親的人中穴捏了幾下，待母親睜開眼睛，便把她急急背入房間，放在床上，讓哭成淚人的嫂嫂照顧母親。

接著，她獨自一人奔出門外。湄洲妹隨行，默娘不讓走，說：「如此大風大浪你受不了，你在家好好伺候我阿媽吧！」碼頭上是風雨世界，停泊的幾隻船，正隨著洶湧澎湃的波浪拋上甩下。那可惡的狂潮，竟咆哮著直沖碼頭，吐著毒舌，似乎要把正欲解纜的默娘一口吞噬似的。默娘憤怒地看了看那高山峽谷般的面，隨即一抹直淌雨的臉面，跪在地上，朝天叩求：「蒼天啊蒼天！小女父親一生行善，如今不幸被海妖興風作浪所害，懇求蒼天助小女救老父一命！」

正如默娘夢中所遇，平海灣北面的怒海中，林惟慤仍死死地抱住那根半截的桅竿。他的身體隨著波浪的起伏而一沉一浮。他雖然在海上泡了幾十載春秋，見識過無數驚險場面，但現在由於年老體弱，體力經不住一個多時辰，巨大的海浪的沖擊的風雨撲打，加上冷水的浸泡，覺得十分疲累，心力交瘁，多麼希望自己能漂浮到一個島嶼，哪怕是歇息一會兒也好。但無情的惡浪，好像一群群惡魔在追逐著他，把他逼向無邊的深淵，他漸漸支持不住了，只覺得渾身無力，頭暈目眩，雙腳如被兩隻妖魔的魔爪緊緊捉住，他要往上浮，要求生；而海妖卻要把他往下拉，要他死……又一道惡浪排山倒海般向他呼嘯而來，他知道自己是逃不過這道鬼門關了，正想閉上雙目，鬆開桅竿……

突然，呼嘯的海風中隱約傳來一熟悉女子的喊叫聲：「阿爸！阿爸！……你在哪兒啊？」「阿默！我的女兒來救我了！」

林惟嵆聞聲大喜，使出全身僅有的力氣，死抱住桅竿，并盡力抬起頭，睜開雙目朝女兒呼叫方向看去……又一個可恨的浪頭，竟當他的頭狠狠砸來，巨浪呼嘯著翻捲而過，他再也無力舉首了，只能微睜雙目，努力朝前看去。朦朧中，只見前方數丈遠處的，又一道浪峰尖上，一個身穿著朱衣的女子駕著一艘扁舟，正迅速向這裡飛駛而來……終於他無力再看了，眼睛一閉，什麼也不知道了……當林惟嵆再次睜開雙目時，發現自己已躺在家裡的床鋪上，守在身旁的，不僅有手端碗藥，頭髮濕漉漉的女兒，哭腫了雙目的王氏夫人和兒媳婦陳氏，還有一屋子左鄰右舍男女老幼……。

林惟嵆醒來後流淚問道：「阿默，妳安知我遇難？」王氏夫人泣道：「是菩薩……托夢給咱……女兒，咱女兒捨命出海救你，只是咱……兒子和兩船人都……」「洪毅我兒，……他

……他和眾兵都被海妖………吞噬了………」林惟慤淚如泉湧，陳氏又哭昏了。經默娘急救，才逐漸回過氣來。王氏夫人痛哭道：「海妖奪走了洪毅我兒的命，如今連遺體都無處去尋……」「阿爸、阿媽、阿嫂，我阿哥的遺體決不能讓海妖吞沒！我這就去把阿哥的遺體找回家！」默娘一抹眼淚，咬著牙說。眾鄉親全慌了。海上仍是大風大浪，她已冒了一次險，怎能再冒一次險？這茫茫大海，她要到哪兒找哥哥的遺體呢？雙親不許，為安父母心，默娘只得噙淚順從父母意。

直到第二天半夜，才見這場風雨逐漸減弱。天剛放晴，默娘就要出海了。林惟慤無力下床，王氏夫人，陳氏夫人執意要隨從出海。賢良港和湄洲島漁民，知道默娘現在去尋找哥哥遺體，與大海撈針無異，但大家也都各自撐船隨往。船出湄洲灣，大家見默娘把船搖向東邊海面，便不解地問道：「小姐，公子是在平

海灣北邊海面遇難，你現在卻要到東邊海面去尋找，這能找得到嗎？」「我阿哥遭難時正值西風，因此現在只有往東邊海面去找才可找到。」說到這，默娘雙目又湧出眼淚。大伙駕船緊跟在默娘船的後頭，在茫茫的東海海面四處尋找開了。但找了半天，依然不見蹤跡。這時，大家有點失望，然而默娘的一雙眼睛，仍緊緊地注視著海，細細地辨別潮流方向……突然，她抬起頭，告訴母親嫂嫂和眾鄉親，說她哥哥的遺體，就在東南方不出五里的海面上。

尋找兄長遺體遇鯊魚群，默娘用計衝散鯊群，免除阿哥遺體被啃食。「來不及了。叔公，我不怕這些鯊魚，我先用船把它們沖散，你們隨後跟上來。」默娘邊說邊蕩開雙槳，高高翹起的船頭，霎時如箭一般地射入鯊魚群……「好啊！鯊魚群果然被咱林小姐的船沖散了！鯊魚逃走了，咱們快撐船跟上小姐！」當漁民

把船靠近默娘船時，只見她已用雙手把漂浮在海面上的哥哥遺體撈在船上了……次日，林惟慤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把愛子埋葬在賢良港後的山坡中。當他差人把海灘之事報告泉州府後，就臥病不起了……。又是一個海風呼呼、海浪啪啪的夜晚，默娘佇立閨房窗前，凝視窗外挂在湄洲灣海上的一彎冷月和深不可測的夜空，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她又想起了父親遇難、兄長和二艘官船上，六十多士卒水手，同時喪生的慘事。想到這裡，她胸中又湧上一股悲傷和痛苦。默娘對自己至今不能掌握海妖興風作浪之時，不能預測吉凶，不能嚴懲海妖而痛苦不已。難道我就這樣眼睜睜看著海妖無休止地橫行無道，無惡不作？不！不！絕不！……但，我如何能得到這些神秘的伏妖之術？如按夢中所指點，或許只是一個啟示，給我一種智慧和力量，而欲知其詳，正如父親所言，還得靠自己去探索。但我又該怎樣去探索，去努力呢？

想到這裡，默娘又覺得茫無頭緒！

迴想夢中後花園古井，浮出眾仙官，貌似玄通師父之仙長，授銅符和無字天書之境，尋跡窺井而得道。有一次幾隻漁船出海不久，天上風雲突變，一陣狂風巨浪，把漁船打成碎片。可憐數十條性命，成了海底冤魂。幾塊寫有湄洲標記的船舵，漂流到島邊的沙灘上，受難的家屬，認出是自家的船出事了，哭得死去活來。默娘看著這情景，心裡十分難過，她暗暗對天發誓：「自己若能制服風浪，救護漁民鄉親，願減壽三十年。」從這以後，她每天站在海邊望著雲天，聚精會神地觀察天象。一天兩天，就這樣度過。有一天，正是風雨大作的時候，默娘一個人默默地站在海邊，任大雨淋濕全身，苦思伏妖之計！

這天太上老君在無極境界，觀到大海邊「妙行玉女」被雨水濕透了衣裳，被海風吹亂了頭髮，癡情地望著海又望天，太上老

君請廣救真人，把一雙銅符和一本無字天書送到普陀山，請觀音大士賜與玉女，並請指點銅符和無字天書的秘妙。普陀山的觀音菩薩慧眼，知道默娘要求點度，便喚來善財童子，秘授玄機。善財領了觀音菩薩的法旨，化作一個老道上士來到默娘身邊，問道：「你是何處少女！為何孤身一個站在這裡，任由風吹雨打呢？」默娘道：「我察看天時、風浪，想要保護鄉親出海平安無恙，只是……老道士曰：「好個菩薩心腸！其實，這也不難，只要你有恆心，總會得到妙法的。」「有何妙法，請道長指點。好吧？」「古語說；『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到時你自然會明白。』」

道長說完，轉身飄然而去；過了幾天，娘在海邊一邊望天又望海，想道長所說：「金石為開」忽想起前所夢遊厝後山的後花園邊的古井，升起一個銅符和一本無字天書的事。突然若有所

悟，轉身急往後山走，果有一口井，井面蓋有一塊石，默娘這時站穩了，雙手把這塊石蓋揭開，井中突然金光閃閃，一股彩煙直沖井口；只見井內徐徐升起一位仙長，手奉金盤、銅符和一部「金書」。默娘接過一看，裡面並無一字。驚疑間，忽聽貌似玄通師父，微笑著說：「休要遲疑，此乃《無字天書》，因你誠心求學妙法，故天賜于你。此後若遇到疑難之事，可焚香打坐，口念《觀音經》那時一看便知。」默娘聽後，歡喜不盡，手奉銅符和無字天書，上前施禮，感謝仙長指點。只覺一陣風過，默娘抬頭時，道長仙蹤已杳。唯見半空一朵彩雲，正向南天緩緩飄去。

原來這**銅符是一面寶鏡**，**可洞察海妖作祟的祕訣**。**那無字天書乃真傳玄微妙法**，此後默娘細心研讀，盡悉奧秘，對海上氣候變化，未卜先知。每逢風暴來臨之前，她便預先昭示島上鄉親和外地過往的船隻，避免了許多海難。

救苦救難助眾生

默娘學會觀天文、查水紋，看天氣變化和風浪起止，救渡無數的船隻和漁民，眾多航船商旅之身家性命。光陰飛逝，不知不覺間，默娘已進入青春妙齡，年已十八了。現在她已能仰觀天上星宿，懂得船在海中的位置；看日出日落。知道天氣晴晦；驗雲流動，知道風向順逆；聽海潮聲音，知道風浪起止刻。不僅如此，她還把自興化灣到泉州灣數百里海路，一一記在心中；還能從人的面色、體質，判出其人的吉凶禍福。獲得這些知識後，她就要把這些寶貴的知識，全部為百姓服務了………。

盛夏的一天早上，晴空烈日，天氣極好。湄島東邊的海面上，南風和煦，漁舟點點。出早海的漁民，正在緊張地撒網捕魚。可未到中午，這些漁民突然皆收起魚網，不顧太陽還挂在頭

頂，竟爭先恐後地把船往湄洲島和賢良港划去。這時，一隻來自南向北的浙江商船途經這裡，船上一個上了年紀的船主，見此情景，不由得心疑，便讓水手靠近一隻正要掉頭返航的漁舟，詢問漁夫：「你們是那個地方人，既來捕漁，因何這般早就收網？」漁夫答道：「我家住在賢良港後七里的小村子，因今日午後將有暴風雨來臨，我等還有三十多里水路要趕，所以得馬上收網回去，否則就會遇險。」

「今日天氣這麼晴朗，哪會有暴風雨到來？哈哈哈！你們這些人真是看錯了天！」船主大笑不已。「我等看錯了天？」漁夫認真地說：你若不信，那你就試試看吧！漁夫誠心地說：「敬告這位老伯，我們這湄洲賢良港，林都巡大人的千金，預測天氣，可以說是料天如神呢！今天，一大早我們出海經過賢良港邊，她特地駕舟把風雨之事告訴我們，囑咐我們早歸。從這裡北上，海

邊沒有避風港，請你還是馬上隨我等入賢良港避風，等明早這場暴風雨過後再趕路不遲。」「林小姐？哈哈哈，就一介女子能料事如神？哈哈哈！」船主又是一陣大笑，隨即朝眾水手揮一揮手，大喊一聲：「繼續開船北上！」

當這漁夫與大家一道把船靠到賢良港碼頭時，已近午後一刻了。果真，天公突然變臉了。轉眼間，海面上狂風肆虐，天空中烏雲匯集。默娘站在碼頭上，見眾漁舟相繼平安回港，這才放下心來。正想回家織布，忽聽一漁夫高聲笑聲道：「暴風雨馬上就要到了，那個浙江船主死也不信我的勸告，現在看他要如何吃得起這場暴風雨的襲擊了。」默娘聽說，這場暴風雨雖然時間短，但來勢凶猛，那船北上，水路上多有礁石。且在大海之中，此時若不回賢良港避風，必遭大難！默娘顧不上回家告訴家人一聲，迅速奔向自己小船停泊處。眾漁夫慌忙勸道：「眼看大風大雨就

要到了，況且那船主是那樣不信小姐的話，小姐何必要冒如此風險？再說那船恐早已去遠了。」「救人要緊，就是那船已去百里，我也要追上勸其回港避風！」默娘顧不上多說了，縱身跳上船，一蕩槳，小船便箭一般射出了賢良港……

狂風惡浪凶惡無比，它們仍在逞威肆虐，想爭奪撕裂這條船，吞噬這船上的十三條人命。船主見船已失控，不由得仰天大哭道：「都怪我不信漁人的勸告，真是報應啊！」突然，一陣自遠而近、忽隱忽現的叫老伯！老伯！」船主心想：「此時何來的女子呼叫聲？」急睜目四望，朦朧中，只見南邊驚濤駭浪中，突然漂一隻尖頭小船，船上立有朱衣女子。那女子一面與風浪搏鬥，一面盡力把船朝這裡靠近，并連聲高呼：「老伯千萬不要把船往東海行駛，快轉舵，隨我入賢良港避風！」船上的人聽說，這才知道自己的船已走錯了方向。見到朱衣女子如見了大救星，

霎時大喜。

船主見朱衣女子駕的小船愈來愈近，不由得熱淚盈眶，顫聲問：「小姐，你是哪兒人？怎知道我的船在這裡遇難？」「小女是湄洲賢良港的林默娘，鄉親們告知貴船還在海面上行駛，所以特來引老伯之船前去避風。」於是，在浪滾滾，風狂雨驟的海面上，一隻小舟引著一艘大船，躲開了一道又一道惡浪，繞過一個又一個暗礁，至天黑時分，終於平安地靠上賢良港碼頭。船主一拋錨，便向不顧自己安危出海相救的默娘叩頭謝恩，并奉送二百兩銀子。默娘連忙謝辭，繼之告訴說：「現在你們盡安心在此避風一個晚上，此後五日，海是皆無風無浪，老伯儘管放心北行。」船主感激零涕拱手說：「小姐真是觀世音菩薩！」

默娘如今知天文、曉地理、識水紋，會治病、又善觀氣色〈治未病也〉。入港避風的眾船隻全都啟航了，可默娘的心情卻

極不平靜了。她想自己雖能把風浪即將到來的消息，及時告知賢良港和湄洲島漁民，以及入港下錨的船泊，同時把天文氣象知識，教給眾漁民和船夫，但在無風無浪、或微風細浪、而颱風即將到來的情況下，經過湄洲灣的中外商船，大都為趕路而不進入賢良港，而是直接沿著湄洲島東邊海岸而行，所以他們難以知道風浪到來的消息。為了使所有經過湄洲灣海域附近的船隻，都平安無事，默娘決定在每次颱風來臨之際，不但通知鄉里及其附近漁村的眾漁民，而且親自駕舟到湄洲島東邊海面，把風訊告訴過往船隻，并為他們導航，入賢良港避風。

後來為了方便起見，她索性另置一床鋪棉被，于湄洲島古厝，作為颱風來臨時住宿之用。湄洲島上的漁民，見默娘住在湄洲島救難，無不高興萬分，他們把默娘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由於默娘料天如神，且一付菩薩心腸、樂於助人。所以，賢良港、

湄洲島及附近漁村的行船之人。每當出海之際，往往要先到默娘府上，詢問一下天氣和吉凶情況，然後才敢出海。尤其是那些要出海和遠航之人，如秀嶼港和楓亭霞橋港的船夫商雇賈，他們往往把默娘看作比拜菩薩，祈龍王還要緊！

眼下已到八月，這日莆田縣城內商人周豐和陳富，購得一批荔枝乾和桂圓乾，準備發運到日本，特地到秀嶼港，雇了兩隻能載三百擔的大船，并向船主說後天就啟程。這兩隻大船的船主，一個是鄭華，另一位是黃榮，兩人都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船主見兩貨主要運貨到日本，答應承運。而啟程日子，要先去請教默娘之後，再做決定。周、陳二商人發貨心急，說前年他倆也是這個時候出海，雖有近萬里海路，但都是一帆風順，并且六百擔荔枝龍眼乾運到日本，不上十日便銷售一空。發了一筆大財。兩船主因堅持要先問默娘風訊後，才決定起程日期。周陳二人只得應

允，并也想親見默娘，看他這個十八歲不出嫁的官家千金，如何預測此去日本，八千里海路的天氣。

當下，四人上了一條小船，朝賢良港駛來。到達默娘家門口，時至日依西山。默娘忙請客人在廳堂坐下，閑聊了幾句，但見坐在右邊椅上的，那個姓周的商人，臉色不佳，似乎有內疚，正要發問，已聽兩船主已先把來意說明。

默娘抬頭看了看廳外的雲天，沉思片刻，便說：「眼下東海天氣，雖還有七日無風無雨，但一到中旬，將有連續四天的偏北大風，之後有五日連綿不止的秋雨。因此，依小女之見，諸位要北上遠航經商，宜在八月二十五日發船，這樣，就可以一帆風順到達日本。」「二十五日才能發船？哎呀！現在到八月二十五還有十三天，我等購置的六百擔荔枝龍眼乾，多在家裡擱置一天，就得賠利息八千大錢啊！」周豐急得直搓手。陳富也不安了，他

說：「小姐，前年我等也是這個月份去日本，一路順風順水，今年怎麼會有如此天氣出現？」

鄭華見他言語中流露出不相信之意，趕緊截住他的話說：「林小姐從來料天如神，二位老闆，這去日本之路，我等只有等到二十五日才敢行船。」「兩位大叔行的是海路，海上風浪無情，依小女愚見，你們還是稍寬心思，宜擇吉日良辰北上遠航為好。」默娘吐出了肺腑之言後，又看了看周豐的臉色，起立恭敬地說：「這位大叔，小女有一話要明言，不知可否？」周豐不由的一愣說：「小姐有何高見，盡可直言無妨。」**「大叔看你臉色，似乎身上有什麼隱疾將要發作了。」**「隱疾？」周豐又是一愣想：**「近年來心口常常悶痛，但最近已大有好轉，她怎麼只看臉色就知道我有隱疾？」**他是這麼想，但嘴裡卻說：「小姐，我可是從未有過什麼病啊！」

默娘勸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大叔你雖多年無病，然本月下旬之內，必有病發，不可不妨！」看天色已至黃昏，便與陳富低聲說了幾句，起身告辭道：「多謝小姐指點，小人要回城裡去了。」默娘挽留道：「時候不早了，這裡到城裡還有百里之遙，還是請諸位在小女家中吃頓飯，然後在小女寒舍住下，明早回家為好。還有小女就為這位大叔配藥去……。」「因小人有要事，故得趕回去。往後小人若有病，再來求小姐賜藥不遲。」周豐邊說邊與陳富走了。

周豐問風又不信受教訓，不但失財又差點命喪大海；陳富相信得安保貨價賣得好，信與不信差不少。當默娘得知周豐執意明日出海北行，急轉身對湄洲妹吩咐道：「現在救人要緊，咱速去城裡！去勸告周大叔明日切勿冒險出海。如執意出海，一定要注意及時避風……」「六小姐，那人不想信你的話，你何必多此一

舉？」鄭華連忙勸道：「再說，他已把貨物裝上船了，怎會聽你的話，豈不是白跑一趟？」「周大叔不但行船危險，而且不日將會發病，如再遭風浪，勢必危及生命！」默娘愈說愈急，轉身回家把事情向母、嫂說了一聲，就到藥房取了幾味草藥切碎包好，往包袱一放，便帶著湄洲妹匆匆趕回碼頭，駕舟直向興化灣內莆田縣城駛去……。

在福建與浙江交界的海面上，一艘滿載著荔枝、桂圓乾的雙桅大船，正乘風破浪北行。周豐仍一邊興致勃勃地觀看碧波蕩漾的海面，一邊對所雇的朱船主笑道：「看這好天氣，起碼十天沒風沒雨，幸好沒聽信林家小姐的話，才有一船貨到了這海面。要是相信了她的話，我這三百擔荔枝、桂圓乾還得在莆田城裡吃利息呢！一天可是白去八千大錢啊！」被硬催著出海的姓朱的船主聽了，只是沉默不語。

他一會兒看海面浪頭，一會兒看掛在主桅上方的測風儀，一隻小巧玲瓏的銅製風向鳥，所指的是什麼風向，好像這隻小銅鳥在決定著船隻，和一船人性命安危似的。「師傅啊，你還擔憂林小姐所說的海上風浪事？」周豐見朱船主心神不定的樣子，便樂呵呵地走到他身邊，笑嘻嘻地說：「你就一萬個放心吧！我敢保證，咱這船在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安抵日本！這不，那一天林小姐竟說我不久會發生大病，哈哈，都過去十來天了，我這不是好好地站在船上嗎？」「老闆，人是吃飯的，誰也保不準自己一生都不會生病，可別說大話啊！」朱船主不冷不熱地回了他一句。

這一天，果然又平安無事。由於貨主要求晝夜兼程，所以到了夜晚，這隻船仍不落蓬不拋錨。至後半夜，船進入浙江海面。黎明時分，海面忽然起霧了，夜空幾顆稀疏的星，此時也全被又濃又重的霧遮沒了。船行得出奇的平穩，出奇的靜。周豐仍在床

上打著甜鼾，而老船主已被這沉沉的寂靜，攪得心緒不安了！他好像預感到某種不快要發生了。

果然，不久，風向轉了，銅鳥所指方向，是在刮北風。逆風行船，朱船主能不慌張，便急入船艙對周丰說：「海上要刮偏北大風了，此時當靠岸入港避風！」周豐見說，趕緊起床，到船頭往回下張望，但見海面迷霧雖濃，而北風並不太急，便又滿不在乎地說：「師傅不必驚慌，如此微風，船還可再行一程。如果風大了，再尋避風之處不遲。」朱船主不依說：「此處已遠離海岸，現在尋個避風之處已來不及，怎能再往前行駛？」說話間，北風加緊了，迷霧也翻騰了起來，周豐這才慌了手腳。朱船主當即把舵轉向海岸，並催促眾水手加快搖櫓。船未行十里水路，海上風浪已大作了。這時迷霧漸稀，朱船主見西南方向的海面中，有一隱約可見的小嶼，當即轉舵朝小嶼駛去。

當船至小嶼邊，風浪已經十分嚇人了！因這座小嶼四面皆淺灘，礁石遍布，船隻已靠岸，加上海流湍急，巨浪沖擊，濺起的水花足有二丈多高，所以朱船主費了好大的勁，才把船勉強靠近小嶼西測的幾塊礁石間。周豐至此，才相信默娘所說不虛。望著那不斷涌上船的海水，把幾袋價值數百兩銀子的荔枝乾淋濕，**周豐只覺心口一陣疼痛難忍，正要捂緊胸口，忽咚地一聲倒在地**上。朱船主忙把他扶起，並連聲寬慰。這時，周豐哭了，泣道：

「早知如此，寧願再等二個月三個月發船！」

由於這場偏北大風一陣刮了四天，擋不了連續湧入艙口的海水滲入內艙，望著二分之一的荔枝乾和三分之一的桂圓乾被海水所濕，周豐病了，病得臉色發紫，胸口如萬箭穿心，他支持不住了。這荒嶼之上，那有人家和郎中？於是，他絕望地閉上雙目，是生是死，全由老天安排了！不知過了多久，朦朧間，只覺得有

人扶起他，并有一股藥味沁入鼻腔。他微睜雙目，見是雙目佈滿血絲的朱船主，一手扶著他的背，一手端著碗熱氣騰騰的黃澄澄藥湯，勸他說：「老闆，別再傷心了！生命要緊，吃了這藥病就會很快好的。是林小姐送給你服用的。」朱船主噙淚道：「那天**林小姐**到你家勸說你不聽後，她就到了我家，**告訴我說，航途中一見北風，就要趕快尋避風處。並說你必定會發病，一發病就把此藥煎了，好讓你服用……**」「林小姐！……」周豐動了動喉頭，不覺兩行熱淚湧出眼眶，滴入藥碗，他喝的是伴淚的藥湯啊！第二天，周豐的病好了，風也消失了。

船得以離開小嶼至九月下旬，抵達日本海港。因艙內貨物一路上受水氣所濕，所以影響了質量，貨物不易出手。無奈，只得以低價賤賣了。一結算，除成本運費，辛苦近一年，不但未賺分文，反而蝕本一千四百兩銀子。正當周豐深悔當初，不聽默娘勸

告，而落得今日如此敗局，垂頭喪氣要離日本港回家時，碰巧在碼頭上見到了剛平安入港的，湄洲灣秀嶼港船主黃榮的貨船。滿面春風的陳富，正招呼碼頭上的日本裝卸工，搬卸艙內的貨物，見朋友周豐哭喪著臉，呆立在一邊，連忙跑了過去問明情況後，難免先寬慰一番，繼之感慨萬千地說：「我此次出海這麼平安，全仗林小姐神力保佑！林小姐不僅預測風浪如神，知吉凶如指掌，而且有救人于千里之外的菩薩心腸；咱這一回去，當先到小姐府中叩謝救命大恩才是！」

梳髮成帆髻以明志，身心許大海誓斷婚事，帆髻設計流傳千古。湄洲及其北岸各漁村，一些上了年紀的婦女，梳著一種很別致的帆形髮髻，當地人稱之為「冠」。相傳這種髮髻是默娘設計的，她生前最喜歡這般梳妝，因此人們俗稱為「**媽祖髻**」。

「傳說默娘生得十分標緻。18歲那年，父母正為她的婚事操

心，默娘卻無緣無故睡了三天三夜。醒來後，她打了三盆水，洗了三次頭髮，然後把自己關在閨房裡，慢慢地梳理。她先把頭髮分成左、中、右三部分，然後把中間部分梳成髻，接著再梳左右兩邊。最後用髮夾、骨針把頭髮固定在後腦，梳成船帆一樣的髻，并要髻中間插一根銀針，針上繫一紅線……

默娘梳呀梳呀，一直梳了三天三夜。當她梳好頭髮，打開房門，站在家和眾漁女面前的時候，大家都呆了，只見默娘變得更加嫵媚、更加漂亮了。眾漁女紛紛向默娘討教梳法，默娘笑了笑，就把梳法教給大家，並對父母說：「阿爸阿媽，你們看，我已梳好了冠：這上面，髻為帆，針為碇，線為纜。我已把身心許給了大海，請阿爸、阿媽不要再為女兒的婚事操心了……」父母知道她心志已定，也就不勉強她。後來，默娘白日飛昇，羽化登仙了，湄洲島及其北岸各漁村的漁女們，一旦出嫁，就一定梳這

種帆開髻，以此來紀念默娘，表示她們對海神的誠敬之意。

年屆雙十，愈精通氣象和吉凶之事，閩歸宋後，林都巡為護黎民，再度披掛上陣，督帥水師平海事，父女同心計誘海賊，為民除害建第一功。漳泉歸入宋朝版圖之後，宋朝置興化軍，林惟慤也仍是個負責福建海疆防務的都巡檢官。林惟慤已年近古稀，多年的海上奔波，使他的精力和體力，都難以適應海上的生活。因此，他向朝廷力求辭職，宋朝廷只得另派都巡檢接任。

然而，林惟慤告老隱居不到半年，當年攝於林惟慤威名遠逃的海虎、海豹兩賊頭，得知宋朝廷新近派來的都巡檢，是個不諳海事的庸俗之輩，便趁機糾集了近百名亡命之徒，盤踞於雖無人煙，卻扼守泉州港通往南海廣州，和三佛齊諸蕃國的海路要沖的澎湖諸島。這些海盜不但猖狂地搶奪過往中外船隻的貨物，而且殺人船，搶人妻女，甚至不時到同安沿海作惡。由於這伙海盜的

作亂，泉州商貿再度陷入經濟蕭條，官府雖多次調兵將圍剿，無奈所派遣諸將，皆不熟悉海事，加上海盜多是亡命之徒，故都無濟於事。

泉州府知州見所遣官兵，屢次不能剿滅海盜，只得差人去請林惟慤再次披掛上陣。林惟慤雖然已歸隱，但他一見到公文，當即感慨地說：「我雖已解甲，然海賊作惡，禍害商民，我豈能安居家中？為了黎民百姓，我當效命驅馳！」林惟慤雖答應再次披甲剿賊，但他要來人回去稟報，說自己一旦剿滅海賊，仍將歸家安居，泉州知州答應他的要求；當即派船往賢良港，接他到泉州港，統率諸將士出海。

由於年已二十的女兒對氣象和吉凶之事，已愈來愈精通，所以林惟慤上船之前，免不了與女兒計議一番。默娘看了看門外的天空和海面，略一思索，對父親說：「阿爸此次出海剿賊，必能

獲得全勝。只是那海賊凶頑，將死守險要，我想隨阿爸一同前去，如何？」林惟慤贊同說：「阿默，走！隨我一起出征，為民除害！」當下，父女倆急急地到了泉州港，林惟慤并不馬上帶兵出海，而是召集諸將商議，先摸清海盜人數，和近來活動情況，得知近日海盜死守一個無名險要島嶼不出。于是，林惟慤低頭沉思，忽地眼睛一亮計上心來……。

默娘觀天文、測氣象，借東風和雲霧，隨父帥剿平海寇，大獲全勝。第二天早上，在離海盜盤距的島嶼不到五里的海面上，自北而南緩緩駛一艘大商船。船兩旁各有八個水手。船頭站著幾個身穿三佛齊服裝的蕃客。當中站著二個打扮妖艷的年輕女子。這蕃船經過海盜盤踞的島嶼時，忽把船頭朝東一轉，急急朝東邊海面駛去，好似生怕被海盜看見，因而要遠遠躲避似的。

海盜盤踞的島嶼，方圓不到五里，四面皆是懸崖絕壁，非人

可以登攀。惟向東一面，有個低山谷口，但谷極窄，加之谷口兩邊，怪石嶙峋，只有一條僅容一個人出入小道。彎彎曲曲，直通島中山間的一個大石洞。小道口的海灘邊，也是明礁暗石遍布，非大船可以靠近。海盜們使用的皆是小船，小船不停在崖岸邊，而是把它們抬到島內，要下海時才把船抬出。而這山道口，可謂一人擋道，萬夫莫敵的天然險關。島西邊是南來北往船隻必經的海面，所以海賊選擇這裡為巢穴。

這蕃船的出現，自然難逃島上觀風報訊的海盜之目，他們當即跑人洞內，向三個飲酒作樂的頭目，報告了洞外所見。好！又有大魚上鉤了！那個綽號海獅的頭目，霎時喜上心頭，操起身旁的兩把鋼刀，就要往外跑。「且慢！」他被綽號叫海虎的大頭目喊住道：連日來海上不見一船出入，這蕃船那來的膽量，敢獨自在我等眼皮底下經過，怕是官府差來刺探我虛實的官船吧！「大

哥言之有理！」海虎話剛落地，便被綽號叫海豹的二頭目接上了。

他一個箭步跳到洞門口，睜圓一雙豹眼，死死地盯住那隻已遠去的蕃船片刻，隨即回洞內，對仍是握著雙刀準備去搶劫的海獅說：「現今官府已請咱們多年的冤家對頭，林惟慤復領兵前來與我等作對，這林惟慤武藝高強，熟悉海事，且詭計多端，我等現在只能堅守不出，以防上當。」三頭目海獅不以為然地說：「想不到大哥二哥的膽子竟變得這麼小！」說完，海獅不顧二賊頭的勸阻，獨自帶著三十來個海盜，飛快地奔向出道口，抬出三隻小船，迅速朝那艘愈駛愈遠的蕃船追去……海虎、海豹見不對勁，商議後亦帶領七十餘名海賊，分乘七艘船，隨後趕過去支援三頭目。」

這時，假扮做蕃船和水手的官船將士，見海賊分乘十多隻小

船，勢洶洶地追上來，便迅速改變航向，把船駛向北邊早已設伏之處，有幾個小島相連的曲折海峽。此時海上無風，海盜乘船的小船走得比官船還要快，所以轉眼功夫，兩船的相距不到三海里了。海獅見蕃船船頭還站著兩個打扮的妖艷女子，身材阿娜多姿，如同仙女一般，更是狂喜。大喊：「快！快追上那隻船！」

官船上的指揮官見海賊追得快，便也命令眾兵士拚力划船。於是官船箭一般地射入海峽。見蕃船沒入峽內，海獅那肯放鬆，正要吆喝手下幾個亡命之徒加快划槳，忽被追上來的海虎喝住了：「那蕃船行跡可疑，不可再追了！」「大哥，這幾個小島只有雞蛋般大，能有官船埋伏？那蕃船所以逃入其間，乃慌不擇路。」海獅瞪著一雙血紅的眼睛，揮舞雙刀大聲嚷叫。「大哥不敢上，就回去吧！看我上前如何收拾那蕃船！」

埋伏在海峽內東邊山凹，林惟慤見只有三隻海盜船進入埋伏

圈，而另外的十幾隻海盜船，仍停在海峽口一動不動，看樣子，他們是不會進來了。於是，他當即改變戰略，命令左邊指揮兩艘，各載三十個弓弩手的校尉，迅速出擊，攔住這伙入網的海盜船、用亂箭射死眾賊，自己立即率領六艘各載有五十多名官兵的戰船，朝海虎、海豹的賊船猛撲過去。海獅惡狠狠地追入海峽，忽然看不見蕃船，正疑惑間，猛聽一聲炮響，從左邊海峽殺出二艘官船，船上幾十個兵卒手中的強弓皆已拉開，只聽得一聲快放箭，霎時，一支支響箭飛蝗般地射來，措手不及的海獅還沒醒過夢來，即刻胸中十餘箭，一頭栽入海裡。兩艘船上的官兵，將三隻海盜船的三十多個盜賊，全部擊斃於海裡。海峽口的海虎、海豹見幾艘官船追來，知道大事不妙。慌忙掉頭逃竄，林惟慤豈肯放過，他命令眾將士一邊放箭，一邊窮追。無奈賊船逃得快，所以當林惟慤追至賊巢海邊時，七十多個海賊早已連人帶船龜縮巢

穴，并且在出道口疊起大石，準備頑抗到底了。

由於大船不能靠近山道口，為避免強攻帶來不必要損失，林惟慤只能在離山道口大約三里的海面上，仔細察看這裡的地形，知道硬攻難克，只有智取了。他命令眾船撤退至海賊肉眼看不見的海面，然後召集諸將商議，對大家說：「欲剿滅島上諸賊，只能在夜深時，趁其不備，一攻而入。」有一將憂慮地說：「盜賊死守要道，我大船不能靠近，奈何？」另一將領也愁眉苦臉地說：「不瞞大人，末將曾夜襲過，船未近海岸，便被發覺。」諸將皆無計可施。

指揮官林惟慤一時也想不到妙策，便起身到外艙請女兒出主意。這時，天已近黃昏，見女兒佇立船頭，密切注視船頭微波蕩漾的海浪，便上前問道：「阿默啊，我想夜襲賊巢，又恐驚動守道之賊，你看當用何計才能破賊巢穴？」「阿爸，今夜四更時

分，將有一場偏東風經過這裡，而且還有大霧瀰漫，到明天早上才會消失。我想欲破天險賊巢，只可利用這蒼天送來的大風和濃霧……」「好！阿默，你真是神機妙算啊！」林惟慤時下大喜，高興地說：「我這就去通知眾戰士做好準備出戰！」四更剛到，本是風平浪靜、朗月當空的海面，忽然刮起一陣比一陣緊的偏東風。未幾，風捲濃霧，鋪天蓋地而來。出擊！林惟慤當即撥出腰上佩劍，朝已被雲霧籠罩的賊島出擊！

最先下船登岸的三十多個強壯官兵，見擋道的石頭無人把守，便敏捷地翻過巨石，待守賊發現已不及反抗，官兵手起刀落，十幾個賊子頭身分家；擋道的巨石，也被眾官兵推開了。林惟慤見順利打通了山道口，急令眾將士即刻衝向賊洞，將眾賊一網打盡。黎明時分，林惟慤命令一個青年將官，帶四隻快船沿海面，追捕漏網的海豹，自己指揮眾將士清點洞內諸物。

　　此次戰鬥，斃賊百人，共繳獲黃金三千兩，白銀一萬兩，絲綢蓄布五千匹，香料四千斤，大米三千石。幾個被擄走的女子，有五個自覺無顏見人而投海自盡，有兩個不願順從賊的女子，林惟慤當即派人送其回去。諸事處理畢，天已亮了。海面上已風消霧散，林惟慤站在洞門口，仔細察看這裡的地理位置，不禁感嘆道：「眾海賊竊據這天險島嶼為巢，昨夜若不是憑借天助的大風濃霧掩護，恐非我官軍一年半載能討平這伙海盜！」

　　一個中年將軍無比激動地說：「大人，昨夜一舉攻克賊穴，大人千金小姐立下大功，理應嘉獎！」站在一旁的默娘聽了，惶惶不安道：海賊逆天作惡，死有餘辜，故蒼天賜大風濃霧助戰，小女何功之有？說到這裡，默娘再次觀察這個險要的島嶼，和眼前隱約可見的澎湖諸島，滿腹心事地對父親說：「阿爸，這裡諸島若有官兵駐守，有善良漁家居住，則海賊必不敢在這一帶海面

上為非作歹！」

林惟愨長嘆道：「是啊，我亦久有此意，也曾多次請求派兵前來鎮守，然上方始終不見答應！」話聲剛落，忽見那個奉命追捕海豹的青年將官，喜氣洋洋地奔來向林惟愨稟告：「大人，昨夜賊頭的船被東南方海面上的幾塊暗礁撞破了，賊頭也被撞死在礁石邊了，方才末將追至其處，見一大群魚已在爭食其屍了………」一副將勸道：「現今作惡多端的海賊已被剿盡，大人小姐盡可安心了。好！林惟愨高興的右手朝天一揮，大聲命令道：「眾將士，把賊贓盡數搬上船，速回泉州港報喜去！」

泉州知府率文武百官在碼頭，親迎林都巡滅賊凱歸，數千商客百姓無不歡欣雀躍，恭喜之聲不絕。當林惟愨率領的眾兵船入泉州港後，早就聚集在碼頭歡迎的數千商人、漁夫一般百姓，無不歡呼雀躍。連新任的泉州知府，也親率領文武官員來碼頭迎

接，并請林惟慤父女入府，準備大擺酒宴慶功祝賀。

默娘見這陣勢感不安，趕緊拉住父親的手說：「阿爸，咱們馬上回家吧！」「小姐為何急於歸家？本官聞小姐有神仙之術，敬慕不已！今小姐又以神術破賊，當置酒為令尊大人和小姐祝賀，現請小姐入轎。」知州滿面笑容地邀請。「小女不才，那有神仙法術？為民解難乃小女應盡義務，何勞大人置酒款待？何況小女從小茹素滴酒不沾。」默娘謙遜地說，不肯入轎說完當即欲走。知州一愣，正要再上前相邀，只見林惟慤拱手謝辭：「小女實是滴酒不沾，望大人賜免了，老朽家中另有要事，不能奉陪，恕罪，恕罪，老朽告辭了。」知府見林惟慤父女執意告辭，只得令人用船送他父女回賢良港。臨上船，知州命人送來白銀百兩，以獎勵剿賊之功。林惟慤推辭不下，只得勉強收下。

船很快駛出了泉州灣，過了一夜，船仍在惠安縣海邊行駛。

第二天清晨，立在船頭眺望海面的默娘，隱約聽到隨風傳來的哭泣聲，望見哭泣聲是從前面岸邊，山地中僅有七、八戶漁船的小村子傳出，她感到不妙，當即對父親說：「阿爸！這村子裡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不幸事，我想上岸去看一看。」

默娘尋聲救人，都巡大人賑銀百兩濟全村人。林惟愨答應，隨即吩咐把船往岸邊靠。父女倆直朝那個坐落在村西頭，不斷傳出哭聲的一間破草棚走去。到草棚門口，見裡面的幾個漁夫，正在收一屍體入棺，放聲痛哭的是個年近四旬的漁婦，和她得幾個年幼的兒女。父女倆一問，便知死的人是這家的主人，一個四十二歲的姓宋名仁的漁夫。他因為家貧，多子女，納不起今年每人五百的夫役錢，加上欠人家已久的十餘兩銀無力還，又因自己的漁船已破，無錢修補，覺得對不起妻兒，便於凌晨在後山一棵樹上了吊。待他妻子醒來找到樹下，丈夫已斷氣了。

因宋仁為人忠厚誠實，所以村裡人對他之死無不悲痛。默娘在門口含悲看了看死者臉色，突然，她大步入屋，對幾個正要把死者入殮的漁夫急阻道：「且慢！這位大叔還有一口氣，不可入棺！幾個漁夫聽了霎時全怔住了。跟隨的湄洲妹吃驚地說：小姐，這人已死了多時，你能救活他？」「有救！有救！阿妹，你快拿銀針來！」默娘邊答邊催道。緊接著，只見她持銀針對準死者要穴，扎了幾針，繼之叫兩個漁夫站在死者頭旁，按照自己的指揮，把死者一會兒往上抬，一兒放在胸前；又叫另一漁夫叉開雙腿，蹲在床板，把兩隻手掌托住死者的腰部和胸部，壓一下，鬆一下，正好與那兩個抬拉漁夫的動作相配合。這樣連續做了約一頓飯工夫，死者臉上慢慢有了血色。

又過一會兒，他已能輕微呼吸了。默娘又讓人端來一碗熱水，往宋仁口裡灌了幾湯匙。未幾，死人果然復活了！宋仁睜開

眼睛，見圍在床邊的眾人，個個喜開笑顏，便也苦笑了一下。但當他的目光注視到，高興得直流熱淚的妻子的面黃肌瘦、衣不蔽體的兒女們時，又痛苦地閉上雙目，噙淚央求默娘說：「小姐……你還是讓我一死了事吧！……這個世道，我實在無法活下去了……我們大家很窮，今誰交得起那麼多的苛捐雜稅？」一個上了年紀的漁婦邊抹淚邊回答：「為了繳納苛捐雜稅，我們村誰家不是賣兒賣女？如今，我一家只剩下老夫妻兩口子了……。」林惟慤目睹慘狀，不由又仰天長嘆了一聲：「呼！世道太不公平了！我閩東南版圖未歸大宋之前，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如今已歸為宋天子之民已近五載，至今仍要負擔夫役錢和多如牛毛的苛捐，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默娘走到父親面前，央求道：「阿爸！鄉親們正面臨困境，咱們得想辦法接濟他們才是。」「說的是，阿妹，你可速到船上

取那百兩銀子來。」「老爺啊！這些銀子是泉州府賞給您和小姐的，大人已告老隱居，沒有俸祿，府中又沒有多少餘錢，這銀子還是留一些以備日後之用吧！」湄洲妹噙淚勸道。「你快去取銀來！」林惟慤再次催促湄洲妹上船，出征的獎金全救濟惠安海邊漁民，而後仰天感嘆道：「可惜我已無力救濟更多的貧苦鄉親了，痛哉！痛哉！」

啟動百姓向官府陳情，上奏朝廷會天子，**免除夫役錢**，平民**百姓萬家歡**，**造福閩東南千千萬萬子民**，**真是民權運動先驅呀**。

未幾，船又向前行駛了，但默娘仍立船頭，回望著漸去漸遠的那個小漁村，依然佈滿愁雲。湄洲妹不解地問：「老爺和小姐已賑濟了他們那麼多銀子，小姐還發什麼愁？」「阿妹，一點銀子，僅能幫助數戶貧苦漁家，暫解燃眉之急。」

默娘道：「咱這漳泉、興化一帶，似宋大叔那樣處境的人

家，不知有多少！身丁稅和夫役錢，如兩條勒死人的繩索，如果不斷掉這兩條繩索，將還有多少百姓被他勒死！」湄洲妹張口結舌道：「小姐，這是朝廷的事，小姐你怎麼管得了啊！」「這雖是朝廷之事，然而泉漳興化百姓，亦是大宋天子之民，中原百姓無需納夫役錢和身丁稅，偏我閩東南之民需繳納，這是什麼道理？當今天子不是要興德化民於閩東南嗎？為何至今仍繳那麼多的苛捐雜稅，這能說是朝廷體諒窮苦百姓？」

默娘愈說愈激動了，當即轉身入艙，邊走邊說：「我要向阿爸提議，請他上表奏請免除這一勒死人的繩索！」林惟慤聽了女兒發自內心的這番話，又喜又憂，說：「阿默你的心意極好，只是這上表之事，我已無能為力了。」「阿爸，我想當今天子只要一知閩東南百姓蒙受重稅之苦，必將下詔免除。即使不能全部減免，而只能減免其中一項，百姓就可少受一點苦。阿爸，咱可得

設法，儘快把百姓之苦上奏朝廷！」默娘急了。

林惟愨感到左右為難，一時束手無策。此事若請求地方長官啟奏天子，無疑白費口舌。若不得他們啟奏，則奏折勢必難入朝廷。默娘低頭沉思片刻，忽然抬起頭來，雙目一亮，高興地說：「阿爸，這個奏折，或可由漳泉、興化諸民共同向地方長官請求，把受苦之事啟奏天子，這數十萬百姓之心聲，諒他幾個地方長官也不敢不奏明天子！」「好，言之有理！」林惟愨聽了十分高興，樂呵呵地說：「阿默啊，你可真像一個鬚眉大丈夫所為！」「阿妹，此事何需我與阿爸奔走相告？」

默娘胸有成竹地說：「我閩東南眾百姓誰個不渴望，能免除這些索命繩？只是此事一傳開，一傳十，十傳百，我敢斷定，不出一個月，漳、泉、興化官府大門口，必定會被成千上萬的百姓所塞滿。只要官府能把眾百姓的要求及時啟奏天子，明年夏四

月，便是我閩東南百姓減輕稅之時了！」宋太宗聞奏，筆一揮下聖旨；在太平興國四年四月初的一個早上，准許漳州、泉州、興化三區百姓，從此免繳夫役錢。

當人們正沉醉在歡樂之中時，湄洲灣賢良港的默娘，仍把一雙明亮的眼睛，緊緊地注視著湄洲灣海面，注視著東海的波浪……這是七月中旬的一個黃昏，默娘與湄洲妹走了這家又到那家，千叮嚀萬囑咐：「大伯，明天正午東海有折大枝的偏西風，請勿出遠海。」「多虧小姐前來指點，不然，我天一亮就想出遠海捕帶魚。」「小姐，我真不知要怎樣感謝你……」默娘又走進另一漁家。通知賢良港眾漁民畢，她又跳上船，把船搖到湄洲島，把風訊告訴了一個又一個漁家：「阿嬸，阿誠叔在家嗎？阿嬸，明天正午要刮好大的偏西風，到大後天午夜才可止息，阿誠伯回來，請你告訴他明天勿出遠海。」待默娘把風訊挨家挨戶，通知

湄洲島的眾漁家時，已是半夜二更了。

當夜，她就住在湄洲島古厝內。天一亮，她匆匆起床，便到門外海邊眺望海面，有沒有出入的船隻。這時，海面正籠罩著大霧，百步外看不清東西。為了保証每一隻船都得以平安，她要撐著小船，在平日船隻經過的航道上，等待過往的船隻，向他們報告風訊，湄洲妹要為他撐船，但被她拒絕了，說：「這兩天你身體不適，在這裡多歇息一會兒，海上風大會受冷。」說罷，默娘就獨自撐船而去。由于海中迷霧更濃，她就側耳傾聽海浪聲中，是否挾帶著船槳划水的響聲和人語聲，一旦聽到聲音，她就趕緊把船搖到那裡……到太陽出海時，她已勸說了二艘自廣州港要到江蘇太倉港的商船，和一艘自福州黃歧港到泉州港的商船，入賢良港避風。

過了不久，海面上迷霧逐漸消失，默娘看到北邊海面上有一

隻兩桅的大商船，正自北向南徐徐駛來。於是她急忙把船靠近。商船上的老闆聽到默娘的話，又喜又憂說：「多虧小姐及時相告風訊，我這船才得以平安無事。可我摯友所雇的那隻船，看來是凶多吉少了。」默娘聽了一驚，忙問：「大伯摯友是何姓名，船有多大，內載何物，比你早行幾時？」「我那摯友姓何，名子奇。所雇的也和我這船一般大，內載千匹絲綢和百擔茶葉，要到廣州港。昨晚我倆都停泊在平海灣，他初更時就急著上路，我在二更後才起錨，大約五更時候他就經過這湄洲島海面了。」

默娘暗思，自己一大早勸入港的，五隻商船的老闆沒一個姓何，真是心如火焚，急向那老闆拱手道：「請大伯在大風來臨之前，務必把船停在這裡，勸南下船隻入港避風，小女這就去追何老闆的商船。」果然不出那老闆所料，這個姓何的老闆所雇的船，五更時就駛過湄洲島海路，眼下正在惠安海路航行。隨著日

頭移至頭頂，本是微波細浪的海面上，忽然湧起一個又一個足有三、四尺高的浪頭。有經驗的老舵工見此浪，不由得大吃一驚，喊道：「老闆，看來這海上要刮大風了，得趕緊找地方避風才是！」「師傅，你熟悉海路，趕快把船靠岸避風。」何老闆急得直冒冷汗，失聲地求道：「師傅，這事全由你作主！」然而，老舵工已六神無主了！他知道往前走有泉州港可以避風，但泉州港離這還有百餘里海路，往回到賢良港約有六十幾里海路，然而大浪已經掀起，如何來得及？

正當這船上人驚慌失措時，默娘及時趕到了。老舵工數年來曾先後兩次在大風來臨時，得默娘的救助，因此一見朱衣在身的默娘身影，便知遇救星，朝何老闆大呼：「有救了！我等有救了！」老舵工呼聲剛落，便聽默娘急急喊道：「師傅，這兒西南十里外海岸有個小漁港可以避風，請師傅速隨小女入港！」老舵

工哪敢怠慢？當下轉舵。緊隨默娘的小船，朝西南方向的海岸駛去。船在波浪之中行了約有六里，突然，默娘看到，在東南方向的海面上，隱約可見有艘蕃舶，也在風浪中飄搖不定，蕃舶不是在往海岸靠，而是隨風向東北大海飄去。

顯然，這是一艘不熟悉這裡海路的船隻。她的心繃緊了，眼下想同時救兩艘不同方位的船隻，已是不可能。于是，她咬緊牙根，盡力先把這艘商船引到小漁港。偏西風愈刮愈烈時；默娘終於把這隻商船引入小港下錨了。何老闆見這裡雖非賢良港、泉州港避風勝地可比，但商船在這避風，足可保証無事。壓在他心上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他正想酬謝默娘時，忽見默娘已掉轉船頭，猛一划槳，尖尖的船頭又犁入了波濤之中。

誓愿救海難，幾番死裡逃生，仍不顧已命，營救波斯船，不受蕃船主酬謝，三十兩黃金之厚禮。這是一隻從波斯蘭來的蕃

船，船上裝有許多象牙和胡椒、香料，準備運到福州港。船上的十幾個蕃客，已被眼前一望無際洶湧澎湃的惡浪，嚇得面無血色，所雇的舵工、火長和二十個水手，此時也慌成一團。舵工因對從泉州去福州的海路不太熟悉，加上突遇如此大風浪，盡管這些蕃客央求，把船靠到安全處，而他僅能搖頭表示無望了。

突然，一陣狂風呼嘯而來，只聽卡嚓一聲，主桅一折兩斷了。眾蕃客嚇得面如灰色，趴在船頭，向著蒼天痛哭流涕，嘰哩呱啦地祈禱。但浪峰仍是一個接著一個掛上船頭；狂風，仍是一陣比一陣緊地掀捲著這艘船……絕望至極。眾蕃客正要投海逃生時，忽見浪谷中衝來一個撐著隻小船的朱衣女子，只見她一邊盡力把小船朝這邊靠，一邊高聲呼喊著什麼，眾蕃客怔怔地看著愈來愈近的朱衣女子，疑惑地相問：她是來救人的，還是同為遇難人？

默娘見蕃船失控，在風浪中團團轉，他們又聽不清自己的呼喚，怎樣才能使他們明白自己的意思？她略一思索，隨即放下一隻槳，舉一隻手示意他們趕快控制舵並隨自己到海岸避風。就在這時，接連幾個浪峰，萬馬奔騰般地撲了過來，掀起默娘的小船，直朝搖搖欲墜的蕃船撞去。默娘心知自己的船造得堅固，這一撞，必定會把蕃船撞了一個洞，慌忙用緊貼船板的雙腳把船來了個急轉彎，船頭轉了個方向，但小船經不住大浪的沖擊和突然急轉彎的離心力，把默娘給狠狠地甩了出去……

蕃船上的眾人見朱衣女子落海，誰個心不悲不急啊？正不知所措間，還是那個火長眼尖，忽見船邊已露出朱衣女子水淋淋的頭，緊接著，朱衣女子不知從哪來的力氣，竟從海浪中一個翻身爬上了船。她顧不得喘口氣和拭去臉上直淌的海水，又向蕃船急呼叫：「快！快隨小女入港避風！」火長高興萬分，當即向眾蕃

客說明，朱衣女子乃是前來引航之人，眾蕃客和水手這才轉悲為喜，頓時，大家各就各位，拚死力把船穩住，並緊緊地跟在默娘的後頭……

當默娘把蕃船從海妖魔爪裡硬奪回來，將至港口時，整個東海海面已是狂風巨浪的世界了！似乎海妖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於是，這呼嘯著橫掃而來的狂風，非要把咬緊牙關引航、而自己已精疲力盡的默娘給刮倒不可！默娘，她要用自己特別的毅力，與海妖再進行一次殊死的拚搏！她仍舊在搖著雙槳，把船一寸一寸地移入港………

蕃船上人多，櫓大，所以船到港口時，已與默娘的小船平行了。就在這時，蕃船上的眾人忽見小船中的默娘已站立不穩了。她的身軀在陣陣狂風中搖搖欲倒，頓時大驚。火長急急呼喊道：「小姐，你快把船靠過來！」「別……管我，……快！……快把大

船入港拋錨……」默娘未說完，忽然一個踉蹌，雙槳失落，小船後退了，默娘不見了。小船像隻脫韁的野馬，隨著風浪向東北方向的風浪世界一沉一浮的飄去。

謝天謝地，謝謝菩薩保佑！小姐終於醒過來了！二更時候，小山村的老漁婦，見躺在床上許久未醒的默娘，終於慢慢睜開眼睛，守在床邊的滿屋子人，一起高興地叫起來。默娘雖已微睜雙目，但仍覺眼前一息朦朦朧朧，只覺得自己還在那艘風浪中，激烈搖晃的小船中，那艘蕃舶還在港口的波浪之中，於是，她又從喉頭發出微弱的呼叫？「別管我，……快！快把船駛入港……拋錨！」「小姐啊！那隻蕃船早已平安靠岸了，你看……守在這床邊的不就是蕃船上的人嗎？」眾人不禁又流下了熱淚！

默娘猛然間醒悟過來，硬撐起身向守在床頭的老漁婦急問：「嬸婆，你可知是誰救了小女性命？小姐啊！蕃船上的人看見小

船被風浪捲走，因此一入港就和大家一齊沿著東北海岸尋找。直找到天黑，大家才從一片礁石中找到了小姐，當時小姐還昏迷在船中……小姐！這是菩薩保佑你啊！要不是菩薩保佑，這船還能漂回岸……」「多謝菩薩保佑！多謝諸位父老兄弟相救！默娘下床向天叩拜，即向眾人謝恩。」

眾人向默娘下跪，蕃客們邊叩頭，邊痛哭流涕。那個火長更是淚流滿面，哭泣道：「小姐……若不是你冒死前來相救，我等哪能……生還？小姐啊！你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啊！小姐，夜都快三更了，你一定餓極了，快請喝點酒，吃點東西吧！」默娘噙淚道：小女戒酒食齋，多謝大伯深情厚意。」「小二，小三，快！快上船做一大盤齋飯齋菜來！要儘快儘快做好端來！」何老闆趕緊轉身，朝旁邊兩個廚人一連聲催促。

何老闆話音剛落，便被那個身高八尺的蕃客嘰哩咕嚕的懇求

聲接去了。人們聽不懂波斯話，只見他正用微抖的雙手，捧著一包足有三十兩的黃金，呈獻在默娘面前。默娘怎肯收下？她在謝辭厚贈之後，回贈了一句比黃金更貴重的話給蕃船上眾人：「這場連續三天的大風，過後，天晴五天，之後將又有一場連續二天二夜的偏南大風，經過東海海面，你們船到福州黃崎港時，一定要在黃崎港避過這場大風，方可一帆風順到溫州。」不一會兒，廚人送來一份香噴噴的齋飯。

大家見夜已深，該讓默娘吃飯安歇，因此紛紛退出。夜深了，老漁婦一覺醒來，見默娘依然和衣坐在床沿，好似有什麼憂愁之事，忙問：「小姐已疲累一天了，你該早點歇息才是，現在還有什麼心事？」默娘依舊愁上眉頭，痛苦地說：「今日我僅救得數船，然四海之上，定還有許多船隻遇難……可惜我不能一一相救。思及於此，心中便十分不安。要是有朝一日，天下行船的

人都能早得風浪到來的訊息，大家都能在風浪中平安無事，那該有多好啊！」漁婦拉著她的手，心疼地說：「小姐今日救了兩船六十多條性命，自己還險些丟了性命，功德無量。可你還想那麼多，真不知你的心要到那一天才能安下來呢？」默娘茫然地望著窗外風雨世界不語。

黃河決堤淹河南，大水沖毀眾家園，災民落難逃他鄉，四處漂泊無歸家，忍飢受餓到賢良港，隱退都巡林惟愨，慈心悲願六小姐，林府傾家濟眾難，侍食衣住還贈船，默娘領航到澎湖，眾家安居叩謝恩，偉哉！默娘把天下舟楫者的安危都繫于心頭，這叫她怎麼會有安寧日子過？這不，她又在風浪世界中拯救了一隻遇難的粵船後，誰知一件使她憂心的事又發生了：這天黃昏之際，默娘正和家人一道吃晚飯，忽聽門外隨風傳來一陣陣哭哭啼啼聲。她吃不下飯了，急忙跑了出去。一看，原來碼頭上聚集著

一百多個扶老攜幼；包袱在身的男女難民，看他們一個個衣衫破舊面黃肌瘦，哭哭啼啼，淒淒慘慘之狀，她心如刀割。

這時，林惟慤夫婦和陳氏也聞聲出來，一見眼前情形，皆身不由己地朝難民走去。一問，才知道他們全是河南人氏，因去年夏天黃河決堤，沖毀了他們家園，官府賑濟不力，他們無家可歸，只得四處漂泊流浪，昨日流浪到莆田地界，得知湄洲灣有個賢良港，常有停靠去廣東的商船，因而一齊來到賢良港，想搭船去廣東謀生。但到了賢良港，因近日海上風平浪靜，所以沒有一直去廣東的商船可搭，加之大家一日奔波，至今都還沒吃上一口飯，不知往何處安身，因此啼哭不已。

聽罷悲訴，默娘雙目潮濕了，她看見人群中有兩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的穿著，衣不蔽體，禁不住傷心，忙跑回家，拿出自己當年穿過、至今色澤依舊的衣裳，二話不說，分送給二女孩。

兩個女孩抹著淚，不敢接，默娘含淚勸道：「好妹妹，別害怕，快把這衣裳穿上吧！」女孩子的父母見默娘十分誠懇，這才感恩不盡地收下。默娘親手給她倆穿上衣裳，見兩個女孩破啼為笑，默娘心中略得一絲寬慰。但當他的目光移至眾難民，那一張張痛苦的臉上時，心又痛了。

林惟慤走到女兒身邊，低聲吩咐道：「阿默，這些災民飢餓極了，可請他們到咱家飽餐一頓，並讓他們今夜在咱家住下吧。」「是啊！阿默，看他們個個都很可憐，你去請他們，我先回家安排飯菜。」王氏夫人邊說邊先走。好！默娘心中再次湧出，對父母樂善好施之美德的尊敬之情。很快地，這一百多難民全都進入林家廳堂。由於人多，要煮幾大鍋飯，所以默娘和湄洲妹兩人都到廚房幫忙，忙得不可開交。待這些人每人都飽飽地吃過飯，已是更交二鼓了。此時，默娘和湄洲妹已收拾好八間空

房，每間房內都點燃燈燭。五間讓男人住，三間給女人住。這些災民，見林惟慤一家人這般熱情款待，感激不盡。

儘管他們都很疲倦，但沒有一個人先去睡覺，而是聚集在廳堂中，向林惟慤夫婦懇求道：「大人，俺這一幫人已是走投無路，懇求大人給俺指一條生路吧！」「大人，俺這一幫人都住在黃河邊，男的會撐船；女的會織魚網。」大人，你一家人都有菩薩心腸，求求您給俺這一幫人，找個安身之處謀生吧！」廳堂中充滿了悲傷的哭泣。未等林惟慤說話，就見百多個男女齊刷刷地跪下了。林惟慤連忙請眾人起來，然後勸道：「諸位勿急勿憂，此事容我仔細思量，當為諸位找到一個好去處以安身。現在夜已深了，請諸位先去歇息，明日再議。

待眾難民散去，林惟慤一家人仍在廳堂商議，如何安置眾難民之事。由于這湄洲灣一帶難以容納這麼多人，并且附近島嶼，

也皆有漁民居住，所以林惟慤思來想去，考慮了許久，都想不出一個好去處。忽見默娘雙目一閃，喜道：「阿爸，阿媽，我已想出了一個好去處！」「在哪裡？」林惟慤迫不及待地問。「澎湖諸島。」默娘與奮地說：「哪裡有三十六島，周圍海域都是好魚場，何不把他們送到哪裡居住，使他們在島上以打魚為生，安居樂業。再說，澎湖諸島上有了這些善良百姓居住，往後海盜也不敢在那，隨便出沒和搶劫過往商船了……」「阿默所說甚好！甚好！」林惟慤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連聲說：「如此安置，可謂一舉兩得！」

王氏夫人聽了很贊同，但擔憂道：「眼下咱賢良港沒船到澎湖列島，他們如何到哪裡？且這麼多人，都是兩手空空，就是到了島上，那來船隻和魚網打魚？」默娘依然興致勃勃地說：「阿爸，阿媽，咱家還有一些造船的木料，可送他們造船用。還有打

魚所需的魚網，咱家裡還有剛紡成的五錠紗，可織三十多張大魚網，也一并送給他們。」伺候茶水的湄洲妹聽到這裡，忍不住擔心地說：「小姐，府中只有那一堆杉木了，要是一下全送給別人，往後小姐家造船怎麼辦？還有，那五錠紗是小姐日夜辛苦一個月才紡出來的，這一下送給他們，這往後的生活可怎麼過啊？」

林惟慤微笑著打斷湄洲妹的話說：「這些災民無家可歸，窮困潦倒，當為分憂才是。只要他們早日得到安居樂業，我家送給他們這一點東西，又算得了什麼？」湄洲妹還能再說什麼？林惟慤思索片刻憂道：「拉著一堆杉木，可以造十隻漁船。只是咱賢良港沒有幾個船坊，幾個師傅也已被人請到外地修船去了，等他們回來，至少得一個月。而造出十隻船，非一年半載不可。」

默娘說：「他們定是等不及，這當如何是好？阿爸！我想這

些難民中，說不定就有造船的師傅呢！只要有了造船師傅，他們明日就可以渡海到澎湖諸島去安居了。」「阿默啊，此話從何說起呢？」林惟慤有點莫名其妙了。「只要他們當中有人會造船，明早便可把杉木分扎成十個木排，每排載十餘人。以後五日天氣，海面只有偏北微風，正好順風去澎湖島，兩個晝夜便可到達。他們到了島上，可以一邊搭蓋房子，一邊造船，不出月餘，他們就可以在島上安居樂業了。」

林惟慤聽了，且喜且憂道：「雖說是順風順水，但海路甚遠，木排載人，能保無事？」王氏夫人也憂心忡忡地說：「阿默啊，這人命關天大事，萬萬不可掉以輕心！」默娘滿有把握地回答：阿爸、阿媽儘管放心。當年雲中藥人師傅，只用四根小木頭就扎成一個木排，便可遠渡大海而安然無恙。咱把長杉每二十根扎成一大木排，并且把木排頭尾相連，這樣，幾個大木排足可運

載這百二十三個難民。加之海面并無波浪，他們皆是水邊長大之人，我相信此去澎湖諸島，絕不會出半點差錯。為了萬無一失，我要送他們南行。」林惟慤夫婦聽了，這才放下心來。

天剛亮，林惟慤父女便把要說的話，對眾難民說了，話聲剛落人群便沸騰了：「大人，小姐，俺願去澎湖諸島安居！俺有十二個人會造船！好！待吃了早飯，請諸位把杉木搬到碼頭邊扎木排！」林惟慤與奮地揮了揮手。日上三竿之際，默娘已指揮眾難民，把百來根大杉木扎成十個大排。考慮要利用風力南行，默娘便在每個排中，立一根杉木為桅，沒有這麼多篷，她就把家裡以前買的一些草薦，全都拿來掛在桅上，代替布篷。

同時，為了照顧老弱難民在排上安歇，她又讓人把家裡的一些鋸好的船板取出，釘在木排上，使人能坐在上面歇息。由于人多，大家幹勁十足，所以當日中午，一切渡海準備工作已就位。

難民們趕路心急，恨不得一下子飛到澎湖諸島去，所以當木排一放下海，他們就爭先恐後跳上木排。當他們目睹林惟慤一家人把糧食，棉紗和一些造船工具，全都送上木排時，百餘雙眼睛又湧出了熱淚，大家一齊跪在排上，朝林惟慤一家人連連叩頭謝恩。

林惟慤朝木排上人揮手示意，**囑咐道**：「**澎湖諸島是個美麗的寶島，但曾一度被海盜竊據為巢穴，搶劫過往船隻。諸位現在居住該島，往後一定要以善良為本，自食其力，並嚴防海盜入侵。倘若遇到海盜，諸位當齊心協力除掉海賊！**」幾十個年輕人握著拳頭，對林惟慤發誓：大人放心，有俺在澎湖諸島，包管島上平安無事。如果海賊膽敢上島，俺定叫他有來無回！

都巡大人道：「好！現在讓我女兒默娘帶領你們渡海，一路上，她會把如何先知海妖興風作浪之事盡告你們，以保証你們以後出海打魚時平安無事。」說到這，林惟慤把手往南邊海面一

揮，高聲道：阿默，現在就領他們出海吧！林惟慤話聲剛落，便見默娘和湄洲妹跳上小船。隨著默娘一盪雙槳，小船領著一長串木排，浩浩蕩蕩地駛出了賢良港，往澎湖諸島前進……。

為救苦難濟蒼生，婚姻大事更休提，自古忠孝難兩全；懇辭慕名狀元公，朝官夜夢仙官示，歎賦歸！過了十天，默娘完成護送任務後，回到賢良港，見三支香邊停泊著一隻雙桅的官船，船上插著十面大旗，船兩邊分裂四十來個持搶佩刀的官兵，看樣子，船上的官員並非一般人物。眼下這天氣甚好，這官員因何要停泊在此？默娘心裡納悶。剛上岸，便見迎面而來的鄰居蘇大嬸笑著說：「小姐，你回來了！快回府去，官船上的那位年輕英俊的相公，已在此停留了一整天，說是特來拜見小姐的呢！」

默娘聽了蘇大嬸的話，以為那朝官是在等著詢問風訊，便急忙回家。走到客廳門口，見廳內父親正和一個年約二十二、三

歲，容貌英俊的官員親切交談，不便打擾，便想轉身到母親房間去。這時，朝官偶爾轉目，看到了默娘，不由得驚呆了，竟忘了林惟慤的談話。林惟慤這才悟及女兒已回來，便喚她進來，並把朝官介紹給她。默娘才知眼前這位風流才子，乃是新科狀元，現在朝廷翰林院供職。今奉旨出巡泉州，途經湄洲灣，因見這裡風光秀麗，故特意來賢良港逗留一天。見朝官并非來詢問風訊，加之不便當著客人面，向父親稟報安頓難民之事，便向父親和客人各道了個萬福後，就款款退出廳堂。

狀元朗情不自禁地贊嘆道：「大人令媛，果然是位名不虛傳，才貌雙全的千金！」「小女默娘不過是個漁家姑娘，狀元公過獎了。」林惟慤笑著謙遜了一番。這時，家人報說酒宴已擺好，林惟慤請朝官入席。儘管林惟慤十分殷勤待客，但朝官仍是無心飲食。出于禮貌，他勉強喝了一杯酒，夾了一口菜，便托辭

稱謝歸船歇息。林惟慤見朝官好似有什麼心事，不便強留，送他出門後，正想詢問女兒到澎湖諸島，如何安置難民之事，忽見剛隨朝官出去的老僕轉身回來，說是奉主公之意，有要事與他商議。林惟慤請老僕入堂，老僕話直說訴原由，說他主公在海路上多聞船夫商人，傳頌湄洲林府小姐，不僅貌若仙女，且料天如神，預測吉凶風浪聲譽遠播，還有一副菩薩心腸。因此心生敬慕，故特意在賢良港逗留一天，以便親見小姐一面。方才見到尊容，果然名不虛傳，更是心生敬慕，特差他前來求婚。

林惟慤聽了，沉吟良久說：「老朽小女矢志不嫁，只恐此事難成。」「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自古如此。大人千金已過出嫁芳齡，為何無意出嫁？老僕心中疑惑。」又問：「況且我家主公，乃進士甲第入翰林供職，得天子嘉獎垂愛，前途無量。大人千金嫁給我家主公，即可入京享盡榮華富貴，這是一樁天賜良緣

的大喜事，何樂不為？」「請轉告狀元公，老朽深謝狀元公一番好意，只因小女矢志不嫁，所以還請狀元公寬諒。」林惟慤再次表示歉意。老僕只好回去如實稟報。

這時，王氏夫人來到廳堂，得知朝官求婚之事，頓時心頭一喜說：「默娘年已二十有二，今日能得京城才子求婚，乃天作之合。夫君，良機勿失，我想去勸勸女兒。」林惟慤微微搖頭說：「默娘意向已定，恐難移其志。」「夫君，以前我也是同意默娘為善不嫁之志，而至今默娘已行了不少善德之事，還幾次險些丟了自己性命。……夫君，她年紀也不小了，該為自己的前程著想了，咱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怎忍心看著女兒執意不出嫁？夫君，我還是去勸勸她……」說到這裡，王氏夫人雙目潮濕，獨自朝默娘閨房走去。

默娘聽了母親的含淚相勸，心頭一酸，雙膝一屈，跪在母

親面前，傾訴肺腑之言：「阿媽，我要在家伺候阿爸、阿媽一輩子，阿媽我要在家鄉為眾鄉親行善一輩子……。」王氏夫人把女兒摟在懷中，嗚咽道：「……并非我有意阻止你行善，阿默啊！當年你憂愁瘟疫和風浪，所以矢志不嫁。如今鄉裡鄉外都已有接受你傳授醫術的郎中，可行醫治病，惡巫不得不有所收斂，百姓們已不再受他們的禍害了。還有，對于海妖和惡魔興浪之事。眾漁民船夫也略知，你可安心出嫁了。」「阿媽……」默娘淚若泉涌了說：「阿嫂一人難以操持家務，我在家，一則可侍奉阿爸、阿媽，二則可減輕阿嫂的負擔，阿媽，我實是不忍心出嫁啊！」「阿默，我的好女兒……」王氏夫人老淚縱橫，把女兒緊摟在懷中，嗚咽道：「我……實不忍見你年長不嫁，阿默啊！此事你再好好考慮一下吧！」

朝廷命官狀元公求婚消息傳遍鄉里，默娘含淚跪求雙親為全

行善拒和親，鄉親眾勸不得法，歎佳人才子未得配，惋惜呀！兄嫂陳氏亦勸道：「狀元公與你配，真是天上一雙，地造一對，蒼天恩賜良緣，千萬不要錯過呀！慎思慎思之！」「阿嫂，阿媽和你及眾鄉親的心意，我已深領。不瞞阿嫂，我……」說到這裡，默娘臉飛紅雲地垂著頭，低聲道：「並非我無意嫁與這位才子，只是一想到遠嫁他方，就無法為大家解苦救難，心裡就非常不安，阿嫂……。」「我知道阿妹有菩薩心腸，一心想為大家多做善事，但阿妹你要仔細想一想，人生在世無法長生不老，你就是終生不嫁，在家鄉廣施善事，也只能隨著年老而告終。而且瘟神和海妖在百年之後，它們還是照樣橫行于世。阿妹！多年來你為救苦救難已吃了不少苦，還幾次險些喪了命，現在也該有自己的歸宿才對。阿妹嫁給這位狀元公，眾鄉親見之，誰不會衷心祝賀？你可得為自己想想啊。」

湄洲妹見默娘又是沉默無語，便拉住她的手，調皮地說：「小姐，你安心出嫁吧！小姐早日成為狀元公夫人，小婢也可免為小姐風裡來浪裡去的安危擔心。還有，小姐出嫁時，若要小婢隨往伺候，小婢願跟隨；若要小婢留在府內伺候老爺、太夫人和嫂夫人，小婢也心甘情願！」「你這小丫頭，竟這般會說笑話，看我以後不讓你早早嫁給人家！」默娘輕輕地擰了她的臉皮，隨即再次把自己的心裡話掏給嫂嫂：「阿嫂，我雖是難以長年為大家解苦排憂，然定能做到在世一日，就要為大家做善事一日。阿嫂，只要我一見到海和船，心裡就為船上人的安危擔憂，不想離開湄洲灣、湄洲島和賢良港。

這時隨風從碼頭方向，傳來隱隱約約的婦人啼哭聲。儘管這哭啼聲很低，但默娘卻聽得仔細。聽著，聽著，她料想那停泊的船上，又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了。于是她對湄洲妹說：「阿妹，快

快隨我去碼頭看看！」兩人急急趕到碼頭邊，這時，只見發出啼哭的那隻小船已撐向海中了。默娘忙向岸邊幾個船詢問：那船是從何處來的，船上婦人因何啼哭？

一個中年船夫嘆了口氣說：「那船是琉球人撐的，撐船的是夫婦和一個兒子。方才我等聽到其婦啼哭，便上前看望，見那婦人所以啼哭，是因為她的丈夫突然發病，而且病的不輕，所以傷心不已………她初次來到賢良港停泊，不知林小姐會治病。我們也曾勸她請林小姐診治，她一聽小姐年紀輕，說她琉球人患病從來不請郎中醫治，且身邊無錢請醫買藥，執意讓兒子把船撐回琉球。我等見她這般固執，只好不再多言了。」「這裡到琉球需一晝夜才可到岸，這位大伯得了重病，若不及時醫治，則性命必危，我一定要去救她！」默娘心急如焚，要駕舟追趕那琉球船。

守在病重丈夫身邊的漁婦，年約四旬，她見船後突然間飛

來，自報能治急病的朱衣女子，和一個提燈隨行的丫頭，便半信半疑地讓兒子停住船，讓朱衣女子上船看病。默娘撐燈往病者臉上一照，見他臉色灰黃，大驚，急把脈，只覺脈搏甚弱，便對不安的漁婦說：大叔病危，應速回醫治！阿嬸，小女治病從來不收醫藥錢，你就放心吧！默娘當即吩咐湄洲妹速先駕舟回家，取自己需要的八味草藥，并在家中急火煎好後送來。然後自己守在病著身邊，一邊觀察病情，一邊請漁婦母子速把船靠賢良港。黎明時分，沉沉入睡的朝官，被一陣陣熱烈的歡呼聲驚醒，只聽到在這歡呼聲中眾人稱頌道：「林小姐真是扁鵲、華陀再世，只一帖藥就把那琉球人的急病治好了！這回琉球阿嬸可相信林小姐的真功夫了吧！」「信！信！信！我一家人正不如何感謝才好呢！」

狀元公再差管家上告林府都巡大人，視察泉州歸京當再訪，請小姐再三思。默娘眺望窗外「三支香」海邊，但見那艘官船已

緩緩駛向海面，船頭上，佇立著一個朝官瀟灑的身影。船在前進，他卻依然一動不動地望著這邊。顯然，他是依依不捨而離去的，而且還寄望於半個月後，再來此地能得到佳音……狀元公啊狀元公，你竟這等癡情，默娘不過是海邊一普通官家小女，能得到如此鍾情，能不感到幸福？狀元公啊狀元公，你可知此時默娘對你也懷有一片深情？默娘豈不知現在隨你入京，恩恩愛愛，將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然而，默娘不能忍心離開這湄州灣，不能離開這東海，為了四海舟楫者能平安無事地出入湄洲灣海面，只好忍痛割愛，默娘願以一人受苦而換來萬家歡樂。狀元公啊，請寬恕默娘辜負了你的厚愛……朝官的身影愈來愈模糊了，默娘的雙目濕潤了。接著，兩串晶瑩的淚珠順著臉頰，一顆一顆地滴下來……。

半個月光陰飛快地過去了。當這隻官船一靠上賢良港碼頭，

朝官便讓管家速到林惟嶅府聽取回音。不一會兒，管家垂頭喪氣回來，報說：「相公，林大人說他家小姐深謝相公厚愛，只因她矢志不嫁，因而有失相公所望。林大人已在府中略備薄酒，要為相公餞行。」小姐仍是不改初衷？朝官心頭一顫，悲嘆道：「如此才女，我若得不到她，則將遺恨終生！走，我要親勸小姐一番。」「相公，小姐已不在府中。」「上哪兒去了？莫非是小姐有意迴避？」朝官一愣。管家急報所知：「聽說有人來請小姐到竹枝村去醫治一個病孩……相公，林大人還說，他家小姐臨行前有話轉告相公，說四天後東海將有一場折木飛沙的東北風經過海面，且會持續三晝夜，相公北上，宜在福州港避風三晝夜，後即可一帆風順回到皇城。」朝官聽了，滿心激動。略一沉思，搖搖頭說：「不！我要在這裡等待小姐回府，我要再見她一面！」

當晚，朝官徹夜難眠，獨自在艙房秉燭沉思。更深時分，忽

感一陣睏意襲來，只得伏案小憩。未幾，他入了夢，夢見天空中自遠而近，來了個騰雲駕霧的仙官。仙官在他面前表情嚴肅地勸道：「林小姐矢志不嫁，非汝可求，宜速回京！」說完，仙官又駕彩雲飛走了。這時，朝官醒來，見燭火仍在搖曳，艙窗外天色將明，這才悟及方才乃是南柯一夢。回思所夢，心中愈覺不安，不待天亮，就叫來老管家，傳令速速起錨出海，老管家不解地問：「相公不是說要在這等待林小姐治病回府，怎麼突然間改變主意？」朝官仰天長嘆道：「我乃凡夫俗子，安敢妄求於天上仙女？況且仙女（妙行玉女）從來就是矢志不嫁的。罷！罷！罷！快去傳令立即啟航！」

默娘為治重病童遠赴竹枝村，把脈治病施藥，從來分文不取，無意截斷惡巫艮山財路惹殺機，計害默娘于草木島，漁夫聚眾保她安全，作惡多端反墮崖，艮山害人不成，反害己，真是自

作孽不可活呀！由於竹枝村位於賢良港百里外，一個深山老林之中，所以默娘在湄洲妹，和中年郎中的陪伴下趕到時，已是第二天的晌午。是一個僅有七、八戶人家的荒僻小山村，村子人家分散在山谷底，四周古木參天，峻嶺綿延。病童的家住在深谷西側，一間用木頭搭的簡陋房子裡。四天前十一歲兒子，獨自到後山去採野果，不期碰到了一頭小豹，這豹子張牙舞爪要咬他。小孩大驚哭叫！小豹亦驚慌掉頭就跑掉，而小孩卻失魂落魄了。一回家，便昏迷在床，醒了就渾身發抖，說胡話，滴水不入。家人不知何故，急忙去請郎中，郎中給他吃了幾貼草藥，均不見效。他父親只好去請惡巫，而惡巫艮山索價白銀五十兩，不見現錢不出診，因此這病孩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連呼吸也有困難，生命危在旦夕！

默娘上前，見病孩臉色蒼白，神智不清，經把脈，知道此病

孩若不及時用藥，命便保不住。於是急取隨帶來的草藥，讓婦人速去煎來。然而可憐又無知的樵夫、山婦，仍是信巫不信醫，哽咽著說：「艮山法師說我兒子是被山精和惡鬼勾了魂，只有吃他的仙符才有救，如用草藥，一吃就死……。」默娘勸道：「大嬸，令郎是受驚懼得重病，不是被什麼山精和惡鬼勾走了魂。」默娘急道：「大嬸，令郎吃了這些草藥，病情定會馬上好轉，你可千萬不要輕信那惡巫的鬼話！」

默娘說：「他是專門以妖術騙人錢財，而置人生死于不顧的人，切不可輕信！」婦人半信半疑地說：「這位郎中也給我兒子開過四帖草藥，吃了一點也不見好。我夫婦都快五十了，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這時，門外傳來沉重的腳步聲，默娘抬頭一看，見來人是一個衣衫破舊，雙目呆滯的老態漢子，他就是病童的父親。因沒借到銀子他神情沮喪地回來，郎中上前把默娘特

意上山為他兒子治病之事說了，樵夫只說了幾句感激話，但對默娘所說半信半疑。默娘正想耐心解釋，忽見一隻小黑貓從門口竄出來，咪咪地叫了幾聲，忽啦一聲，便直竄到屋梁上。病孩睜開眼睛，一看到貓，忽然說出聲：「鬼！鬼！我怕！我怕！」便恐懼地緊閉雙目，全身激烈地顫抖。

默娘說：「大叔，你這後山樹林裡可有什麼凶獸出沒？」「前幾年有隻大老虎，後來被幾個獵人殺了。近日來不知從何方竄出一頭豹子，常常出沒于後山。村裡兩個獵人幾次遇到，但都沒逮到它。」「大叔，你曾見到那頭豹子嗎？」默娘又問。「見過一次，那豹子一身黑乎乎的，個頭雖不怎麼大，樣子卻挺凶蠻，叫人看了害怕。」「大叔大嬸，依小女之見，令郎可能見遇到那隻豹子，所以因驚恐而致病。大叔大嬸若不信，就讓令郎說說。」

默娘一臉微笑地到病孩床邊，雙手輕輕掀開被子的一角讓病孩臉部露出，繼之俯身向緊閉雙目，咬著牙關的病孩親切地問：「阿弟，那天你到後山採野果，可否見到方才屋梁上黑貓一樣的野獸？」病孩雖說不出話，但他還是一連點了幾下頭。

樵夫夫婦見兒子點頭疑慮頓消，當即取草藥煎。不一會兒，病孩服了大半碗藥湯。傍晚時分，病孩出了一身虛汗，臉色由白轉紅，一雙眼睛也能機靈地轉動了。至半夜，默娘又取一包草藥讓樵夫妻子去煎。至次日早上，病孩全好了，連說肚子餓，吵著要飯吃。夫婦欣喜若狂，雙雙向默娘叩頭謝恩。這時，對聞風而來觀看的竹枝村獵人說：「務必盡快捕殺那隻豹子，免得村人再受害。」說完，便告辭回家，樵婦為示感激之心，直把默娘一行三人送到十里外的山谷出口處。默娘一行已走出很遠了，樵夫夫婦依然站在山口處目送著！

艮山這一天在家中，苦等山裡樵夫乖乖地獻上五十兩銀子。但從早上日出等到日落，還不見樵夫的影子，心想：「莫非是還未湊足銀子，不然他為什麼不來求我？」想到這裡，叫來家丁，命他明天一大早就到竹枝村去打聽一下。因去竹枝村有七十里路，其中有三十里山路，所以家丁第三日午後才趕回來。他報說那樵夫所以不來之由，是因為默娘分文不取地為他兒子治好了病，所以他不來獻銀子。「好哇！又是這林家鬼丫頭與我作對！」艮山暴跳如雷：「這丫頭如此可惡，多年來害得我丟失了幾萬兩銀子，現在我跑到大山溝裡討口飯吃，她竟又追到這裡來砸我的飯碗。真太可惡。」艮山氣得臉紅脖子粗，連連跺腳，咆哮道：「林家丫頭，今日我若不報此仇，絕不為人！現在你的老爹已無職無權，我再也不怕他了。」

惡巫艮山決計在草木島除掉默娘，即命家丁道：「從明日

起，你就給我密守在賢良港林家宅邊，一打聽到那鬼丫頭去草木島採草藥，立即回報！」不幾日，家丁便竄回稟報說：「那林家丫頭明早要上草木島採草藥。」「好！現在你快去海邊雇條漁船，我要連夜出海！要找個老實的船夫，不許他把我雇船之事說與第二人知道，如果說出去，小心我要他一家人的狗命！」艮山不願馬上向奴才透露出藏在心底的毒計，不悅地朝家丁揮了揮手。家丁剛轉身，他又添一句：「雇到船後，你也隨我去草木島！」

天一亮，便有幾個要出遠海的漁夫，來向默娘詢問風訊，默娘請他們在五天之內安心在海中打魚。她將出門採藥時，忽覺頭有點昏，但因病人正等著藥，所以她還是堅持去了。剛上船往日一向穩當的小船，忽然左晃右擺了起來，好似不想載她走，隨行的湄洲妹站立不穩，驚疑得連聲呼叫：「小姐，今日海上無風無

浪，這船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小姐，船不讓咱們走，咱就回家吧。」默娘也起了疑雲。

這時，耳邊呼的一聲，飛來一隻小翠鳥，在船頭收起雙翅，碧翠的羽毛，抖抖閃閃；長長的尾翎，一翹一伏；細長的小腿，輕捷地蹦跳著，不停地轉動著小腦袋，機靈地東張西望，彷彿會有橫禍從天而降似的。默娘見小鳥可受，正想用手去捧它，它卻高叫一聲，朝天倉惶飛去。湄洲妹見了，更驚疑了連聲道：「小姐，這鳥飛來飛去，怕是不祥之兆，咱還是快回家去吧！」默娘略一沉思說：「凡事小心謹慎，則可逢凶化吉。病人正等著藥，這種藥在烏山嶼也有，咱今日不到草木島，上烏山嶼去採吧！」

默娘費了好大勁，才使小船平穩地駛出湄洲島至半途，忽從海上急來一隻漁船，撐船的漁夫一見默娘，便急呼叫：「小姐快停船，我有要事相告。」默娘即刻停船，漁夫報道：「我是南山

里人，昨日有個姓艮的法師連夜雇我的船，送他和一個家丁到這草木島，說是要採草藥給人治病。那家丁一再請求，還付給我雙倍船租，我只好連夜把他倆送到這草木島。我見他倆鬼頭鬼腦，腰裡還藏有短刀，疑心他倆要來這島上搞什麼傷天害理事，便悄悄跟上。果然聽見那惡巫在山道上，一邊走一邊痛罵小姐，非把你用石頭砸死，捅上百刀不可。我聽到這裡，心裡極憤怒。因此趁他們到山道上埋伏時，把船從另外一個方向撐出，想趕到賢良港稟報小姐。」默娘說：我今天偏要去草木島，讓惡巫自取滅亡！她雙目冒火，怒視隱約可見的草木島。

漁夫大驚失色道：「惡巫和狗奴才都帶有腰刀，小姐怎能敵過他倆？你們還是快回去吧！」「大叔放心，小女自有辦法對付！」默娘一拔船漿，船頭直朝草木島犁去……。漁夫惟恐默娘出事，也趕緊掉轉船頭，緊跟了上去。這時，他看見附近海面

有兩隻漁船在捕魚，便把船飛快地撐上去。把情況告知船上的漁夫。四名漁夫二話不說，急收起魚網，駕船隨同前往。默娘到岸後并不上岸。而是把船頭一拔，將船停到一個山勢十分陡的岸邊，然後才捨舟提著藥籠上岸。幾個漁夫也都把船緊靠在她的船邊停泊，上岸時每個人都提著一船槳，緊隨其後，他們要用命來保護默娘！

這時，早已埋伏在入口要道上面險崖間的艮山和家丁，見此情景，知事已敗露，家丁頓時急了：「老爺，現在該怎麼辦？」「一不做，二不休！快！快趕到他們上岸的山頭，用大石頭把他們通通砸死！」艮山像一頭發瘋的困獸，撥出寒光閃閃的腰刀，咬牙切齒道：「眼前是通往默娘採藥的山間，唯一去路，好不險峻！」艮山瞪著紅眼，手中的刀尖對著家丁的脖子，咆哮道：「快給我爬過去，把那邊山頭的幾塊大石頭都給我滾下去，把那

幾個人都給我砸……」

話聲未盡，突然，從懸崖間爆發出一陣震耳的哇哇鳥叫聲。霎時，百餘隻碩大的海鳥朝艮山頭頂撲來。艮山大吃一驚，正要低頭，不妨腳底一滑，身體一歪，還沒來的及叫一聲，便一頭栽入了深淵。家丁見主人掉下去了。頓時心驚膽顫，正要後退，不妨一腳踩空，站立不穩，栽倒在地，緊接著，他也連翻帶滾跌入深淵……。

莆田知縣請林小姐祈雨，言語態度雙不佳又生疑，晴空驟雨降甘霖膽心驚，懷疑林府小姐天上神仙。太平興國八年春，轉運使楊克讓認為興化軍軍治設在興化縣山區，交通不便，轉運艱難，遂奏請軍治遷入莆田縣縣城。而興化縣縣城仍設遊陽鎮。莆田縣城築在南山之麓，城前有兩片大平原和一條源自永春、德化，流經仙遊、莆田、東注興化灣的木蘭溪。木蘭溪貫穿平原中

部，溪南邊的平原稱南洋平原，溪北邊的稱北洋平原，莆田縣城在北洋平原的西北端。太平興國九年，立春以來，莆田南北洋，一連三十多天滴雨不下。延壽溪乾枯了，連匯集上遊三百六十多溪澗的木蘭溪也斷流了。致使南北洋萬頃田地龜裂，無法下種。農民們心如火焚，一遍一遍地向天祈禱：老天爺啊！可憐我們窮苦人，快降甘霖救命吧！然而天公依然是赤日炎炎，片雲不見。

新任莆田知縣也擔憂，老天若再旱半個月，那時農夫種什麼莊稼也都太晚了，朝廷所攤派的賦稅就無法上繳，因此動了祈雨之念。命官兵在縣衙門外搭起祈雨壇，并親自帶領一班官員，面對蒼天焚香祈雨。可是接連求了三天，依然不見一滴雨。他又下令召集四方術士登壇，但術士的符咒皆不靈驗。這時，有人向知縣報說：「欲求天下雨，非請湄洲賢良港林默娘小姐前來祈天不可。」

知縣聞報，思及剛入莆時，就聽有人說：「縣南百里地，湄洲賢良港，有一奇女子林默娘，不但能治病救人，還能教人避凶吉，且神通大海風浪之事。但這些不過是傳聞，眼下這老天下雨之事，惟有天公、龍王才能決定，她豈能一求即來？心中半信半疑，又想，不妨試試。于是知縣當即讓公差，速去請林默娘，馬上到縣城祈雨。

第二天早上，公差把林默娘請到縣衙門口，知縣細細地打量了默娘一下，覺得她除了容貌有天生麗質外，別無奇特之處，便一笑問：「本官聞知小姐有不凡之術，特請你到來祈雨。依小姐高見，這雨到底要求到何日才能下？默娘道：大人勿憂，今日午後申時，便有一場大雨降下。望大人及時公告眾百姓，做好栽種準備。」

知縣抬頭望天，見萬里晴空，無一絲雲彩、烈日依然噴火，

心中不由得暗暗笑道：「人說林家小姐有神授秘術，有知天識海之靈法，就今日這天氣午後申刻會有大雨降下，真是一派胡言！」出于禮貌，他還是勉強一笑道：「既是如此，請小姐上壇。」默娘並不介意知縣的態度，她大步踏上一丈高的祭壇，拈香一柱，朝天拜了三拜，祈禱了幾句，便退下壇來，對知縣誠懇地說：「小女因家中另有要事，不能在此久留。大雨不會兒即到，還請大人及早派人下鄉，通告眾百姓做好栽種準備。」

「小姐，大雨即刻就到，而此離湄洲乃有百里之遙，小姐路途之中，必遭雨淋，還是在縣內避雨為好。」默娘道：「這場大雨橫不過六十里，縱不出五十里，且下雨時行的是西南風，所以小女現在趕路回家，不會被淋著的。」說到這，「默娘朝知縣道了個萬福，深寄希望道：大人，莆田百姓多是貧困，望大人體恤百姓疾苦，為百姓多多造福，小女為莆邑一民，感激大人恩澤不

盡。」

知縣回縣衙吃了午飯後，見天井上空依然烈焰當空，片雲不見，想起默娘所說的話，不由得再次煽笑：「默娘啊默娘，你今日在官府大門出虛言，看你以後如何抬頭見人！」說完，入房睡午覺去了。當知縣正朦朧入睡時，忽聽窗外傳來一陣陣呼呼風聲。知縣忙朝窗外看去，霎時怔住了；但見天空不知什麼時候起，已佈滿了一團團濃墨般的烏雲，整個天地間給抹得昏昏暗暗，而那一陣比一陣緊的西南風，看這樣子，一場大風雨來臨了！目睹眼前風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景，急出房門，問內役現在是何時辰，報說已至申刻。內役話聲剛落，劈啪啪天空中一條金龍，從濃雲間倏地閃出，緊接著轟隆巨響，整個縣衙門為之顫了幾顫。接著劈裡啪啦，無數黃豆般大的雨點，由天而降，知縣看著風雨，張口結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這場雷雨足足下了二個時辰，直到黃昏才停。第二天一大早，知縣派人到南北洋平原察看雨情。不久差役回報，昨日午後那場大雨，南下至南洋平原笏石，北下到北洋平原秋戶，東下至興化灣，西下到縣城后南山，正好橫六十里，縱五十里。知縣聽報後，不由得仰天長嘆道：「這林家小姐，莫非真是神仙！不然，怎會料天如神？」

莆邑地區莊稼又歉收，知縣不恤民疾強徵稅，再逢澇災瘟疫又流行，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默娘日夜奔波南北洋，抑制流行瘟疫未蔓延，趁機教訓知縣改前非。由於春時遇旱，作物推遲了播種，到秋收時糧食大大減產，每畝水稻只收不到二石。官府要百姓按正常年景收成納皇糧、田賦，並且按人丁每人交米七斗五升。莆邑南洋農夫，每人耕種的田地僅有畝許，因此一遇歉收，大家都無法納足皇糧丁米。出于無奈，大家到縣衙門前，請求縣

老爺減輕賦稅。

誰知知縣不管百姓死活，命官兵驅散百姓，並下令誰若抗繳和遲納，嚴懲不貸。於是，一批批交不起賦稅的莆人，只得成群結隊，背井離鄉外出逃荒，不願流浪受苦的，只好在家啃糠咽菜度日。這一年天氣真怪，到九月中旬，天氣不但沒有轉涼，反而如六月暑天。接著又一連下了五天五夜暴雨，南北洋平原洪水泛濫成災。災後，隨之而來的是瘟疫流行。得病之人初是又嘔又吐，繼之全身浮腫，臉如黃紙；治得及時的，尚能保住了一條命，稍為遲了，便一命歸天了。

默娘能知天知海，知人吉凶，但無法阻止老天旱澇。當她知道南北洋一帶瘟疫流行時，便趕緊通知眾郎中集中南北洋為民醫治，自己也帶了許多草藥速速趕來。她人心好，藥也靈，所以請她醫治的人特別多，往往一天要醫治二十多人，要走五六十里

路。這一天默娘正要到北洋的一個鄉村，為幾個病人治病，途經南木蘭溪畔的一個鄉村時，突然村東頭出現幾個官兵，他們直奔一家門窗都關得緊緊的農家，拚命擂門，并厲聲吆喝道：「開門！快開門！老爺有諭，你若不于今日交足皇糧田賦，就抄你的家！」老婦嗚咽求道：「我家只有這一點東西了，你們別這樣拿走啊！我兒患病在床，你們就行行好吧！」

一官兵回頭狠狠地罵了一句：「老婆子，你再亂喊亂叫，就拉你到公堂去見青天大老爺，看你不挨上三十大板才怪！」默娘望著官兵的背影忿忿道：「苛政如猛虎，可恨可憎！」說罷，走向老婦，寬慰了幾句，便詢問他兒子患的是什麼病。老婦說不出話，只是向默娘鞠了一躬，然後請她入座。默娘見潮濕的床上躺著個青年農夫，他正探出床沿，又嘔又吐。顯然患上了瘟疫。默娘連忙為他把脈，并把帶來的草藥，讓老婦煎了給病人吃，直至

病人不再嘔吐，她才離去。默娘在南北洋奔波了七天七夜，終於把這場瘟疫給制止了。同時她還教給了這裡百姓，一種預防瘟疫的辦法－用菖蒲煎湯洗身。菖蒲這種草藥，在木蘭溪上游的溪畔的山野間，處處可以採集到，人們感激「默娘」尊稱她為「神姑」。

默娘回家後的第二天早上，發現海上氣候有異，知三日內有一場折大枝的東北風到來，便先把這風訊告訴附近的漁民船夫。回家時，天已近黃昏。見家門前聽著一乘花轎，心知又有什麼人前來請她看病。剛探入家門，便見上次奉縣老爺之命前來，請去縣衙祈雨的那兩個高個子公差，正焦急不安地在空地上轉來轉去。一見默娘，如見救星一般，慌忙上前作道：「小姐，縣老爺家門不幸，前日不慎全家人患了重病，遍請四方郎中都醫治不力。因此，老爺特命小人前來請小姐去醫治。」默娘聽了不答，

依然只顧入內。

林惟慤見女兒回來，幽默地說：「阿默，莆邑百姓父母官一家人不慎都得了病，現已差人請你去醫治，你可不能不去啊！」「他作缺德事，獲罪於天，我治不了他一家人的病！」默娘有意提高聲音，讓跟身後的公差聽個清楚。公差聞聽此言，忙跪在地上，連連頭哀求道：「小姐，縣老爺的夫人現在已病得全身浮腫，兩個公子一個小姐，也整日嘔吐不止，你就行行好，隨小人前去為老爺一家人治病吧！」「你回去告訴縣大人，就說民女默娘治不了他一家人的病，因此不能前去。」公差見默娘執意不往，只得悻悻退出。

林惟慤知道女兒的心思，坐在椅子上，感嘆道：「身為莆邑百姓父母官，而無父母憐憫百姓之心，此乃罪過也。阿默得好好教訓他一頓，使其以後施政於民，不再似今日如狼似虎！」公

差連夜趕回，把默娘的話如實向焦急不安的知縣稟報了。知縣聽了，頓時悲嘆道：「默娘不肯為我一家治，這如何是好？」這時，病房中傳出其妻和子女們的痛苦呻吟，知縣未免心生傷痛，眼湧淚水。呻吟良久說：「你們的病只有默娘可治，她之所以不來治病，乃因我入莆為官不行仁義。看來，只有我親自去湄洲賢良港請求於她了。」

知縣見妻子兒女病成這個樣子，豈能待到天亮，於是當即帶上百兩銀子，騎馬朝賢良港飛奔而去。到賢良港，知縣一見默娘，便懇求道：「我為千里宦遊，全家客寓莆田。生死懸於神姑，望能憐憫相救。」求罷，知縣親送銀子，請默娘收下。默娘見他已有悔過之意，便對他說：「小女向來為人治病不取分文，今日為一家人治病，豈能貪圖銀錢？只要大人從此於莆邑為官，能不負百姓所望，則小女心滿意足了。」接著默娘帶上一些草藥

隨知縣前去。當夜，知縣一家吃了默娘所煎的湯藥，天亮後，三個女兒的嘔吐和腹瀉都止住了，知縣夫人身上的浮腫也逐漸消退。

知縣對即將回家的默娘感激涕零說：「神姑救我一家性命，不知何以報答大恩？」默娘說：「莆邑南北洋百姓深受旱澇之苦，只要大人能體諒百姓，上表請求減免今年賦稅，小女就感激不盡了。」知縣抱拳作揖道：「神姑放心，我決不再辜負眾百姓之望。」

知縣送默娘出衙門口，回衙後，便即上表請求朝廷減免今年賦稅，并嚴令士卒不得搶奪民物，違者以罪論處。後來，這個**知縣愛民如子**，偌大的莆郡治理的井井有序，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政績昭彰**，**連**升三級，**官至御史大夫**，他活至九十歲，**臨終時把湄洲默娘的神示**，**留給後代子孫**：「你們要記住**神姑的聖**

言：『人生在世，為官為民，都要行善積德，才能祛災避禍，福壽永綿長……。』」

老實農夫被栽贓變偷牛賊，縣官昏庸查追不出栽贓者，李興受冤無處伸，央求林小姐解冤，默娘真是現代「調解委員」的先驅呀！這個請求默娘為其申冤的農夫，名叫李興。他說：半月前的一個夜晚，不知是誰惡作劇，把與李姓房族結成冤家對頭的鄰村，陳姓一戶人家的耕牛，給偷拴在他家厝邊的牛欄裡。第二天早上，陳姓起了一房族人，到李姓村中尋牛，尋到了他家牛欄，便不由分說，把李興給捆起來，毒打了一頓，並扭送官府治罪。公堂上，李興力辯自己並無偷牛，請求縣官為他申冤。縣官難以查到栽贓之人，因而把李興關了十天，並課以五十兩銀子罰金贖罪。

李興回家後，其妻因受不了賊婆惡名，和同房族男女老幼的

指責，傷心地跑回娘家，把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孩，扔給了李興。李興在村里抬不起頭來，滿腹冤屈無處申訴，聽說莆田湄洲默娘，樂於為民解難，且神通廣大，因而跑來請她幫助查出栽贓之人，使他夫妻免受這不白之冤。湄洲妹見李興之說，乃是破案之事，忍不住發話了：「我家小姐理的是風雲吉凶，治病救人之事，這事叫我家小姐如何受理啊？」

善於察言觀色的默娘，見李興並非作賊之人，便對湄洲妹說：「你可入房收拾包袱，我這就到海邊看看海面情況，若近日無風浪，過會兒我們就隨這位大叔去李厝村。」「小姐，這裡到李厝村有一百三十多里山路，非船可行。」默娘催湄洲妹速去收拾包袱，隨即急至三支香邊看了一下海浪，知近日內不會有風浪，便轉身回家，把自己欲去李厝村的事，稟報父母和嫂嫂，林惟慤夫婦和陳氏聽了，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臨走時，王氏夫人還將近來賣布的數兩碎銀，讓女兒帶上作盤纏。一路上，默娘詳細詢問了李、陳兩族所以結冤之由。得知這兩姓房族之間的糾紛，已有好幾代了，至今兩姓仍是老死不相往來。溝通兩村的一座木橋，早就被拆掉了。李厝的鴨遊過溪到陳厝溪邊，陳厝村人誰都可以把它打死宰食；而陳厝的鵝遊到李厝的溪邊，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

因此，兩村人冤仇愈結愈深，打架、吵罵之事，常有發生。聽罷李興訴說，默娘邊走邊想，忽然停步，問李興：「你可曾與陳厝族人中的哪一人結過冤仇？」又問：「你再想想近日可曾與誰有過糾紛？」李興沉思片刻，回答說：「對了，前不久，陳厝村有個二流子叫陳波，大白天蹚過溪來，偷拉我村裡人的一隻在岸邊吃草的小羊，當時我正在附近田裡耕田，看見陳波偷羊，便大聲呼叫起來。村裡人聽到，趕來把陳波給揍了幾拳。我在旁邊

觀看，並沒動過他一根毛。」

說到這裡，李興突然醒悟地問：「神姑，會不會是那個二流子報復我？」默娘說：「現在還不能斷定，那件事就是他幹的，到了村子，我會設法弄個水落石出的。」百多里路，默娘一行走到第二天日落西山，才到達李厝村村口，但見這是一個周山環抱的小村庄。盆地中有寬不過十丈的清澈的小溪流過。溪的東邊是一個有五十多戶人家的李厝村；溪的西岸的陳厝村，約有六十多戶人家。

默娘走進李厝村後，先找族長，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這老人本是村裡的一個老秀才，對默娘行善之事素有所聞，所以一見她到來，便熱情接待。當默娘提及李興蒙冤一事時，老秀才當即感嘆道：「這孩子向來是個老實人，如今栽贓的賊子難以查出，他就跳進溪潭裡，也難以洗清賊名啊！唉，他一人受罪，累我

一族人臉上無光，白受陳族之氣！」默娘道：「老伯，以小女之見，欲找栽贓之人，并非難事。」

默娘求道：「老伯，小女到此，一則是為無罪之人解脫罪名，二則也為化解兩村百年冤仇。查出栽贓之人容易，而解兩村糾紛之冤并非易事。因此，懇請得到老伯的相助。」老秀才一愣問：「不瞞神姑，我這兩族結怨由來已久，如今老死不相往來。神姑將以何法解開這百年之冤結？」默娘深情地說：「小女得知兩姓自古以來，并非因深仇大恨而結怨，只是因皮毛小事而生紛爭。兩姓鄉親若能從此相互諒解，相互尊敬，不計前嫌，則能使子孫後代和睦相處。」當夜，老秀才請默娘和湄洲妹，住在自己孫女兒閨房。次早，默娘蹚水過溪，先打聽陳波的住處，然後徑向他家走去。

默娘勸出栽贓者，陳波認錯改過，李興淚流聽神姑勸，兩青

年和好，默娘促造友誼橋，化解兩村百年夙怨。陳波是個年僅二十歲的青年人，因自幼喪失父母，無人教養，懶惰成性，所以老在村里村外偷雞摸狗。村裡誰家丟了雞鴨，只要到他家屋後垃圾堆中一翻，便可看見一堆新鮮的雞鴨毛。村裡人罵他，甚至要打他，他只蹲在一邊，低著頭，任你打。因此，村裡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死不爛。

太陽已出山，陳波仍鑽在被窩裡睡懶覺。聽到敲門聲，他只裝作沒聽見。然敲門聲不斷，還傳人一個親切的聲音：阿波，太陽都出山了，你還沒起床啊！老天自從爸媽死後，大家不是叫我無主子，就是叫我二流子、死不爛，今日竟有人這般親切地稱呼我？莫非今天的太陽是從西山出？陳波心中一動，覺得這女子的聲音，不是本村姑娘的聲音，便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默娘見屋裡毫無動靜，便再呼喊了一聲。才見門裂了一道縫，探出一個頭髮蓬亂，臉色白如紙，雙目如兔眼的人頭來。湄洲妹見了，驚恐地連退幾步。默娘則一動不動，仔細觀察著陳波的一舉一動。陳波見來人是兩個天仙般的女子，愈加驚疑問：「你……你們定是找錯人，我……我還有事。」說到這裡，陳波縮回頭要把門關上，默娘用手一擋門板，表情嚴肅地說：「我是莆田湄洲賢良港的林默娘，今天特來問你一件事。」

陳波心想：「天哪！她就是村裡村外大伙傳說的神姑，今日特來找我問事，問什麼事？」「阿波，我今天要問的，正是你所知道的事。」默娘語氣柔中有剛，一針見血地問：「四月十七日晚上，是你把村裡陳樹的一頭老黃牛，給拉到溪對面李興家的牛欄裡的吧？默娘繼續對慌得直冒虛汗的陳波說：據我所知，那天夜裡的事，正是你出于報復李興而為。現在你已知道做的事是缺

德的，請你現在就隨我到李興家去認個錯……。」

默娘再次對陳波說：「阿波，你說沒有幹那件錯事，我有一句話要問，你敢不敢當眾人面，對天向神明發誓，說你沒有做過那件虧心事？」「這……」陳波膽怯了，誰不知默娘上知天意，料事如神？那頭黃牛確是自己偷偷牽到李興家牛欄去的，此事瞞得過大家，豈能瞞得過天神？而現在若對神明說假話，神明怪罪下來，自己怎能受得了？想到這裡，陳波如霜打的草葉，一下子萎縮在地。看的人見陳波不敢對天發誓，更相信此事是他幹的，默娘並沒有冤枉他。

大家正紛紛責怪他時，村裡的族長－一個富態老翁，在家人的攙扶下，來到默娘面前。老翁是本村一財主，他所以發財，是因為當年在泉州海上做了十幾年的生意，曾得林惟慤的保護。所以當她得知默娘已來到自己村裡，便趕來請他到家裡去作客。面

前出現的情形，使他慚愧難當，當下氣得要把手中拐杖朝陳波打去，罵道：「你……你這個死不爛，竟敢幹出這等醜事！」

「叔公請息怒！」默娘當即按過老翁的拐杖，和氣地說：「阿波年紀尚輕，想他一定會知錯改過，重新做人，叔公今日就饒了他這一杖吧！」癱倒在地的陳波，目睹默娘誠心解救，不禁眼淚奪眶而出，雙手捂著臉嗚嗚地哭了起來……老翁餘怒未消，忿忿地說：好，今天看在神姑面上，暫且饒了你一杖！老翁請默娘到他家去坐談，進了客廳，默娘喝了杯茶，寒暄了幾句，便把話題轉到來意上。請老翁能以鄰里兩姓和睦為重，勸說村裡鄉親嚴以律己，寬于待人，以求兩厝和好。老翁搖頭嘆道：「神姑所言甚是，老朽也到過四方，所見異姓聚居一村多至成百上千，卻能和睦相處。而我這兩姓僅隔一溪，卻彼此敵視，實為罕見。」

老翁正說著，忽聽廳外傳來咚咚咚的腳步聲，緊接著，一青

年農夫氣喘呼呼地奔人稟報：「族公，大事不好了！李厝人聞知是死不爛幹的醜事，現在已聚集一幫人，蹚過溪打到死不爛家門口了！」「快！快召集村裡人，準備抵擋！」老翁急急吩咐農夫。「叔公請勿召集全村人相打，此事小女另有主意，可不動干戈而平息這場風波。」默娘當即勸住老翁，並同他一齊趕到陳波家。陳波家門口的空地上，已聚集了一大幫約六十多名李厝人，人人高捲衣袖，手執木棒，氣勢洶洶。

站在前頭喝令陳波開門的，是滿臉怒氣的李興，老秀才站在當中，正指揮眾人行動；而陳厝人，也已各執鋤木棍，三五一群在一邊，似乎陳波的門一旦被打開，他們就會與李厝人廝打起來。默娘走到陳波家門口，先勸說李興放下手中的木棒，然後對老秀才婉言勸道：「阿波已有悔改之意，請老伯讓眾鄉親退後數步，并且放下手中的棒棍，小女一定讓他向阿興認錯賠禮。」老

秀才見默娘出面相勸，只得依話而行。

默娘又走到老翁面前，誠懇地說：「請叔公也讓眾鄉親退到一旁，並收回鋤頭木棒，小女當妥善解決此事。」老翁也依話而行。然她如何收拾這個場面？只見默娘走到陳波家門口，輕聲勸道：「阿波，以前你做錯了事，現在阿興就站在你家門口，你快開門，出來向他當面賠個不是。」「神姑……他們會打斷我的腿的。」裡面傳出陳波的顫聲。「不會的，阿興和眾鄉親誰也不會打你。你知錯能改，以後成為好人，大家怎能忍心打你呢？」

默娘又耐心地勸道：「你年紀比阿興輕，往後還可以像兄弟一般往來呢！」「神姑……我……我不該聚眾到這裡來鬧事。」李興聽了默娘出於肺腑之言，深感後悔。這時，吱的一聲門開了，只見滿臉淚水的陳波顫顫抖抖地走出來，手裡捧著一根木棍，先向默娘下跪，叩了個頭，然後把木棍舉到頭上嗚咽道：「請神姑

讓阿興哥狠狠地打我幾棍吧！」

見此情形，李興心中的怒火霎時煙消雲散，他雙目潮濕，急忙上前，把陳波手中的木棍丟在一邊，并扶陳波起來，噙著淚說：「我……我怎能忍心下手、我怎能忍心下手？」忽見陳波又向默娘下跪哭道：「神姑，以後我決不再幹偷雞摸狗的壞事，我……我要重新做人！」默娘臉露笑容，她請陳波起來，語重心長地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我相信以後你一定成為一個勤勞、正直、守善的種田人！」

場上的眾人甚為感動，而默娘則轉身走到老秀才面前，把他請到場地中，然後把老翁也請到場地中，默娘朝眾鄉親激動地說：「諸位父老兄弟姊妹，小女今日想借此機會，向諸位說幾句心裡話。多年來兩厝的隔閡，至今日可以解開了！依小女所見，二村風水，不在于兩村的房前屋後，而在於巍巍的青山和清清的

溪流！只要青山永在，清流不斷，兩厝都有好風水！都可以興旺發達！」聽的人我望你，你望我，大家都激動了。默娘又動情地說：「往後兩厝造屋建房，都無需互相指責。諸位鄉親都可以像兄弟姊妹般親密往來，只要大家以誠心相待，互讓互助，糾紛與怨恨，將隨著溪中的流水，一去不復返了！」

所有人的心都被默娘一番真誠的話感動了！默娘還要進一步溶化冰塊，她轉身向滿臉激動的老秀才和老翁作恭道：「小女現有一事，懇請兩位叔公鼎力相助。小女意欲請兩位長輩，帶著村人在這清溪之中共造一座石橋，今後彼此往來，永結秦晉之好，如何？」「這……好啊！神姑，我李厝人包造橋的全部石料！神姑，我陳厝人包造橋的全部工錢！」「此造橋之事，小女拜托老伯和叔公各帶眾鄉親通力合作，讓這座友誼之橋早日造成！」默娘見兩厝數百年冤仇，至此已消除了，心裡十分高興，見該辦的

事已辦成，便要起身辭歸，但被熱淚盈眶的兩村百姓，給苦苦挽留住了。

默娘路遇病夫問原由，探水質查究致病原因，造新井解救山村諸眾生。座落在萬山之巔的頂山村，雖有群峰相連，綠樹成蔭，但水源奇缺，飲水困難。村中幾戶人家的飲用水，只靠一條從陰澗中流出的呈黃色的泉水。默娘一到村中，果見人人臉色焦黃，皮膚浮腫，遂仔細察看周圍地形。當她走到村南邊的小澗邊時，大吃一驚：只見小澗裡的流水，有一團團的孑孓在水裡游來游去，枯枝敗葉在上面漂浮發出一陣陣異味。心想村裡人長期飲用這種惡水，哪能不生病？哪能長命百壽？於是當即向山裡人指出病因就出在這飲用水上，要根治大家的病，必須另取清潔水飲用。眾山裡人聽了，既高興又擔憂，因為這個地方，除了這條小澗水，再也找不到清潔的水源。默娘又在村外四周走了一遭，仔

細踏堪地形地貌，過一會兒，她的腳步停在村北邊百步處的一塊山地上。

她細細地看著腳下的山地，又看看周圍地脈山勢，對跟隨在旁的山裡人說：「此處挖井一丈，便有三股清泉涌出，諸位飲用此水，不僅保証無病，還可以延年益壽！」幾個山裡人心疑而問：「此地不見沼澤，挖下丈餘，果真有三股清泉湧出？」默娘肯定地回答：「小女決無虛言，現在天色已晚，待明早諸位挖井便知分曉了。」眾山裡人聽說，哪能待到天亮才動工？於是，大家立即動手，至四更時，已挖地深至一丈，果然有三股清泉突然湧出，眾山裡人無不高興萬分。徹夜未眠的默娘，雙手捧了一口清泉喝下，隨即笑呵呵地，對高興的又蹦又跳的山裡人說：「這泉水好清甜啊，諸位都喝一口嘗嘗！」

大家爭先恐後地用雙手捧泉水狂飲，果如默娘所說，十分清

甜，大家高興極了，紛紛向默娘叩頭謝恩。未幾，東方迸射出黎明的曙光，聚在泉井邊歡樂的山裡人，這才悟及該請默娘二人去歇息一會兒。默娘連說自己不睏，即揉揉雙目，舉首觀看東邊天空。見東天散布著像亂絲一樣有光的雲彩，霎時不安了，失聲叫道：「不好，快來大風了！阿妹，咱得速速趕回去把風訊告訴大家！」

眾山裡人見默娘說走就要走，慌忙攔住她，有人懇請她倆一定得吃了早飯後再走；有人說要趕製一頂轎送神姑下山。默娘一一謝辭了。五個昨日挑貨下山的山裡人，執意要送她倆一段路程，也被默娘勸住了：「你們一夜挖井很辛苦，也還沒吃早飯，快回去吃飯，歇息。這下山的路，我姊妹倆會走，請放心。山間小路崎陡，上嶺難、下嶺愈難！」默娘急于趕路，幾次險些跌倒。湄洲妹傷心地說：「小姐，你為了大家不受苦，而自己卻受

了這麼多痛苦，小姐你全不顧自己……。」默娘說道：「佛祖和**觀音菩薩在世時，能夠忍受種種的苦痛，去追求護持眾生的真理；能夠犧牲自己的尊榮與快樂，去做普渡眾生之事；能夠愛人過于自己，慈悲一切，拯救蒼生。咱們燒香敬佛，就要學佛祖和觀音菩薩，這種愛人勝于愛己的崇高品德啊！**」

默娘道：「阿妹，明天夜裡二更，就有一場連續三晝夜的東南大風，一到家我撐船到湄洲島，把風訊告訴出遠海的鄉親，和往來於湄洲海面的船隻，你速到港裡和附近漁村挨戶通知大家。待大家都知道了風訊，海面上無事，我還要抓緊時間進織房紡織。這個月，我一定要織出五匹布來，以減輕阿媽、阿嫂的負擔。還有，我要抽出些時間教阿侄，他很聰明，只要他肯用功讀書，相信他不出十八歲就可以金榜題名……。」

說到這裡，默娘加快了腳步。她向湄洲妹傾吐了幾件憂心

之事：「阿妹，你也知道阿爸、阿媽近來又消瘦了許多，尤其阿爸，他在海上奔波多年，心力交瘁，每當我看到阿爸、阿媽日益垂老的身容，心中就湧起了悲傷。……阿妹，多虧我有這麼好阿爸、阿媽、阿嫂，長年支持我，我才能為鄉親們做些力所能及之事。我回家後，一定要向觀音菩薩多燒幾柱香，叩求菩薩保佑阿爸、阿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還有，阿妹，我仍是多麼渴望有朝一日，玄通師父再來賢良港，傳授擒拿海妖伏魔法術！阿妹，要是我能在有生之日，看到四海舟楫在海上，都能平安無事地自由航行，那該有多好啊！」

默娘引頸企盼師父玄通，再度傳授擒妖伏魔之法，啟四海航行舟楫皆平安；慈心悲願憾蒼天，未識本是天仙女，靈台通智皆達慧，知作行止兩雙全，性與命朗朗雙修，何須推身往外求！湄洲島南面海岸，有一處石景奇觀，現今稱「媽祖書庫」。哪裡有

一片片褐黃色的頁石像一本本、一疊疊很規則的書藉，井井有條地排列，簡直如一座收藏豐富的書庫。相傳，默娘從小聰穎好學，讀了許多書。她立誓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征服大海，去解開世的難題。她焚香跪拜，冥想苦思一種無窮妙法，以遂平生大願。有一天，她夢見一個鶴髮童顏的老翁，前來指點說：「善良的姑娘，在南面海濱的石林中，有一座書庫，藏著許許多多奇書。不管是誰，只要讀遍那些書，就會成為無所不能的人。但是，那些書只允許你看，不可帶走，不可外傳。如果不慎傳給歹人，天下就永無寧日了，切記！切記！」

第二日大早，默娘依著老翁指引的方向，果然在海濱石林中找到了書庫。哪裡有各種奇書琳瑯滿目，默娘讀到日頭西沉，才讀完一疊。她記住老翁的吩咐，把看完的書放回原處。回頭一看，可真奇怪，剛才讀過的書已經變成石頭。幾個月後，默娘

把書庫裡的書全部讀遍了，那些書全變成石頭，整整齊齊在排列著。從此，默娘成了博古通今的奇女子。她昇天後，人們便把那片石林叫做媽祖書庫。祖輩說：如果天下第一善良的人到哪裡，那石頭書又會變為可翻可看的寶書，看完就會學到，濟世解難安天下的本領呢！」

鐵馬凌空渡海賽神駒，神姑坐騎飛速救苦難。一天午夜時分默娘在睡覺，突然聽到門外傳來，一陣長長的馬嘶聲，心裡十分詫異。這湄洲島上的人家慣用舟楫，從來沒見過馬。只有村頭的古榕樹下，立著一尊不知是那個朝代，留下來的鎮邪鐵馬。那鐵馬雖然英姿勃發，神氣非凡，但畢竟年長月久，淋雨經風，早已斑駁剝落，難道是它在嘶聲？第二天午夜，又傳來一陣馬嘶聲，默娘更覺得事有蹊蹺。第三天晚上，默娘和衣而臥，虛掩柴扉，側耳細聽，果然又聽到一陣馬的叫聲，似乎是從村頭傳來的，她

急忙出門跑到村頭看看。鐵馬依舊，并無異樣。默娘心中疑惑，順手摸了模馬身。說來奇怪，轉眼間那馬身上的斑駁，竟變成了茸茸細毛，手觸著感到微微溫熱。她繞著鐵馬仔細巡看，發現鐵馬竟眨著雙眼，嘴裡噴出白氣，長長的尾巴還會輕輕擺動。

默娘又驚又喜，雙手捂住胸口，放大膽子爬上鐵馬，往馬脖子上輕輕地拍一下，鐵馬猛然發出一陣雄壯的嘶鳴，昂起頭，奮開蹄，踏著如水的月光，馱著默娘離開村莊，躍過溝，奔向茫茫大海。風裡浪尖，鐵馬大顯神威，就像馳騁在千里平川。默娘試著駕它，只要她的指向哪裡，鐵馬就奔向哪裡；她的手五指收攏，鐵馬就嘎然止步。默娘高興極了，她想有了這匹神馬，日後鄉親不管遇上什麼災難，就有了指望。天色微明，海面上映著晨光，默娘把手向村莊一揮，鐵馬轉過身來，箭似的奔向古榕樹下。默娘跳下馬，用手輕輕地撫摸它，鐵馬又一動不動地站立

著，恢復原來的樣子。從此，默娘常常跨著鐵馬，飛馳在萬里海面上，營救遇難的漁民、客商。相傳，默娘昇天時，那匹鐵馬也跟隨她去了。

默娘着意試探老阿媽，為救小孫眼疾或濟眾，有感老阿媽為救眾生捨小孫，默娘感動撒菜籽，頃刻紫金菜藥長遍山野。湄洲島西南面有一個小島嶼叫菜籽嶼。關於它的來歷，民間有一段神奇的傳說。相傳有一天，默娘來到這個小島嶼，看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邊走邊往石頭縫裡探看，好像在尋找甚麼，就上前問道：「老阿媽，你在這兒找甚麼啊？」「嗨，我要找這種寶貝。」老太婆舉起手中的一棵野菜說：「找遍了全島，好不容意才找到這麼一棵。」「你找這種野菜做甚麼用呢？」默娘問。

老太婆嘆了一聲說：「我孫子前些日子突然間雙目失明。郎中說，要到湄洲島找這種常年開花結果的紫金菜，熬成湯喝了，

就能治好。」「一棵就能治好病嗎？默娘又問。」老阿媽說：「全島只有這麼一棵，我帶回去也不夠治病，以後有人要用可就沒了。」「那你打算怎麼辦呢？」默娘有意試探她。「我想找一塊好地方，把這棵紫金菜的籽種下。」「那你孫子的眼疾呢？」「只好等它長出來再治了。」「老阿媽，我來幫助你。」默娘接過紫金菜一看，上面果然結了好多莢菜籽。她將菜莢採下來，用手揉了揉，只見一棵棵菜籽金燦燦的，非常好看，便把菜籽放在手心雙手合十，向東西南北各拜三拜，口裡念念有詞，然後把菜籽撒在地上。一眨眼工夫，菜籽就生根發芽，破土而出，很快就佈滿了整個小島嶼。

老太婆被這眼前的奇蹟弄懵了，她揉揉眼睛，定神細看，果然到處都是紫金菜，她知道站在前面的姑娘決不是凡人，急忙問道：「請問仙姑從哪裡來，仙名是甚麼？」「我叫林默娘，家住

湄洲。老阿媽，你放心採藥，快快治好你孫子的眼疾吧！」「原來是神姑，老身拜謝了！」老太婆趕緊跪下磕頭，默娘連忙扶她起來。老阿媽，別謝，快採了藥回去吧。

默娘說罷，轉身下了海灘，駕起小舟走了。老太婆採了幾棵紫金菜，回家煎給小孫子喝，孫子的眼睛很快就復明了。鄉親無不稱奇，都來問妙藥的來歷。老太婆把事情的發生經過，詳詳細細地給大家說了一遍。從此，那小島嶼上長遍四季常青的紫金菜，湄洲島一帶的漁民，都說它是仙藥能醫治百病，小島嶼因此被叫做菜籽嶼。

化木護舟救船難，神姑聲譽傳八方。在湄洲島西面，有個美麗的漁村叫門夾。它背山面海，山清水秀，是商旅、客船往返必經的港口。港裡水深流緩，港外漩渦鼓蕩，暗礁錯雜。船隻稍為不小心偏離航道，觸上礁石，就會船沉人亡。有一天，一艘滿載

貨物的商船，剛出這個港口不遠，海面突然刮起大風，掀起萬頃波濤，商船失控。忽然一個浪頭迎面打來，商船一下子撞在一塊礁石上，洶湧的海水從船艙底下直涌上來，船上的商人驚恐萬分，哭喊呼救。在岸上的人們見此險情，心急如焚，因海水風狂浪急，愛莫能助，只好眼睜睜看著商船慢慢下沉……。

突然，人群中有一個女子，飛步上前，站在岸邊的一塊礁石上。那女子不過二十歲上下，手拿一把蒲草，看了看水的流向，就將手中的蒲草向海面拋去。隨著一道白光閃出，海上立時飄浮起無數根大杉木。杉木一根根向那商船靠攏，很快就緊緊貼附在商船的兩旁。那商船由於杉木的附托，沒有沉下去，平安地返回港內。商船轉危為安，商人們個個慶幸。他們想向那女子道謝，但那女子卻不知去向，就連那些附船杉木也一根都不見了。他們詢問岸上的漁民，漁民告訴他們：「那個女子是莆田湄洲賢良

港，林都巡大人的六千金，名叫默娘，六小姐她心地善良，樂於助人，且道行高深，常在海上救護船隻，大家都稱他神姑。」此後，湄洲神姑的名字，隨著商人的口碑，傳播到四面八方，名揚四海！

林夫人去世，林都巡大人也相繼逝世。城裡從事荔枝乾生意的商人周豐，近來又要遠航海外，雇船之前，照例要先去湄洲賢良港，向默娘請教風訊和吉凶之事。東方剛發白，他就騎馬出城。至南洋平原大道上，忽見路邊一個約三十來戶農家的村口，出來一群包袱在身的農夫農婦，看他們個個滿臉憂色，似有甚麼不幸之事。

只聽他們哀嘆道：「如今神姑慈母王夫人不幸歸天，慈父都巡大人也不幸病倒，這叫神姑怎能不悲傷欲絕？聽說前天埋葬王夫人時，全賢良港和湄洲島的人都去送葬，連停泊在賢良港的蕃

船上的眾蕃客，也去了。可惜咱南洋人消息遲了，不然，咱們也能趕去。咱們得走快點，趕在太陽下山前到達賢良港，也好早向王夫人墓燒香化紙，求菩薩保佑都巡大人早日康復，勸勸神姑切莫傷心過度！……」

聽到這裡，周豐心驚急向眾人問道：「神姑有華佗醫術，難道還救不了王夫人的命？都巡大人病得怎樣了？」一個農夫相告：「王夫人是壽終天年，無病而逝。神姑雖有起死回生之術，也難救母命。而都巡大人前日發病，只兩天時間，他就臥床不起……聽說前日神姑送母入山回來後，曾向著蒼天哭祈，願自己減壽三十年，以添父親十年的福壽……」哀哉！周豐雙目濕潤，仰天悲嘆了一聲，隨即上馬揚鞭而去。

午後數刻，周豐已趕到林都巡家門口。但見大門內外，擠滿了悲哀中的男女老幼。站在門右邊的湄洲妹，嗚咽聲音說：「諸

位大伯……大嬸，我家小姐說……說四天之內，東海只有微風……微浪，行近海的，盡可安心出船；出遠海的，要估計路程，因為再過七天，東海和南海海面，將有一場連續四晝夜的折木飛沙西北風，望各位多加小心……。」

「神姑啊神姑，今日你家門遭此不幸，你還不忘四方行船人的安危！」周豐熱淚盈眶，他要擠進大門，去屋裡探望林惟慤，去寬慰默娘，然而未擠幾下，大門內傳出一漁夫邊哭邊說聲：鄉親們，……「鄉親們！咱們一齊快向老天爺和菩薩祈求賜都巡大人百歲……千歲吧！……現在都巡大人連呼吸都很困難了……」漁夫哭聲剛落，大門內外的近千男女老幼，全都向蒼天跪了下來。

儘管眾百姓在不斷地叩求蒼天保佑林惟慤，而病榻中的林惟慤，呼吸依然是愈來愈吃力，臉色蒼白如紙，雙目無光。阿默……我的好女……兒。」林惟慤眼睛一動，便滾出兩行淚珠。他

一雙淚眼，呆呆地看著默娘，又看看媳婦、孫兒和五個出嫁的女兒、女婿、外孫，嗚咽著叮囑：「今後，你們要團結一心，和睦相處，共同把這個家料理好。……阿默，你要幫助你阿嫂，把文韜撫養成為國家有用之才……阿默，……我走後，你不要太悲傷……你要繼續為百姓多做善事，我……我和你……你阿媽在九泉之下要看著……看著你為天下百姓救苦……救難……」說到這裡，林惟慤漸漸說不出聲了。緊接著，他雙目一閉，便再也睜不開了。「阿爸！」默娘哀淒地大叫了一聲。便一頭栽倒在父親遺體邊，昏了過去……。

義救琉球島小兄妹返鄉，送衣贈糧姑嫂日以繼夜，獨舟撐險越澎湖黑水溝，默娘冒險犯難湄洲妹隨。爆竹一連除舊歲，桃符萬象年更新，又是新的一年正月裡，東海海面一年二十多天都是風平浪靜，加之連日來沒有疑難病人上門求醫，所以默娘便在家

中日夜不停地趕著紡紗織布。至二月初，她已織了四匹布。她織的布好，花色又好看，所以往往是一匹未成而買者有十。眼看離清明日只有十天了，默娘準備在父母逝世週年的第一次掃墓，多備些祭物，因此她打算再趕織出兩匹布。

這天，已近黃昏，仍在埋頭紡織中的默娘，忽然聽到從碼頭方向傳來一女孩的悲切啼哭：「阿哥，我要回家去！我要阿媽，我不去廣東！」女孩哭聲未止，便有一男童的哭求聲傳來：「老闆，求你行行好，送我兄妹回琉球家鄉吧，我阿媽見我兄妹許久未歸，她一定會哭出病來的……嗚嗚嗚，老闆，求你行行好吧！」

默娘轉眼望著窗外琉球方向，悲嘆道：「琉球小弟小妹遭逢此難，著實可憐，他兄妹歸鄉思母心切，我當設法送他們回家和他們阿媽團聚！」默娘急步向碼頭奔去，到了碼頭，小孩啼哭聲

是從一隻剛入港的廣東商船內傳出，便朝廣東船走去。廣東船主正要出艙上岸，向曾經救過自己性命的默娘，請教南航風訊，見默娘不請自來，十分高興，慌忙恭恭敬敬地請她入內艙。寒暄了幾句，默娘先把半月內風訊告訴廣東船主，接著說：「我想見見方才啼哭的琉球島小弟妹，不知可否？」廣東船主當即讓水手，把關在後艙的琉球兄妹，帶到默娘面前，見那為兄的年約十二歲，為妹的九歲左右，兄妹雖是衣不蔽體，瘦得皮包骨，但長得眉目清秀，惹人喜愛。

面對滿臉淚水年少兄妹，默娘心生憐憫，掏出手帕，為兄妹倆拭去臉上淚水，為兄的名阿里，為妹的名阿玉，兄妹倆家住海邊杏花村。去年十月，兄妹倆隨經商的父親出海要到福州，經過黑水溝時不幸忽遇狂風大浪，船沉父亡，兄妹倆死裡逃生，隨潮漂到一個芒嶼邊。第二日，被一個出遠海打魚的漁夫救起。因漁

夫養不起兄妹倆，就把他倆賣給了這個廣東船主。

聽罷兄妹的悲訴，默娘眼睛濕潤，把兄妹倆拉到自己身邊，對廣東船主說：「小女意欲把這一雙可憐的兄妹送回家鄉，現今家中無現銀，想以近日剛織成的三匹布，作為買回這雙兄妹之銀兩，行嗎？」

廣東船主說：「神姑如此行善，盡可把這雙兄妹領去，小人豈敢收神姑辛苦織成的布匹？」慌忙連連搖手，隨即抱拳作楫：「去年仲秋的那場大風，小人若非神姑冒死相救，哪有今天？小人報答神姑大恩還來不及，怎敢收神姑布匹？請神姑放心帶他們走好了。」「大伯，海上救難本是小女理應效勞之事，你不必挂在心上，今日你若不收下三匹布，小女豈能安心把這雙兄妹倆領回家？」說著，默娘催促跟在身旁的湄洲妹，速回去取了布來。廣東船主只得勉強收下，價值二十餘兩銀子的布。至默娘把琉球

兄妹帶回家後，他又親自把三四布抱到默娘家門口，不說二話，當即轉身上船，並令水手速速啟錨出海。

默娘要遠渡東海越澎湖黑水溝，送小兄妹回琉球島（現在的台灣），震驚了眾鄉親，咸認萬萬冒險不得，而琉球是個大島，到底杏花村又在那個地方，如何去得？但默娘意志堅決地要在清明節前，送回這倆兄妹返鄉團圓，再回來祭拜雙親！眾鄉親聽了這話也就不再勸她了。此時，年已古稀的王經，顫抖地走到默娘面前，說：「神姑此次橫渡東海，最好有數船陪送，以便中途有個照應，可惜我已老了，出不了海，不然的話，此次我一定要撐船隨神姑同往。」

「阿經叔公，您放心好了，我阿興撐船陪神姑到琉球島！」王興話聲剛落，又擠來十幾個年輕力壯的漁夫，爭著要護送神姑東渡琉球。默娘感動的熱淚盈眶，她首先請王經就坐，然後哽咽

著對大家說：「諸位大伯大叔的心意，小女領受了，只是小女此次去琉球，往返需多日，這幾天海上天氣好，諸位當出海捕漁，以維持生活，小女一船渡東海，足可無事，還望眾鄉親放心。」

默娘隨即吩咐湄洲妹道：「阿妹，我想請嫂嫂助我給琉球小弟妹，各做一件新衣裳，以便趕路。阿妹，妳可去收拾去遠海所帶的包袱，備足咱們八天的乾糧。還要做些小弟妹愛吃的食物。」未幾，繡樓內，燈光下，伴隨著一姑一嫂不停地飛針走線，是她倆低低的說話聲：「阿嫂，我小時候阿爸就帶我去過琉球島一次，那琉球島是個好大好大的美麗寶島（台灣）。琉球島雖是天然的蓬萊仙境，但人烟稀少，百姓生活艱苦。居住深山中農夫樵人，要遭受虎狼毒蟲的侵害；住在海邊的漁民，多受風浪海妖的吞噬，山裡和沿海多有疫病流行，人們得病，由于沒有幾個郎中，所以只好聽天由命。阿嫂，我這次去琉球島，一定要幫

助農夫樵人，設法除去虎狼毒蟲，要把如何認識風浪到來的前兆，如何辨別海潮流向，如何認識各種青草藥，及各種青草藥能治什麼病，以及如何對症下藥等事，全都一一告訴琉球父老兄弟姊妹……讓他們能自救救人，健康和樂地生活。」

陳氏夫人道：「阿妹，你總是想著天下受苦受難的人，唯獨忘了你自己的安危……」「阿嫂，阿爸說他和阿媽要在九泉之下，看著我為天下人多做善事，我正恨自己未能為天下人多做善事呢！」

陳氏夫人叮嚀著說：「阿妹，此次妳和湄洲妹往返都要橫渡黑水溝，聽說哪裡水溝有百里，無風三尺浪，黑潮洶湧，阿妹妳一定要多加小心。」「阿嫂你盡可安心在家，這幾天你在家不要到織房辛苦，咱家今後半年生活所用，待我回來後再織十匹布，即可維持下去。多年來你對我的幫助不少，我真不知要如何感激

阿嫂才好。還有文韜阿弟近來的功課又有長進，只要繼續堅持刻苦攻讀，他日必金榜題名。阿嫂，湄洲妹年已二十有三了，我自己矢志不嫁，我不忍見她也跟我一樣不嫁。湄洲島還有她家的二間舊厝，是個很好的地方，往後有朝一日海妖得到蒼天懲罰後，湄洲島必是個人煙稠密的寶島。因此，我想在適當時後，由阿嫂作主，讓他在湄洲島成親……」「阿妹，阿嫂明白，只是你心裡到底要什麼時候才想到你自己啊！」

白日飛昇，羽化登仙

玉女下凡名默娘，在世行仁積善德，歲月匆匆二八載，老君提示回天台，回歸妙行玉女宮，金闕玉帝下旨封，天后聖母號天妃。世人眼前的光陰，已是宋太宗雍熙四年的正月十五夜子時，見老君與妙行玉女曰：「屈指算來，你奉旨下凡救萬民，已是二十八天，回天台受玉封的時間將近，你應打算歸期。」玉女向老君奏曰：「重陽節，有登高，打算九月初九作為歸天日。」老君曰：「這日是吉日，老君回天台向玉帝稟報，準備給妙行玉女的御封。」

時間如電閃，這時已是九月初了，賢良港的百姓，誰也數不清在這過去的時間裡，年已二十八的默娘，又在波濤翻滾的大海中，營救了多少隻遇險的船舶！然而人們清楚的看到，近年

來，凡經過湄洲灣海面的南來北往船隻，無論是閩船粵船，還是高麗、日本、三佛齊、波斯蘭、大食國、占城、三嶼、真臘、琉球、停留湄洲等等國家的蕃船，不管眼前天氣是晴是陰，海上有風無風，都要轉舵到賢良港，請求林小姐指示風訊和吉凶之事，然後才決定是繼續航行還是在港停泊。

甚至連停泊在泉州港、福州港的要遠洋的中外商船，船主和老闆在開船之前，也都要繞道來賢良港，向林小姐請示風訊。來賢良港的船隻也增多了，**琉球（台灣）人也說：「自那次神姑去琉球島之後，現今深山中的猛虎毒蟲，已被得神姑賜教法術的人們消滅了許多，出海的人也略知風訊了，島上的人生病也知道該服那幾種草藥……**生活大有改善」。**人們信仰神姑，超過了對四海龍王和菩薩的信仰。**神姑除了對所有來訪者有問必答，有求必應外，還要不時出門為治疑難疫病，為百姓解憂排難……。

由於多少年來為諸事辛勤奔波，幾次出生入死，二十八歲的默娘，在九月初的一個清早，給要運貨到大食國的秀嶼港船主周華說了風訊後，第二天早上，到藥房中把所有草藥，全都依類切碎包好，并在每包青草上寫明如何服用，然後把自己以往讀過的書，全部搬到小侄的書房，教導小侄如何依類攻讀經史。隨後轉入房，把自己穿過的全部衣服，一一整理好，到了吃午飯後，帶著湄洲妹出大門，先到賢良港各家各戶探望，然後駕舟到湄洲島上探視所有的男女老幼。

當夜，她在湄洲古厝住宿，黎明這天是初六時分，她離開了古厝，然後駕舟直向當年種植菜子花的小島嶼駛去。等採足了三籃菜子花後，才回到賢良港。一上碼頭，就把這三籃菜子花，分別獻在父母和哥哥的墓前……飯後默娘沐浴畢，到梳妝台前慢慢的梳整，穿上最喜愛的朱紅衣，轉回靜室中為觀音菩薩獻上一柱

香，默娘卻無故上了臥床睡了兩天兩夜。

陳氏夫人見小姑舉止與平常有異，心裡非常不安，慌忙派人去請默娘五個姊姊到來，這件事驚動了整個湄洲灣。到九月初八，林府大門內外，擠滿了前來探望的男女老幼。眾人齊聲說：「我們覺得從林小姐房中傳出，林府滿屋陣陣的香味，許多人說這香味與林小姐出生時的香味一模一樣。」默娘忽聽一陣陣人群的讚嘆聲，睜開雙目，看見五個姊姊和嫂嫂母子及湄洲妹，人人臉上掛著淚，又聽樓下大門內外許多鄉親、男女老幼對老天爺和菩薩求保佑。

神姑醒來，這天已是九月初八。這時神姑湄洲妹開窗往外看看天氣，天上有亂雲飛，不由得大驚道：「明天午後有一連續三晝夜，撥倒大樹的西南風經過東海海面，大風來時，還有傾盆大雨！」神姑拉湄洲妹急忙步出大門口，五個姊姊和嫂嫂及小侄兒

也跟上來。「敬愛的鄉親們，謝您們對默娘關懷，請您們放心，我不是好好的嗎！現在把風訊告訴諸父老、阿姆、阿嬸、眾兄弟姊妹，并請把風訊代轉告外來的官、民、商船。」

這時已近三更時分，忽然默娘駐足，緊握湄洲妹的手，顫聲道：「阿妹！謝謝你多年來對我的幫助，湄洲島是個多好的地方，往後你一定要在島上安居樂業……」默娘手提燈進入廳堂，點起清香向觀音菩薩拜了三拜，隨即向父母牌位連連叩頭，泣道：「阿爸阿媽，不孝女兒今早要去海上遠遊，懇求阿爸、阿媽恕女兒從此難以奉伺香火……」跟隨在旁的諸姊和陳氏夫人都感到意外，心裡惶惶不安。

這時只見默娘又向父母牌位拜了幾拜，然後起身朝惶惶不安的眾姊姊和嫂嫂作恭道：「今日是重陽節，適有登高之日，將去遠遊，以暢抒懷，恨不能與姊姊們和阿嫂同行。」又再向阿嫂

說：「承蒙多年來的關照，我感激不盡，現有幾件事，請阿嫂代勞；藥房中的那些包好的草藥，都是專治各種疑難病症，我在每包草藥都寫明能治什麼病症，如何服法，以後有人上門求藥，望阿嫂按所說病症服藥，這些草藥，可救一百三十六人的性命。還有，湄洲妹隨我多年辛苦，我遠遊之後，望阿嫂作主，為她在湄洲島擇一良家子弟配之。出嫁時，我閨房中一切東西，作為阿妹嫁妝。」

林文韜（十二歲）向阿姑跪求道：「你不要遠遊，小侄讀書，還需阿姑啟蒙……」「好侄子要勤奮攻讀書史，將來科舉得志後，要盡忠報國為民，要孝敬你阿媽。」默娘扶起小侄兒，深情地關照了一句。眾姊姊和陳氏夫人，及侄兒要拉住默娘，然神姑已退到廳堂門口，她又朝廳內眾人深深作了一鞠躬，隨即轉身駕雲向湄洲嶼最高峰飛昇，剎時喧天的鼓樂聲中，神姑看到太上

老君、廣救真人、老仙翁、延壽佛祖（即玄通師父）、觀音菩薩帶著善財童子、和四海龍王……等。

長壽星老仙翁開讀玉旨，召玉女回天庭，玉女接上頂戴珠冠、身披緋衣，腳踏雲履、手按龍行、鳳鬉時隨，車馬隨從，黃蜂兵師前擁、白馬將軍後衛、有千里眼之神、有順風耳之將、青衣童子，待從判官。受帝詔不敢違，飛上湄峰，和眾仙佛一起飛往瑤池，金童迎，玉女隨，見皇母，蟠桃會，登金闕，拜丹墀，玉帝封，天后位（天后聖母），號天妃（又稱天妃娘娘）！

民間立碑建廟奉祀

默娘神姑為林惟慤都巡檢大人一脈，誠如林大人夫婦所求真正光宗耀祖，不但名揚世界，還四海顯威救苦救難，在世行仁積善德，在天顯化濟助眾生，不但為蒲田林氏宗脈永存古德流芳，更是我炎黃子孫中華民族垂世典範。媽祖是中國民間影響最大的女神之一，作為中國第一女海神，除了是船旅漁業傳統的保護神之外，還兼備有賜福祈子等其他職能，成為沿海廣大地區民眾，以及海外華人重要的神明。媽祖早已隨著華人的足跡走向世界，在許多地區安家落戶，是為數不多的具有影響世界的中國神明之一。媽祖的信眾有上億人，在中國神祇史上，具有諸多之最，即歷代對其尊稱最多，皇封最多、媽祖宮廟最多、傳說最多、信徒最多、慶典最盛等。這在中國民間諸神和仙佛信仰中，恐怕是絕

無僅有的。

歷代官方對媽祖的尊稱計有：夫人、靈惠夫人、昭應夫人、崇福夫人、善利夫人、靈惠妃、助順妃、英烈妃、慈濟妃、善慶妃、天妃、護國庇民天妃、感應聖妃、天后、天上聖母等等。民間對媽祖的尊稱有；神姑、靈女、神女、龍女、海神、水神、海神娘娘、海上聖母、天后娘娘等等；而俗稱則有媽祖、祖媽、娘媽、娘娘、祖姑、老媽、媽祖婆、老娘娘等等。

媽祖分靈（分祀，又稱分香、分身、分燈）稱謂：由莆田分靈者，成為湄洲媽；由同安分靈者，稱為銀同媽；由泉州分靈者，稱為福州媽等。

在台灣分香子廟則稱呼為：老大媽、新大媽、老二媽、興二媽、聖二媽、聖三媽、老四媽、聖四媽、老五媽、老六媽等。此外，尚有太平媽、船頭媽、斑鳩媽、紅面媽祖、烏面媽祖、水尾

娘娘等。

古今中外有哪一位神明，有如此眾多的稱謂？絕無僅有！就只有媽祖一位。媽祖有如此多的稱謂，顯示了中華歷代階層的民眾，對媽祖的尊敬、崇拜、愛戴和信賴。所以如果說媽祖是全民熱愛的女神，一點都不為過。

奉祀媽祖的宮廟名稱很多，中國北方多稱為天妃宮、天后宮；民間習稱娘娘廟、奶奶廟；南方多稱為媽祖廟、媽祖宮、娘娘宮等。

中國海外媽祖廟的具體數字，已難以估計，媽祖故鄉蒲田等地，媽祖廟數百近千，村村鎮鎮都有大大小小的媽祖廟。

在台灣，媽祖廟共有1500多座，已列為文物保護建築的就有五百餘座。媽祖廟遍及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及至內陸地區，延至東南亞（泰國、緬甸、寮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歐洲、

北美及南美洲等地，大略統計，世界各地的媽祖廟應該接近一萬座。

在九龍，有一座名叫大廟的天后宮，十分有名。與其他天后廟不同的是，廟內設有天后娘娘的寢室，室內設有龍床，每逢農曆三月二十三神誕日，婚後尚未生育的信女們，常來這裡拜娘娘。求子心切的女士們，只要肯給廟裡一些佈施，就獲准去模模龍床，相傳會得到媽祖之祝福：「早生貴子！」

台灣最古老的媽祖廟，屬澎湖明代創建的古天后宮，正殿前有個石葫蘆。葫蘆，是中國民俗中多子多孫、善孕的象徵，歷來是人們祈求生育添丁的崇拜物；這也正是媽祖送子賜兒，護佑生育的反映。

媽祖廟宇遍天下，信眾上億。單說台灣人口有兩千多萬，信仰媽祖者當有上千萬人。僅僅一座台灣北港朝天宮，每年來此燒

香保平安的就有百萬之眾。由於媽祖除了有護航的功能之外，人們都相信祂也具有消災祈福的本事，所以從南到北的千千萬萬信眾，乃至海外華人的崇拜等等，自然信眾上億。

歷代朝廷褒封御祭

媽祖為北宋初人，去世後漸被神化，並引起歷代王朝的重視。南宋高宗時，首次封媽祖為靈惠夫人，以後南宋歷代皇帝先後加封媽祖為夫人、妃等種種名號，達16次之多。

元代的封賜進一步升級，封媽祖為天妃等種種名號共5次。

明朝對媽祖的皇封則有兩次。

清朝皇帝，媽祖又被褒封，多達15次，封賜為天后、天上聖母成為女神中最高封號。

歷代皇帝對媽祖的封賜，竟多達38次之多，這在華夏諸神中，是極為罕見的，這也顯示了媽祖，在最高統治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1. 北宋代：宋徽宗（宣和年間）親筆題賜「順濟」兩字之匾額

賜予女海神－民間立廟供奉默娘神姑之神女祠（後改為順濟廟）。

2. 南宋代14次：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封靈惠夫人。

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封靈惠昭應夫人。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封靈惠昭應崇福夫人。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封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

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封靈惠妃。

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年），封靈惠助順妃。

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封存靈惠助順顯衛妃。

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年），封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妃。

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妃。

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

宋理宗寶祐三年（1255年），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
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年），封靈惠協正嘉應慈濟妃，同年再賜封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
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

3. 元代5次：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9年），封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封南海明著天妃，加封廣祐明著天妃。
元成祖宗大德三年（1299年），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封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同時鉚賜廟額「靈慈」之匾。
元惠宗至正年十四年（1354年）封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

天妃。

△元惠宗至正年十年（1350年）下詔賜封天妃之父為種德積慶侯，母為育聖顯慶夫人。

4. 明代2次：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

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同時御賜廟額「弘仁普濟天妃之宮」。

5. 清代15次：

康熙十九年（1680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后。

乾隆二年（1737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天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天后。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天后。

嘉慶五年（1800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天后。

道光六年（1826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安瀾利運天后。

道光十九年（1839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安瀾利運澤覃海宇天后。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安瀾利運澤海宇恬波宣惠天后。

咸豐二年（1852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天后。

咸豐三年（1853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天后。

咸豐五年（1855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天后。

咸豐五年（1855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天后。

咸豐七年（1857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

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振武綏疆天后。

同治十一年（1872年），要再加封時，經禮部核議，以為封號之字號過多，不足以昭鄭重，只加上嘉佑二字而為嘉佑天后。

△同治八年（1869年）以天后左右二神護運有功，敕封千里眼（高明）為金將軍，順風耳（高覺）為柳將軍。

天后聖母顯化救難

神姑在世行仁懸壺濟世，在天仍然顯化救苦救難，伏妖除魔匡正馴服部將，偉哉妙行玉女慈心悲憫，猶如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媽祖手下有兩個助手，一個叫千里眼，一個叫順風耳。傳說這兩個妖怪原來是殷末紂王部下高明、高覺倆兄弟。他們被姜子牙打敗以後，就逃到桃花山，興妖作怪，加害生靈。桃花山附近的老百姓不得安寧，就向默娘求救。默娘從十六歲那年窺井得到天書後，經過多年鑽研、修煉、精道術、法力無邊，經常是人在家裡而神靈出遊四處。因此，人們都尊稱她為神姑。

當默娘聽說桃花山妖怪在糟蹋老百姓時，就下決心前往一趟，為民除害。這一天，默娘正同一群女孩子上桃花山採野菜，兩個妖精看到這些女子，就要上前動手去調戲。默娘一見，立刻

挺身而出，大聲責罵它們。兩個妖怪想：「一般懦弱女子，見了我們早就個個嚇得魂飛魄散；而這個女子竟然如此大膽，其中必有緣故。」於是，兩個妖精騰空一躍，化作一道毫光，叫人看得眼花撩亂，默娘見了，立即施展法力，將手中一條絲帕向空中拂了一下，頓時，紅雲翻滾，狂風大作。

兩個妖精知道自己無法抗拒，想跑又跑不得，只得現出原形，一個拿著斧頭，一個拿著方天戟，惡狠狠地向默娘衝了過來。默娘見了，不慌不忙，順手抓起一把砂子撒去，矇住了妖怪的眼睛，并厲聲喝道：「大膽妖怪，還敢行凶麼？」兩個妖怪嚇得魂不附體，慌忙丟下武器，跑到默娘面前求饒。默娘收了法力，對兩個妖怪警告說：「今後如再作惡殘害百姓，決不饒恕！」

過了兩年，這兩個妖怪又出來搗亂，依然在海上興風作浪。

受害的漁民又來向默娘求救。默娘看了天書，知道這兩個妖怪原來是北方的水星和西方金星，須用土來剋水，火來剋金。於是，她打扮成一個漁女，駕船到了海上。兩個妖怪見海面上有人經過，就要動手行凶。默娘立即拋出一撮土和一把火。只見那一撮土變成一座大山壓向千里眼，一把火化為熊熊烈焰，撲向順風耳。兩個妖怪自知沒處可躲，就俯伏在地，向默娘磕頭請罪，并發誓永遠改邪歸正，聽從神姑使喚。

從此以後，這兩個妖怪便成了默娘手下的部將。其中一個紅臉的，是金星化身，金被火燒因而紅臉，這就是後來的順風耳；一個藍臉的，是水星化身，水被土克，所以臉藍，這就是後來的千里眼。這兩個妖怪，後來跟隨默娘在海面救人，以此立功贖罪。所以，此後凡是漁民海上遇難時，只要呼喚媽祖的聖名，都會被順風耳聽到、千里眼看到，他們便會擁著媽祖娘娘，趕來拯

救遇難的人。

助戰禦敵。明代，日本倭寇侵擾我國沿海地區成為一大禍患，為此朝廷多次派將領率軍團剿。在中國沿海地區，特別是福建沿海軍民，在抗倭寇鬥爭中，付出了很大代價。當時民間流傳，媽祖協助明軍打擊倭寇的一些傳說：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正月，倭寇舉兵渡海，欽差都指揮張翥，統領浙江定海衛水軍防禦，距海相持。日本習慣水戰，分舟師據海口，浙江水師兵士困甚，同叩禱天妃，拜請水仙，忽波心撼激，賊舟蕩漾浪中，撐東涌西，水軍與賊船首尾相擊，半刻間，賊篷綷繩斷，水軍中一將士，披髮跳躍大呼曰：「速越舟破賊！」張翥發令曰：「此神所命，先登者重賞！」遂奮勇衝殺，擒獲甚多，其投水死者不計其數，全收破蠻之攻勢。都指揮感念曰：「此神所命」，就可以激勵將士們奮勇殺敵，顯示了媽祖巨大的感召力。

助清軍安定福建、收復台灣。媽祖是福建人，最初是福建地方海神，自然與閩台事物關係十分密切。清代有關媽祖協助清政府安定福建、收復台灣的傳說很多，如相傳康熙十九年，媽祖護佑萬將軍征剿廈門，康熙二十一年助施琅將軍出兵平海寇，二十二年再助施琅收復台灣，助使臣林、汪等冊封琉球（台灣）……媽祖助清朝萬將軍，統率舟師征剿廈門，駐紮崇武，與敵對壘，夜夢天后告之曰：「吾佑你等乘北上風取勝，使敵遠遁。」次日，果然北風驟起，敵被打敗而退。

掛席泛槎（**木筏**）。相傳媽祖在世時，有一天，海上起風浪，媽祖要渡海。岸邊有隻木筏，但是沒有船槳，也沒有船篷，加上風急浪大，船手不敢開船，媽祖對船手說：「你只管起船。」隨即叫人將草席掛在桅桿上用作船帆。木筏開上海面，乘風破浪，飛馳而去。

化草救商。相傳媽祖在世時，湄洲嶼西邊有個出入湄洲的要衝叫門夾（即今天文甲）。有一天，一艘商船在附近海上遭到巨風襲擊而觸礁，海水湧進船艙，即將沉沒，村民見狂風巨浪，不敢前去營救。在這緊急時刻，媽祖信手在腳下找了幾根小草，變成一排大杉木，漂到並附在即將沉沒的商船上，商舟免遭沉沒。船中人得救。

收伏二怪。相傳媽祖在世時，湄洲有嘉應和嘉佑二怪，經常出沒害民。有一天，一位船客遭怪物作怪，船將沉沒。媽祖見之，即化作一貨船，前去救難。嘉佑見貨船前來，立即來追貨船。媽祖口念神咒，將其制服。嘉佑當即叩首服罪，媽祖將其收入水闕仙班。為制伏嘉應，媽祖施計，於山路獨行，嘉應以為是一民間美女，便起歹心前來觸犯，媽祖一揮拂塵，嘉應見之不妙逃去。時隔一年，嘉應又出來為害百姓。媽祖說：「這個怪物不

歸正道，必然擾害人間。」於是叫村民帶符焚香齋戒，自己則乘小舟到海上，出其不意降服嘉應，媽祖也將嘉應收為水闕仙班一員。

降伏晏公。相傳媽祖在世時，海上有一怪物叫晏公，時常在海上興風作浪，弄翻船隻。有一天，媽祖駕船駛到東部大海，怪物又開始興風作浪，媽祖乘坐的船隻搖晃的非常厲害。媽祖即令拋錨，見前方波濤中一舟上，有一金冠繡袖、掀髯突睛之神在作怪。媽祖不動聲色，掀起狂風巨浪與之抗擊，晏公害怕媽祖的神威，叩拜蕩舟離去。但怪物一時為法力所制，有所不服，於是變成一條神龍，繼續興風作浪。媽祖說到：「此妖不除，風波不息。」便在中遊拋錨，制服神龍。媽祖命令晏公，統領水闕仙班十八神，衛護海上船民，後來晏公成為媽祖部下總管。

收伏高里鬼。相傳媽祖在世時，高里鄉出了一個妖怪，含沙

侵染百病。當地百姓前去求媽祖醫治，媽祖給求治者一符咒，叮囑回去後，將符咒貼於病人床頭。妖怪知符咒法力巨大，於是變成一隻鳥逃去。媽祖追去，見鳥藏在樹上，鳥嘴噴出一團黑氣，媽祖口中念道：「此怪不能留此，為患鄉里。」追擊並將其抓獲，原來是一隻鵪鶉。媽祖用符水噴灑，小鳥落地變成一撮枯髮，媽祖取火燒之，枯髮現出小鬼原相。小鬼忙叩請歸順，媽祖於是將其收下服役。

解除水患。相傳媽祖二十六歲那年，陰雨連綿，福建與浙江兩省備受水災之害。當地官員上奏朝廷，皇帝下旨就地祈求，但祈求毫無效果。百姓請求媽祖解害，媽祖道：「災害是人積惡所致，既然皇上有意為民解害，我更是應當祈天護佑。」於是焚香禱告，天開始刮起大風，並見雲端有虬龍飛逝而去，天空晴朗。那一年獲得了好收成，人們感激媽祖。省官於是向朝廷為媽祖請

功，獲准得到褒獎。

焚屋引航。有一天深夜，海上突然刮起風暴，像每次救險那樣，默娘在沉睡中被風聲驚醒，急忙起身來到海岸上。黑暗中閃動著幾點白光，隱隱約約可以聽見被陣風吹散的呼救聲。默娘知道，那一定是被風暴困住的船隊，正祈求幫助。大海無情，這時再駕舟出海恐怕來不及了，默娘轉身往家裡跑，還沒進門，就大聲呼喚父母兄姊跑到屋外去。默娘家人十分信服默娘，她的話比聖旨還管用，一窩蜂地跑出門外。默娘一揮手，把手裡的油燈摔向屋旁的草棚，草棚裡柴禾很乾燥，見火就著，加上風勢很猛，草棚頓時燃燒起來。

接著，整座屋子也陷入火海之中。被困在海上的是一隻外國海商船隊。危急之際，左前方突然昇起一片沖天火光，船上人欣喜若狂，認出起火的地方是湄洲灣，趕緊把船隊開進港灣。第二

天一亮，為答謝放火引航的人，他們一路打聽來到默娘家。只見林家已成一片廢墟，家中一應物品全部燒盡，他們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隨著默娘的名聲越傳越遠，來湄洲灣做生意的商人也越來越多。

「哭臉」中軍。在湄洲媽祖廟旁，建有一座中軍殿，裡面雕塑有一位中軍、一匹白馬。這裡面還有一段有趣的傳說。相傳，清代有個姓姚的總督，奉朝廷的命令，要去征剿海盜。出發前，到媽祖祖廟祭神，並許願說：「這次征剿如果能順利，一定要來擴建廟宇。」不久，姚總督果然打贏。回來後，就到媽祖廟致祭，並建鐘、鼓兩樓及山門，最後還剩下許多杉木、石料，又在山門旁蓋了一座廟宇，但一時不知道這廟宇該叫甚麼名字。

姚總督想：「媽祖貴為天后，雖然手下有千里眼、順風耳兩位將軍，但還少個手下總指揮。這座新蓋的廟，應該有個中軍

來鎮守才好。可是這位中軍該怎麼塑呢？」他一時想不出。臨走時，就對媽祖說：「殿已蓋好，少個中軍，媽祖有靈，請娘娘自選。」想不到這位姚總督回家不久，就病死了。這時中軍殿的塑像剛完，廟主請姚夫人到殿祭祀。姚夫人到了媽祖廟，燒香祭祀以後，就來到中軍殿，對著塑像，想起了當時跟老公一起許願的事，一下子眼淚齊流。在場的隨從看到這情景，個個都流下眼淚。

忽然，有個人抬起頭，看到泥雕像也是滿臉淚痕。大家都吃了一驚。其中有個隨從忽然昏倒，口裡喃喃地說：「我就是姚總督，去年在媽祖面前說過，中軍殿裡無中軍，所以被媽祖請來鎮殿。今天見夫人哭得傷心，所以不覺得也流下淚了。」姚夫人聽這人一說：「啊！」地一聲大叫，立即撲向塑像。這下不得了，急得塑像滿臉通紅，馬上退了神。神一退後，中軍塑像的臉就

變成了紅色，而且看去總有點憂容。隔了許久，有人重新再塑，雖然臉不加色，但過了一夜後，又變成了紅色，而且總是帶點憂愁。這事傳開後，人們知道這個中軍就是姚總督的神像，於是在殿中右邊門前，塑了一匹他生前最喜愛的白馬，讓他來騎，以便處理事務。後來，這個殿就叫中軍殿。

媽祖湄洲祖廟聖地

祖廟始建，福建省湄洲灣裡有一顆燦爛的明珠－湄洲島。湄洲島天生麗質，擁有萬頃碧波、黃金沙灘、眾多古蹟、蔥蘢叢林。這是一個南北長9.6公里，東西寬約1.3公里，面積只有16平方公里的小島（東去台灣台中僅72海里）。環島優質沙灘長達20多公里，有眾多海濱場；還有4平方公里的防風林帶，是理想的渡假勝地。作為媽祖文化發源地的湄洲島，猶如鑲嵌在台灣海峽西岸中部的一顆璀璨明珠，放射出「海上女神」獨特文化的燦爛光彩。這裡，旖旎的自然風光和深厚的人文景觀，襯托著千年媽祖古廟，巍峨壯觀，燦爛輝煌。

湄洲媽祖祖廟，位於福建莆田湄洲島北部的山上。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漁民百姓在山上立祠紀念，稱她為「通賢靈

女」。當時的媽祖祠不過是間小房子，僅落落數椽，極其簡陋，而鄉裡漁人禱求必應，航海者崇拜顯聖，幾無虛日。後來有個叫三寶的商人，感戴神恩，捐金創建廟宇。宋仁宗天聖年間，聞神光屢現，受其庇佑者，集資擴建，廊廡殿宇逐漸增大。

湄洲島媽祖娘娘祖廟，經歷代擴建修葺，特別是兩岸開放以後，來自台灣的天后宮團體，集資大力贊助修建，而日臻完善；近年來台灣和海外華僑等，又集資重修擴建，現已形成錯落有致、輝煌壯麗的建築群。從祖廟的第一道大牌坊進去，兩邊可見雕樑畫棟的長廊，依山勢逶迄；迎面就是一座城闕形的山門，內供千里眼、順風耳兩守護神。出山門再登石級，仰望凌空而建的儀門牌坊，俗稱聖旨門，寓媽祖曾受歷代皇帝賜封之意。儀門與廣場相連，往上有鐘鼓樓東西相對，每逢節慶，鐘鼓齊鳴，聲震海疆和人心。鐘鼓樓的中間正面，對著祖廟的正殿又稱太子殿，

這是因清康熙皇朝，福建總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姚啟聖（人稱太子公），曾對正殿進行改建修繕，所以後人便將正殿稱為太子殿。

與正殿比鄰的是梳妝樓和升天古蹟，傳說就是媽祖梳妝和羽化升天的地方。正殿的左上側是寢殿，係供奉媽祖的主要殿堂，也是平時舉行祭祀的地方。寢殿尚存有一尊文物價值很高的媽祖石雕像和一枚御賜印璽，均為鎮廟之寶。出寢殿再往上，有石磴道四通八達，道旁有朝天閣、升天樓、觀音殿、佛殿、五帝廟、中軍殿、愛鄉亭、龍風亭等建築物，都各具特色，各展雄姿，供遊客瞻仰禮拜。

祖廟的山巔，有一塊「觀瀾巨石」，站在石上遠眺，但見海中有山，山外有海，山海相銜，海天一色，湄洲島的秀麗景色盡收眼底；又聞海濤拍岸，潮音鏗鏘，有如龍吟虎嘯，令人心曠

神怡，此即莆田二十四景之一的湄嶼潮音景緻。在祖廟山的最高處，現在直立著一尊高14米的巨大媽祖石雕像，雕像面朝東南，遙望台灣寶島（蓬萊仙島）。人們在瞻仰之餘，常常在這尊高大潔白、慈祥端莊的媽祖雕像前留影紀念，祈求健康吉祥萬事如意。湄洲祖廟的獨特之處，在於朝聖與遊覽的自然結合，人們在濃厚的媽祖文化氣氛中，得到精神啟迪，又在峰迴路轉、登山觀海中，感受聖哲的偉大情操，和迷人的景緻，令人緬懷媽祖德澤，永懷慈輝！

◎參考書目：

一、媽祖文化研究　羅榮春　天津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九月

二、媽祖信仰研究　李獻璋（澳門文化研究學會）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一九九五年四月

三、鄭和史跡文物選　袁俊卿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四、天后聖母聖跡圖誌　清　林清標　清代彩繪冊頁本

五、媽祖的傳奇故事－天后聖母　馬來西亞藝文有限公司出版

六、千年媽祖　黃美英　台灣　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七、媽祖傳　媽祖娘娘湄洲祖廟取回古本

八、媽祖神韻　李露露　台灣　學苑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

九、媽祖研究學報　Journal of Mazu Studies vol.1 04－2004
馬來西亞雪隆海南會館－天后宮　媽祖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十、媽祖研究學報　Journal of Mazu Studies vol.2 11－2005
馬來西亞雪隆海南會館－天后宮　媽祖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十一、天后聖母－媽祖娘娘的故鄉－莆田　中共莆田市委宣傳部
及中共莆田市委外辦聯合出版　（莆）新出（2005）內書
第26號

十二、湄洲媽祖巡護台灣記　媽祖文化研究中心　湄洲媽祖廟董事會　莆台新聞交流協會聯合編著　閩新莆（98）014號

十三、台北市關渡宮媽祖傳石雕詩集　陳林富　財團法人關渡宮管委會出版二〇〇八年六月

十四、豐原慈濟宮—沿革誌　郭石來、曾義誠　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二〇〇六年十月出版

十五、清乾隆帝敕建天后宮誌　吳誠　鹿港新祖宮管理委員會二〇〇一年夏月初版

結論

運筆至此將是完成截稿之時，每當研讀媽祖傳和研究「媽祖聖道」資料時，經常被「祖姑」的言行睿智，救苦救難，扶窮濟貧，施醫贈藥，為眾生犧牲，無有階級之分，貧賤富貴之區別的偉大情操、和無私的奉獻精神，感動的熱淚盈眶。編輯期間每至夜寢時分，總是耽心無法將「天后聖母」－「媽祖聖道」，作巨細靡遺，詳實敘述，深恐遺漏于萬一。然祖姑在世時，她平凡中的不平凡，實難以筆墨所形容，更何況羽化昇天，受金闕玉帝誥封為「天上聖母」，仍時時顯化，尋聲救苦濟難，猶如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慧，深植世人永遠的效法和學習。當我們緬懷媽祖的一言一行，永懷天后聖母的一事一智之時，倒不如透視祖姑平凡中的不平凡，用心學習，造就自己，成就他人，無私奉

獻，以啟天心，方不枉人世間走一遭。

偉哉！湄洲祖姑，天后聖母，天妃娘娘，媽祖娘娘—乃我中華炎皇子孫共同的慈母，世界的守護神，讓弟子以下列律詞，詠歎和感懷媽祖娘娘的德澤：

媽祖是我炎皇子孫的祖姑，是行船海事商貿的女海神。

莆邑地區民間救疾濟苦的良醫，祈雨祈晴送子助育神姑求必應。

是朝廷海衛水師的靈助督戰神，乃皇朝陸路大軍作戰的守護神。

慈心悲憫懸壺濟世施醫贈藥，正氣參天除惡無懼排紛解難。

同心同德無分貴賤視病猶親，在世行仁積善德民間垂典範。

巡天顯化救苦救難即時護助，億民奉祀崇其德建廟仰其神。

行仁篤義開枝散葉名揚四海，中華子孫林氏宗脈永沾慈暉。

附錄一　天上聖母經本文

※唱佛版

志心恭請

天上聖母寶誥（念誦三遍）

志心皈命禮

聖德參天　國家忠孝無雙女　母恩配地

閫省功名第一人

通賢靈體　默靜仙真　傳古聖之道統

學先祖之慈仁

救苦救難　愛國愛民　大慈大悲　至節至貞

敕封天上聖母　玉封天后尊神

開經偈

天垂雨露綴真經　上下無分同世聽
聖德霱雲光普照　母心奧旨喚人醒

天上聖母經

憶宋代　建隆時　興國兆　可先知　禎祥現
見著龜　聖人出　亦可知　現麟瑞　生孔子
產聖母　寶光輝　追古代　想今茲　文聖人
有孔子　武聖人　有關羽　女聖人　默娘兒
林家女　湄州居　父母善　祖先慈　積善家
慶有餘　生聖母　出凡姿　生彌月　不聞啼
名默娘　眾稱異　幼讀書　萬事知　能作文
能作詩　孝父母　守倫規　傳聖道　遇真師
授真訣　指靈機　三教書　共一理　上論篇
一貫之　華嚴經　守三昧　道德經　藏妙義

悟真篇　極樂地　無縫塔　烹靈芝　三寶足　結靈體　救世法　能喚雨　收二將　順風耳　湄港魚　物知禮　通賢女

參同契　回斗柄　收神炁　存心法　一氣歸　得此法　出鄉里　常救急　在北西　輔聖母　禁網圍　魚聚會　人稱奇

黃庭經　轉生機　偃月爐　窮性理　四大假　上天梯　海陸難　常扶危　二將名　多救濟　恩澤大　參拜儀　廿九歲

爲憑據　玄關竅　真火炊　盡性後　還太虛　出陽神　我扶持　降魔法　是何誰　民同胞　物皆知　功滿足　丹熟時

如來藏　當寶貝　硃砂鼎　立命基　六四卦　亦頗奇　能驅蛟　振神威　千里眼　物同與　祝壽誕　行成期　純陽體

法身飛
登湄峰
蟠桃會
人爵榮
號順濟
琅南征
我扶持
御筆寫
在此時
欲學我
勤讀之
聖仙佛
忠烈士

早成道
到瑤池
登金闕
天爵貴
人欽仰
艦近湄
助戰勝
作敕語
想光陰
勿延遲
口而誦
任君爲
曰成仁

似顏子
金童迎
拜玉帝
至宣化
恭奉祀
遇暴風
凱旋歸
稱忠孝
似走駒
肯回頭
心而維
遵吾教
曰取義

上帝詔
玉女隨
玉帝封
賜厚惠
至清帝
艦隊危
琅奏上
稱仁慈
勸婦女
到岸堤
始終一
聽吾辭
天日星

不敢違
見王母
天后位
立廟宇
有康熙
琅祈禱
帝歡喜
封聖母
並男兒
聖母經
志莫移
一等人
河嶽地

人浩然
宋岳飛
留嵇血
顏烈氣
出師表
敏裙詩
擎天柱
萬古垂
追歷山
痛嚙指
哭生筍
掘西籬
先嘗藥

三才氣
文天祥
勿洗衣
吞胡羯
蘇牧羝
乂血書
立地維
求忠臣
冰求鯉
賣身葬
金賜巨
取生魚
遠負米

忠烈人
書帶詞
頭可斷
擊楫誓
莊公簡
絕命詞
鬼神敬
宜孝子
蚊飽血
滌溺器
葡萄奉
截竹遺
泣杖悲

流芳史
吞逆賊
將軍志
笏擊賊
董狐史
躬盡瘁
綱常持
克孝人
嘗糞奇
乳姑勤
瓜果隨
遠望雲
受箠喜

背涅痕
巡嚼齒
罵斷舌
頭破碎
正氣歌
不畏死
凜烈氣
可枚舉
搤虎救
泉躍鯉
七年粟
近綵戲
扇枕勤

容烹雞
鹿乳奉
問膳帝
成懿德
懷冰志
漢楊震
傳三世
不義財
獨伯夷
廉美德
宜先知
夫歿後
節毀耳

棄官尋
拾椹事
古聖賢
全秉彝
鶴俸清
畏四知
飲投錢
稷毋棄
世俗人
當效之
三從訓
守節志
廖伯妻

刻木事
行傭供
皆孝子
講孝道
魚飧似
范宣堅
項潔己
廉財色
爭求利
廉說盡
四德備
古烈女
潔斷指

遺絲橘
聞雷淚
尊天經
說廉士
懷清潔
百絹辭
宋太守
武美譽
不貪婪
講節義
夫君在
說汝知
梁寡婦

順單衣
分羹賢
立地義
握雪心
隆勉子
慎懷廉
越石窺
大清廉
古今稀
勸婦女
宜順義
曹令女
烈割鼻

范慎女
同此輩
秋胡妻
全忠義
陳孝婦
香字示
粉書扉
陶嬰義
東髮封
楚貞姬
清風嶺
崩城悲
磨笄山

亦如是
相登妻
卻金戲
縈上書
竭力事
封夫人
歎息意
號禮宗
賈直妻
蕭草業
貞婦祠
詠柏舟
孤燕詩

趙高妻
截髮誓
貞義者
救父計
不嫌疾
投井逝
烏鵲篇
不再配
墜崖卒
營生資
望夫石
節誓辭
烈女篇

塗面穢
玄齡妻
刎頸斃
盧孝婦
由夙締
徐飲血
傷心句
號貞姜
陳仲妻
懷清臺
古跡遺
託井水
事不虛

韓玖英
剔目示
卻寶帶
冒刃衛
剪皮金
李斷臂
黃鵠歌
約不違
願守墓
巴婦居
成竹斑
志無移
今婦女

能效之　稱菩薩　稱賢儒　我同伴　到華胥
上帝封　號仙妃　忠孝廉　並節義　諸先哲
爲人師　聖仙佛　從此爲　善惡篇　亦須知
天眼昭　日月輝　三台星　北斗魁　頭上列
不遠離　有灶神　有三尸　別善惡　錄是非
奏天曹　褒貶施　善者昌　惡者危　報應法
如影隨　來祈禱　多敬禮　我命將　暗察窺
千里眼　順風耳　速查探　詳悉歸　爲善事
我歡喜　爲惡事　難保汝　或現報　或延遲
十八獄　放過誰　勸諸君　勸學之　陰騭文
指南機　感應篇　正法規　講善事　說仁理
兩寶典　必讀之　萬惡孽　首淫痴　百善行
孝先爲　速修善　改前非　福可得　禍可移

降禎祥　最靈威　念此經　易療醫　末劫年　禾枯死　念此經　祟走移　拜北斗　來求嗣　念此經　天堂居　消災害

生好兒　救眾生　風自微　瘟疫盛　多險嶇　念此經　易生兒　洪水害　延命期　念此經　訟獄離　超九祖　保鄉里

家昌盛　發慈悲　多疾病　傳染時　念此經　降大雨　妖魔祟　暴風雨　念此經　產賢兒　諸地獄　度魑魍　念此經

神助爾　逢颶母　身體虛　念此經　保安居　婦人孕　人被迷　念此經　壽期頤　命運凶　血污池　念此經　福自歸

聖母經　舟船危　念此經　疫自離　久旱魃　難產時　念此經　風雨止　人無子　多是非　念此經　出輪迴　功德大

難思議　靈驗多
真言篇　同誦之
諸賢士　乩筆術
遺一經　傳萬世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難盡辭　佈甘露　施法雨
至乾隆　淨土寺　大禪師
諸法備　顯聖跡　揚名譽

家門清吉得安寧
堂上父母享遐齡
魍魎妖魅永滅形
諸般營業必稱情
消災解厄運通行
無子祈求丹桂馨
豪雨暴風即時停
疾病瘟癀可不生
四海波濤立刻平

虔誦天上聖母經　神清氣爽保康寧

虔誦天上聖母經　一年四季福祿增

天上聖母成道真言（念誦三遍）

天恩章

稽首禮穹蒼　高明覆十方　無窮生萬物

風雨露三光

大慈悲　救苦難　唵　喇哪唎　囉吽哆　[氣/皿]嘛娑婆訶

地德章

稽首禮坤元　博厚載無邊　山河承永固　無洩亦無傾

大慈悲　救苦難　唵　嗎唎哆　都嗜囉　寍[宀/彡]娑婆訶

成聖章

稽首禮真師　全我還大虛　上乘開覺路

黃婆育嬰兒

大慈悲　救苦難　唵　阿利也　蘇唎哆
陀窨娑婆訶
體道章
稽首禮法王　陰陽一氣藏　黍珠懸米大
照徹八千場
大慈悲　救苦難　唵　歪靈陀　蘇唎哆
菩提娑婆訶
聖母完經讚
聖母大慈　懷念世民　爲人救苦解災危
恩德霑黎民
雅化世道　濟度功永垂
南無大聖菩薩摩訶薩　天上聖母經（終）

附錄二

※唱道版

香讚

香雲彌布　聖德昭彰　菩提心廣莫難量
觸處放毫光
爲瑞爲祥　供養法中王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
南無天上聖母菩薩（三稱）

開經偈

天妃度化應人間　海上現身救苦難
菩薩心腸悲濁世　威神到處挽狂瀾

皈命天后天上聖母元君（三稱）

天上聖母經

末法轉時。眾生造業深重。世道崎嶇。人心奸詐莫測。蓋謂受身之後。去聖時遙。佛法無因見聞。因果歷然不信。孰知善惡兩途。業感之勝劣。明闇相形。招報之差別。善者。則謂人天之勝途。惡者。則謂三塗之異轍。修仁義則歸於勝。興殘害則墜於劣。其居勝者。良由業勝。非諍兢之所要。受自然之妙樂。趣無上之逍遙。其墜劣者。良由業劣。處三塗之劇苦。受地獄之嚴刑。悲長夜之難旦。而優劣皎然。世人莫能信之。以吾我故。好起疑惑。以疑惑故。多不向善。不受人勸。自任其力。造諸惡事。常習愚痴。從迷至迷。隨物欲以漂沉。由苦入苦。遂色聲而貪染。只圖眼前受用。不顧身

後招殃。以致茫茫於苦海之中。無由解脫。然非聖賢出世。何能拯援。

時值宋興。建隆庚申之歲。三月二十三日。金烏將西。時有紅光一道。晶瑩奪目。異香滿室。氤氳不散。俄頃之間。聖女托迹於林家。奇哉彌月。不聞啼哭之聲。故命名曰默娘。幼而聰穎。凡姿不類與群女。從師就學。一讀成誦而文義皆通。事親至孝。閨省女流稱第一。資性迴異。喜愛淨几焚香。信奉觀音。誦經禮佛虔誠。長遇明師。傳授玄門秘法。日夜殷勤參修。未久便能悟諸要典。時年十六。窺井得符。遂得靈通變化。驅邪救世。演大神通。常駕彩雲飛渡大海。救護舟船。眾皆啣恩載德。尊稱通賢聖女。芳華二九。功圓果滿。重陽之日。湄峰頂上。白日飛昇。爾時彩雲密

布。天樂齊鳴。竟脫凡胎而入聖胎。

自今以後。屢顯神靈。降福與人間。來去縹緲。隱現乎江淮河海之中。孚濟護國。保衛轉輸。安波定浪。拯生民於陷溺。化凶險爲禎祥。其救世利人之心。無異乎大士之化身。慈帆寶筏。度一切苦厄。婆心至切。視蒼生如赤子。累昭靈異。有禱而必應。虔祈默相。無感而不通。密演神咒。收伏二將在西北。一明千里眼。一聰順風耳。遂服神威而皈正教。隨侍効命。察奸報事。輔吾救世。護國佑民。若有賈客漁夫。或農工技藝。種作經營。或行兵布陣。或臨產難。或官非撓聒。諸多惱害。或色身羸弱。疾病纏身不息者。汝等若能一心恭敬稱我名號。我即應時孚感。悉令所願從心。解諸苦惱。

故累代錫命。寵頒褒旌。迨至清帝敕封天上聖母之

號。四海分靈。春秋俎豆。連綿不輟。吾常遊化人間。到處現身。學菩薩之精神。悲愍濁世眾生。福善禍淫。禦災捍患。變化而不可測。凡有淨信男女。竭誠致敬而禱者。如影隨形。似響隨聲。皆從其願而錫之福。若有違心悖逆之輩。則有時豈無一二示警。以堅善信之心。其或未然。故于降祥降災之中。安知彰善癉惡之驗。我今重宣偈曰。

天降通賢女　林家誕默娘
祖先多積德　父善母慈衷
資性超凡俗　稀有眾稱揚
經書勤讀誦　聰明出異常
純孝爲第一　少時好用功
窺井得符籙　遂得運神通

駕雲飛大海
功果圓滿日
爾後常顯跡
出神能入化
婆心如大士
神咒收二將
威靈昭四海
累代功彌著
清帝封聖母
凡勸男女輩
陰騭須多造
談仁與說義
行孝爲百善

救險護舟舡
飛昇上湄峰
隱現乎江中
庇民護國邦
隨處駕慈帆
輔吾殄魔障
孚濟惠津梁
褒旌德愈彰
破逆助施琅
勸勉學典章
作孽惹是非
古聖必效之
正念勿邪思

有過能知改　彼岸尚可期
禍福由一念　善惡巧報施
因從果招感　苦樂自相隨
天堂及地府　只在汝心爲
光陰元迅速　道德急修持
人身非易得　蹉過實難追
勸君休曖昧　我語信無疑

是故世人。朝夕焚香虔誠奉誦此經者。我即隨其音聲。於怖畏急難之中。示大威神之力。祛除險難。殄滅魔軍。裨獲安泰。清淨身心。或有見聞是經。能轉念受持讀誦者。當知是人。其功德力。莫可稱量。若有正信男女。曉悟宿因。知福德感。應當一心修習正法。捨離慳貪。喜結眾善。勸行布施。修齋作福。諸如精進不懈

者。豈惟只是此世善根深厚。來生智慧自然增長。令彼內魔不起。外患無侵。安閒自在修學一切法門。斷除煩惱雜念。同登覺路。捨業報身。得解脫樂。生生世世。行菩薩道。利益一切有情。庶幾善果周隆。妙利無窮。

世人信受聽我語。神光照耀護汝身。

天上聖母經。

真言曰。

唵哆唎。哆唎。咄哆唎。咄咄哆唎娑婆訶（三遍）

自皈依母。當願遵行。體解大道。身心參悟。

自皈依母。當願遵行。深入經藏。修齊作福。

自皈依母。當願遵行。喜結眾善。勤行布施。

同登覺路。

虔誦天上聖母經　家門清吉得安寧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虔誦天上聖母經

堂上父母享遐齡
神清氣靜道心明
過往祖宗可超昇
宮中本命降真靈
諸般營業必興隆
魍魎魃魅永滅形
消災解厄通運行
無子祈求丹桂馨
疾病瘟癀保不生
解旱開晴暴風停
四海波濤立刻平
功名青雲保捷登
註生簿上刪死名

虔誦天上聖母經　逐魔驅邪身氣平
虔誦天上聖母經　善功長保享利貞
虔誦天上聖母經　一年四季福祿增
念經掃塵埃　心花片片開
白雲消散盡　明月照上台
聖　母　天上聖母
南無天上聖母元君

※經文解釋，可參閱本社出版之《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附錄三　天上聖母成道真言（王武烈提供）

天恩章：稽首禮穹蒼　高明覆十方　無窮生萬物　風雨露三光

大慈悲　救苦難

Om嗡 kṣaṇa 剎哪（瞬間）ryara 俐囉 hūṃ吽 tajjanma 哆直嘛（此生）svāhā. 娑婆訶



地德章：稽首禮坤元　博厚載無邊　山河成永固　無洩亦無傾

大慈悲　救苦難

Om嗡maryādā 嗎俐哆（疆畔）dhuta 都杜（修治）raphyi 囉蟠以svāhā.娑婆訶



成聖章：稽首禮真師　全我還大虛　上乘開覺路　黃婆育嬰兒

大慈悲　救苦難

Om嗡 Āryā 阿俐也（神聖）Sūrya 蘇俐也（日天）tatama 哆陀嘛（如是）svāhā. 娑婆訶



體道章：稽首禮法王　陰陽一氣藏　黍珠懸米大　照徹八千場

大慈悲　救苦難

Om嗡 Kubera 古悲拉（福財神）Sūrya 蘇俐也 bodhi 菩提 svāhā. 娑婆訶



附錄四　媽祖是佛教徒考

（王武烈提供）

康熙年代《天上聖母經》序曰：「唐代臨濟宗系，傳南嶽法者，道一禪師（788終），姓馬名祖，當代既得法成道矣。邢州淨土寺萬松行秀禪師曰：宋代聖母，唐代之馬祖降生，唐代之馬祖，即宋代聖母之前身也。」

天上聖母之親民，深受台、澎居民愛戴，奉如親娘媽。雖澎湖馬公是因為天后宮「娘媽宮」簡稱「媽宮」後，再被改唸為胡漢話轉寫成的馬公，但留有此佳話。

《天妃顯聖錄》記媽祖的身世，林默娘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宋太宗雍熙四年（987）道成飛昇，世壽僅27歲。另一說是海上救父兄時體力不濟而逝，其遺體漂流至馬祖，因此馬祖也有天后宮。至於馬祖地名是否因此而起仍待考。

媽祖信仰的史書《天妃誕降本傳》中所提的老道士玄通，有可能是雪峰義存（泉州南安人，908終）門生大普山的「玄通」禪師（福唐人）。其年代接近，但於當時的政治氣氛輕佛重道，雖仍流行唐密密法，也只得自稱是道人，或者是後來記傳的人從俗而避稱為道士。

因為在佛曆1553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歲次己酉年時，宋真宗崇信道教，詔令全國各地修建道觀。

又，佛曆1663年，公元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歲次己亥，徽宗受道士林靈素所惑，以不廢佛教，則為中國禮義之害，乃改佛剎為宮觀，稱佛為「大覺金仙」，使服天尊之服，連帶也使宋之譯經院消失，並改稱菩薩為「大士」、羅漢為「尊者」、和尚為「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後來造成佛、道不分，佛教成為民俗信仰，華麗而庸俗。

徽宗晚年崇奉道教，曾自稱為「教主道君皇帝」，不能以李姓老子為祖，乃另立一道教之祖趙玄朗為「太上混元皇帝」。

《天妃顯聖錄》記林默娘修道因緣說：「十三歲時，有老道士玄通者往來其家，妃樂捨之。……道士曰：若具佛性，應得渡人正果。乃授記玄微祕法，妃受之，悉悟諸要典。」

耕雲居士於《觀潮隨筆》寫道，林默娘曾受銅符，可能是穢跡金剛符、法，修得神通後，方能收服金、柳兩將軍為侍者。

另從天上聖母成道真言之一體道章：稽首禮法王　陰陽一氣藏　黍珠懸米大　照徹八千場　大慈悲　救苦難　**Om嗡Kubera古悲拉（福財神）Sūrya蘇俐也bodhi菩提svāhā.娑婆訶**。**此密咒就是佛教梵音**。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后聖母-天妃娘娘：媽祖略傳／林志商編撰.
--初版. -- 臺北縣中和市：多識界圖書文
化, 2009. 12
面；　　公分. --（心靈館系列；23）
ISBN 978-986-6574-10-8（平裝）
1. 媽祖 2. 民間信仰
272.71　　　　98024474

系列名／心靈館系列 23

書　名／天后聖母–天妃娘娘　媽祖略傳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撰	林志商　教授
繕稿	林淑卿、林芳鈴
總校閱	王武烈　博士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台北縣中和市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886-2-2226-1515
傳真	886-2-2226-1010
網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mail.giga.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2009年12月2000本
二版日期	2010年2月1000本

流通處　① 正見學會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123巷4號5樓（王　博士）
傳真：02-2777-1007
② 台北縣樹林市樂山里中和街90之1號
紫霞聖地羨君堂　林雲河
電話：02-2680-9658～59
③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